

小說新報

第八年第一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大年畫法



天台山農主任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本社徵文簡章

- 一 本月刊門類寬宏各種文字皆歡迎文言白話悉聽擅長
- 一 投稿務必繕寫清楚倘過潦草難於辨認者本社不能負責每篇字數若干亦請註明稿末惟短篇至多以三千字爲限逾限不錄
- 一 投寄之稿揭登與否不能預復原稿亦不奉還惟長篇譯本而附下寄回費者不在此例譯本請將原文附下
- 一 投寄之稿一經揭登其著作權即歸本社所得若一稿兩投或經人告發者當即取銷酬金並將原函宣布之
- 一 所登稿件本社得增刪其字句倘投稿人不願增刪者得預先聲明
- 一 稿潤由本社秉公酌定一經登出即照下列定章寄奉惟酬報之額不能預定如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可於稿末聲明
- 一 稿末請署作者姓名住址圖章俾便通信其揭載時欲用何種名號悉聽尊定
- 一 投寄之稿俟揭登後酌贈三種薄酬如下(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
- 一 酬金計分四等(甲)每千字四元(乙)每千字三元(丙)每千字二元(丁)每千字一元現金書券同例
- 一 稿件請寄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小說新報社

小說新報社編輯部啓

小說新報

第八年 第一期 目錄

●封面

鄭蘇堪先生題字
王麓臺山水真蹟第一幅

●序文

序一 (林屋山人)
序二 (陳飛公)
序三 (天台山農)

●墨林

吳昌碩先生題字
董香光行書真蹟
名伶馬連良戲裝小影
杜東原山水手卷真蹟
名伶綠牡丹化妝小影
吳昌碩石鼓真蹟
坤伶琴豔親王最近時妝小影
任伯年人物真蹟
坤伶粉豔親王最近時妝小影

●說海

目錄

會農先生題字

名伶琴豔親王本紀

秘乘新蠶豆

家庭觀劇以後

小瀾說會生活

社說一家人

小醫說一黃鱸餘痛

小佚說事片面的戀愛

小滑說稽寒月誤

小憊說情匪禍

小醒說世狐仙的失敗

哀情古井重波記
以上短篇小說十種

最新時事芝蘭緣(續)

章回小說針綫娘

小社會說針綫娘

小哀情說科陽烟柳錄

秘代說瑤禍記

(天台山農)

(海上漱石生)

(寄塵)

(西神)

(賊蘭)

(大可)

(明道)

(哲身)

(心木)

(鏡雲)

(海上說夢人)

(定夷)

(卓呆)

(佛影)

(親世山樵)

以上長篇小說五種

●譚蒼

王病山先生題字

榭水齋讀史小評

今雨錄

止齋隨筆

雙藤老屋筆記

昔非軒隨筆

塵譚(增謝林風女士真蹟)

華北遊記

鄧尉探梅記

●藝苑

朱古微先生題字

海藏樓詩之研究(增海藏真蹟)

無盡藏齋談畫

●樂府

袁寒雲先生題字

梨棠影彈詞

丹桂第一臺名伶談

(谷 叟)

(尖 鳳)

(抱 蜀子)

(環 綠)

(逸 民)

(曼陀羅室主)

(復 庵)

(亞 鳳)

(大 可)

(龍 渠)

高 潔

曠 巖

馬連良斷臂說書

梅花館鼓話

●豔藻

陳陶齋先生題字

小邁窩勝錄

愁紅小錄

●諧藪

劉山農先生題字

新四書

祭悍婦文

猪頭三遊滬記

張小姐哭罵吳大頭

仙府新聞

●雜俎

朱丙一先生題字

寶陀盒聯話

紫葡萄館文虎

●補白

名人著作二十餘種名不備載

(馬鞍山樵)

(子 褒)

(佛 影)

(逸 梅)

(賊 菌)

(禹 鼎)

(秋 水)

(天台山農)

(蟄 仙)

(蹻 屨)

(行 素)

序 林

天台山農編輯小說新報序

林屋山人

小說非徒作也。古之人上察政教。下考風俗。內觀志節。外表儀式。流品技藝。名物象數。切於人事者。爲類至繁。而道有盛衰。世有隆替。地有同異。物有變遷。操觚之士。或感時以喻懷。或據情以通諷。雖曰卑之。勿甚。高論而名言。微旨。時寄於談諧。殫見洽聞。乃得諸淺近。其興人觀感。有視高文典冊。尤易者。是故周有稗官。漢有野史。魏晉以下。私記雜組。不可勝述。民國初立。百學俱興。小說之盛。幾於人。虞初而家。方朔矣。然而菁英固備。蕪蔓亦多。砂

序 林

磔。在。前。珠。玉。不。至。蕭。艾。滿。徑。蘭。蕙。將。萎。是。在。編。輯。者。應。求。廣。而。決。擇。精。矣。小。說。新。報。風。行。有。年。今。主。者。更。延。天。台。山。農。爲。之。編。輯。余。非。謂。前。編。不。美。備。也。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潮。流。風。會。朝。暮。殊。焉。昔。韓。信。將。兵。劉。季。易。置。魯。生。議。禮。叔。孫。變。通。韓。信。魯。生。固。不。可。非。然。非。得。劉。季。叔。孫。其。成。功。亦。不。大。今。山。農。聲。氣。素。廣。何。患。於。應。求。鑒。衡。最。精。何。難。於。決。擇。一。旦。取。而。易。置。之。變。通。之。其。風。行。有。不。加。於。前。編。百。倍。者。哉。若。夫。編。輯。體。例。有。山。農。自。叙。茲。不。備。述。云。癸。亥。三。月。林。屋。山。人。序。

序一

天台山農主任小說新報序

(老飛)

老飛平生極好啖橘。凡中外名橘一一皆啖過矣。曩嘗戲爲諸橘敘贊。凡四十餘篇。女弟子金橘姝喜其諧雋。索稿去。擬刊之。蟬花冰簃叢書橘姝游學美洲。此稿予未錄。副強半遺忘。猶憶天台蜜橘贊中有句云。圓微若滑國清寺之沙彌。不克方厥俊也。甜而勿膩。永嘉縣之知事。或慚其清且芬也。緣斯蜜橘爲天台山農劉君所特種。劉君嫻於農事。確有心得。予曾於林屋山人座間得聞其暢言農業。信其經驗極深。倘令新農學家。章行嚴見之。定當把臂入林。詡爲農村立國。健將果使勞農政府建設成立。安知劉君不爲最高閣員耶。滇將李根源以一純粹軍人而總長農商部。以吾天台山農之熟習農殖而又曾握軍符也。較之南越尉佗何渠不若。漢噫嘻毛詩東門漚麻之什。古人所以歎隱者也。山農具此妙才。不出而攫長農商以救此窮餓共和之政府。乃逍遙海畔作小說雜誌之主任。豈不大可哀哉。或者山農將舉其所學退而發篋著書。汲引羣流託之小說以鼓吹其勞農主義歟。則此小說也。乃爲有

序

二

價。值。之。雜。誌。是。則。國。民。之。所。歡。迎。者。矣。知。山。農。者。當。不。河。漢。斯。言。二

癸亥花朝日煩

惱菩提尊者老飛序

序三

(天台山農)

天台山農曰。風會闡開。文化遞嬗。叢編雜誌。鬪靡爭新。充棟載車。不可殫述。而凡稱名著。必及本編。書創國華。刊合月建。聲流遐邇。輝映先後。八更寒燠。四易編輯。而歐新劉舊。名可並傳。馬豔班香。體無或異。近以改革致稽。時日乃屬。下走謬任主幹。竊維小說縱薄。大體綦宏。述往思來。抒情通諷。上自郊廟。下迄閭閻。大者人倫。細及物類。屬辭比事。博引繁徵。體尙新奇。言合正則。作家匪易。編者亦艱。魚目或清。狗尾奚續。承乏將事。敢不勤乎。夫圖書有府。翰墨爲林。丹青馳譽。金石流音。遠考自昔。博採當今。輯墨林第一。周列稗官。漢紀野史。說廓由興。卮言以起。繁而不蕪。質而不俚。輯說海第二。雕龍妙喻。揮塵清談。名言必載。微旨可參。大則炎炎。小亦簷簷。輯譚薈第三。學問之道。見於文辭。談藝著論。寓興陳詩。典章國粹。儒雅吾師。輯藝苑第四。古樂今樂。代有不同。雅尙俗尙。道貴相通。可以勵世。可以觀風。輯樂府第五。洞簫詞客。紈扇佳人。採蘭格俊。詠絮才新。美人香草。竊附靈均。輯豔藻第六。東方善諧。橘里多智。

談言解紛。詼詭見志。畫虎可譬。割雞亦戲。輯諧藪第七。酉陽類編。義山雜纂。事怪語奇。聞洽見殫。巨細無遺。乃成備選。輯雜俎第八。凡厥數端。略陳終始。整齊世傳。次第文史。起例發凡。以俟君子。

歲在昭陽大淵獻季春之月天台山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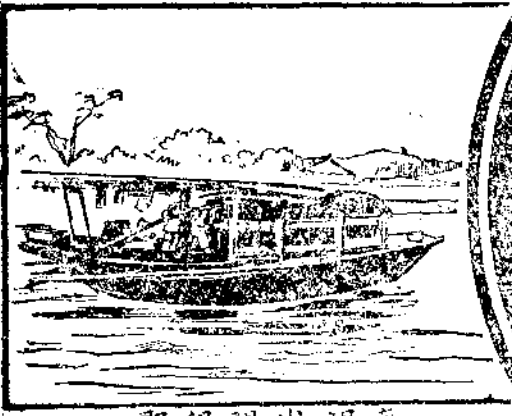


墨

林

癸亥初夏吳昌碩





春開出朝門聖



因患小產身體虧損

在上海有婦女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全愈之確據

婦女生產及常患小產以致血虧腦疲失其精力誠無異於男子操勞過度精神衰殘也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誠為婦女各症之聖藥即如月信不調小腹痛腰痛背楚頭
 痛頭暈等症也蓋此丸有速生新血之奇能使腦筋強健有力且多生乳汁也即如李
 玉書君之夫人其證據甚為有益於國八年夏小產一次血不止以致乏力至九年冬
 季復又二次小產中又放血不已危急非常遂延西醫服藥打針而止此後門朝聖院用
 術施治得愈後來雖則服藥但精神疲乏身體瘦弱支撐諸症蜂起四肢無力心跳甚
 回室之後經行淡血雖未久即止然身體不安眠此心驚悸少一動作氣急心跳甚至夏
 微風亦畏寒冷腦部常覺飽悶大便結滯凡瘵疾之象悉見病入膏肓矣一日於案上見
 有貴藥房贈送小書一本披覽之下始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有治以上各症之功
 効遂購二瓶試服以觀其效詎料二瓶甫罄便覺身有微力於是耐心連服漸挽回四
 肢氣力增加血氣充足月信有序白帶已止飲食有味每日紅潤自覺較之病前體質復
 原更可喜者身體日健凡有以前便閉舊症亦獲全愈每日紅潤自覺較之病前體質復
 年餘毫無疾病皆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也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
 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服紅 感冒風寒俗名傷風
色清 便暢適並令發汗
丸 以驅風寒是為土
導丸 要故面應在家
治療 用熱水洗於中
感胃 睡之前浴之可也
傷風 以熱茶湯一大杯
 粒後吞服清導丸三
 即能全愈舒暢矣



服清 紅色清導丸係小妙之
 需藥有益於衛生非淺
 大便結者通暢適有
 肝降火之奇功能令臟
 潔也服後口氣芬芳面
 潤皮膚光潔瘡癤立除
 痔疔痛苦日免痢疾瀉
 患凡經售西藥者均有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清
 導丸一元五角每六瓶
 大洋九元郵力在內

董香光行書真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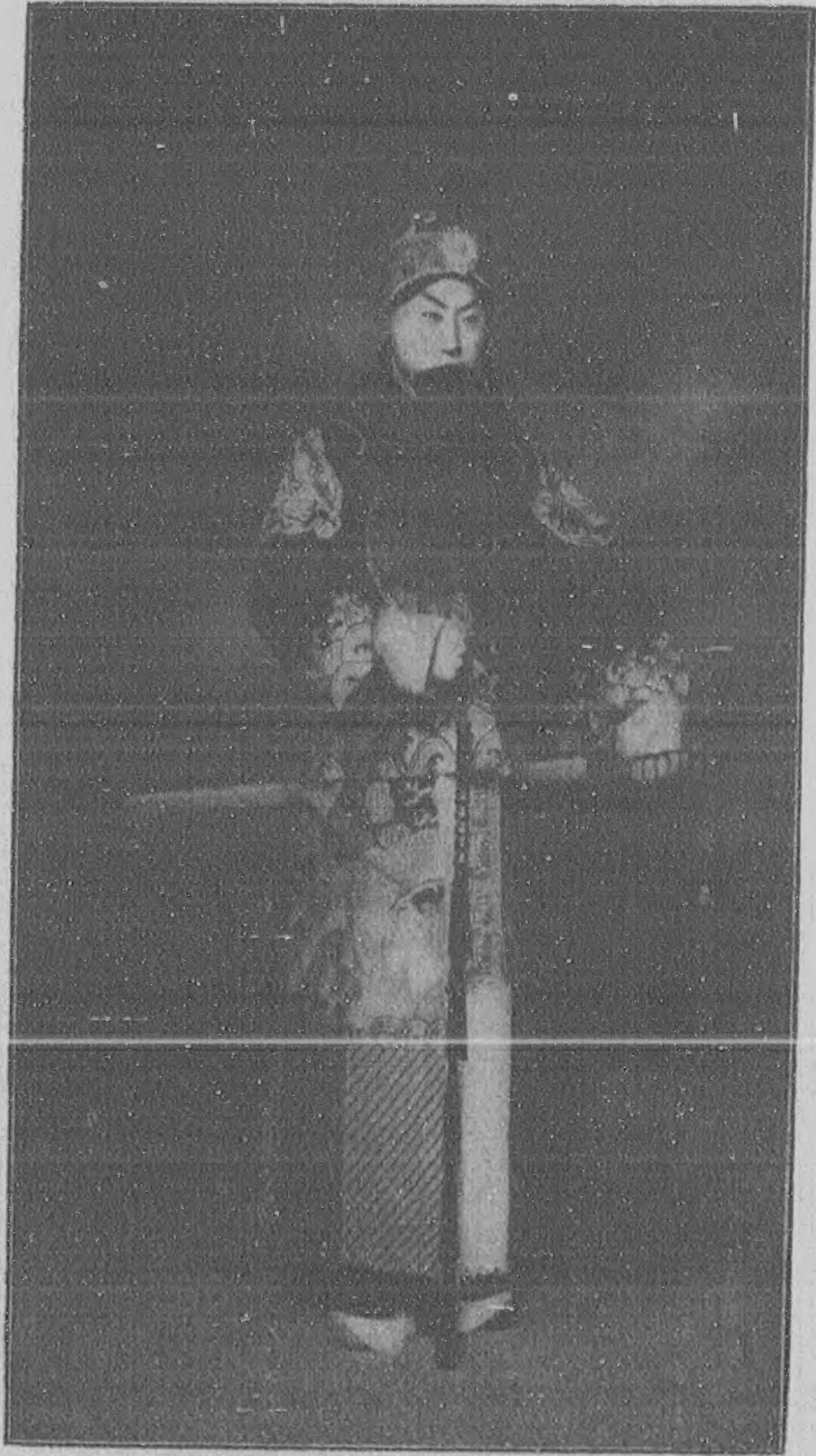
樂志論

住居嘉良田廣書背山性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園器前果園樹後舟車可以代
步涉之報使令之以息四體之役養就清高之性體安寧寧若身之存良兩弊不則
陳酒者以娛之佳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吐氣游哉平林濯清水也涼風釣
遊輕之高池風乎舞雲之下味得高堂之上與神間房思孝氏之靈嗚吸精和氣玉人之
辨共道多為子論道謀書伯仲之儀錯經人知彈而凡一雅林裝清高之妙曲道意一必上脾脫天
知之百不更常持之貴永保性命之類其是可以用凌霄得守守守之矣矣望漢夫入事王門者

癸酉清和初九日書于寶林齋中 董香光

天台山農藏

名伶馬連良戲裝



種
榮
廬
主
持
贈

四
郎
探
母



明 杜 東 原 山 水 手 卷 真 蹟

杜瓊字用嘉家

吳城之樂園里

好為詩間喜畫

山水人物故其

詩於評畫尤深

世稱東原先生

又種鹿冠道人

震澤集杜瓊明

經博學家貧道

尊貞淡醇和粹

然為邱壑之表

畫亦逾麗效南

唐董北苑丹青

志

此卷用筆松石

人物屋舍全學

馬遠蒼秀絕倫

筆力遒勁凡作

松十三株取勢

極佳叢竹遠坡

設色尤淡雅可

愛人物設色以

乾筆醮花青擦

衣領摺文別有

趣逸

龍渠識



無 畫 藏 齋 主 人 珍 藏

名旦綠牡丹



種菜廬主持贈

化妝小影

吳昌碩石鼓楹聯真蹟

山農先生大作家正集既刻北宗本不鼓字時壬戌冬

漢于 翻 游 居 東 考 轉

獨我 執 翻 駟 勒 歎 駟

七十九年吳昌碩

琴 豔 親 王

(參觀本期說海第一篇)



種 菜 廬 主 持 贈

最 近 時 妝 小 影

任伯年人物真蹟



天台山農藏

影小裝時王親豔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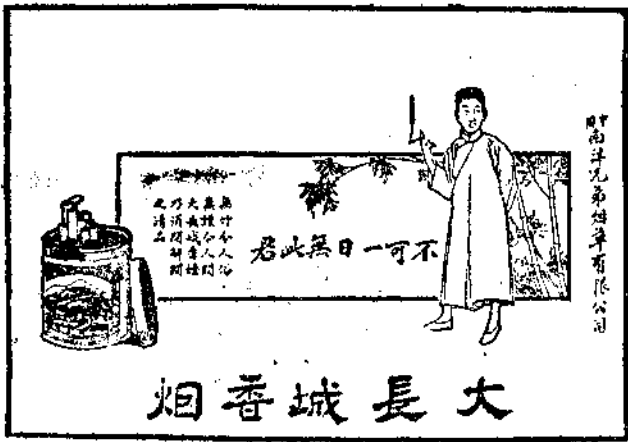
贈 持 主 盧 榮 種

說海

桂廣行



同胞注意



國貨精華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匣也。又每罐內附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贈品。



伶史
軼乘

琴豔親王本紀

(天台山農)

伶史氏曰。女樂之盛。其始於清季。而著於民國。乎徵諸歷乘。春秋齊人饋女樂。而夫子行殆。卽女樂之濫觴乎。繇是以降。阿房宮人。銅雀台伎。尤爲後世所豔稱。迨李三郎以撥亂反正之才。爲選色徵歌之舉。梨園法曲。用集大成。然猶限於帝王之家。我儕小民。欲一瞻仰顏色。而不可得。違論獲聆妙奏。哉無聊極。思亦惟有形諸歌什。咤爲神仙。所謂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者是已。遜清末葉。庶政不綱。那拉后以母儀之尊。值國危之日。乃亦酣歌恆舞。盤遊無

度。至來楊白花之謠。流風所被。浸及士夫。於是女樂遂乘之而勃興矣。爲爾時輦轂之下。禁例猶嚴。女伶不敢公然出演。則以津沽爲策源地。凡業此者。率購十二三以來。雜髮聆音。察貌授以角色。藝成而後上駟者。留之津園。號台柱子。中下乘不北走遼。則南走滬。所至率能傾其座。人女伶之盛。蓋駸駸乎欲度男伶前矣。時奔勳載。滯諸人。用事援引。貴胄列置。要津若輩。大抵血氣未定。驟見尤物。每不自持。厥後楊翠喜一案。天下譁然。清之不亡。復何俟乎。鼎革以後。此風未除。且罷都門演唱之禁。於是向之散走四方者。不期而集中於京師。大柵欄。東安市場。髦兒戲館。賣座之佳。幾無與埒。上而總長議員。下而學生新聞記者。強半皆爲捧角之人。而臨淮大帥一段豔史。尤爲世人嘖嘖稱道。大帥平日

瞎。鳴。叱。咤。辟。易。美。人。至。此。亦。能。低。首。下。心。拜。倒。於。石。榴。裙。下。則。信。乎。尤。物。之。足。以。惑。人。而。色。戒。之。不。可。不。慎。矣。尤。物。爲。誰。卽。他。日。奉。天。承。運。誕。膺。休。命。之。琴。豔。親。王。是。已。

王。軼。其。姓。假。母。姓。王。遂。襲。其。姓。名。克。琴。樊。山。老。人。嫌。其。非。雅。易。字。琴。客。然。終。不。及。克。琴。之。噪。也。父。本。士。流。以。瘁。疾。卒。遺。一。女。卽。克。琴。也。初。依。其。母。已。而。母。亦。死。伶。俜。孤。苦。無。所。與。歸。其。舅。某。憐。而。育。之。然。某。亦。非。富。有。者。八。口。之。家。驟。增。食。指。其。困。難。可。以。想。見。鄰。人。李。四。向。爲。梨。園。司。鼓。板。見。而。咤。曰。子。有。錢。樹。子。而。猶。虞。衣。食。不。給。抑。何。儼。乎。某。聞。之。不。能。所。謂。四。指。克。琴。曰。渠。非。汝。姊。一。塊。肉。耶。汝。試。觀。渠。眉。若。何。修。眼。若。何。媚。脫。能。置。之。……言。未。竟。某。怫。然。曰。若。欲。我。賣。甥。女。乎。何。以。對。我。亡。姊。地。下。速。籍。若。口。毋。多。談。也。四。嘆。

息。去。方。某。與。四。語。其。婦。適。在。闔。中。聞。之。俟。某。出。招。四。詰。之。四。曰。無。他。特。爲。賢。夫。婦。籌。生。計。耳。不。意。汝。家。老。頭。兒。不。待。詞。畢。便。爾。睡。人。戴。得。一。頂。破。頭。巾。腐。氣。薰。天。真。可。笑。也。婦。曰。籌。生。計。奈。何。四。曰。汝。不。見。後。街。張。木。匠。之。女。乎。前。年。尙。一。黃。毛。了。頭。去。年。送。入。天。仙。園。學。戲。不。及。三。月。已。演。正。碼。汝。家。外。甥。女。秀。外。慧。中。設。能。付。余。一。年。半。載。保。汝。斗。大。金。字。耀。人。眼。目。也。婦。本。憎。克。琴。坐。食。及。聞。四。言。不。覺。首。肯。次。日。卽。以。此。事。聒。某。某。初。不。允。怵。於。闔。威。遂。從。焉。李。四。攜。克。琴。往。某。班。凡。習。戲。者。必。先。試。以。姿。態。噪。音。假。母。初。見。克。琴。纖。穠。適。中。修。短。合。度。卽。曰。是。兒。骨。相。宜。習。且。特。不。知。其。噪。音。若。何。乃。試。使。呼。探。喉。一。嚙。響。遏。行。雲。不。禁。大。喜。曰。此。全。材。也。於。是。留。之。班。中。延。師。授。克。琴。穎。悟。過。人。每。受。一。曲。不。三。復。卽。能。度。

之引商刻羽不爽。累黍諸師咸稱譽之。假母益喜。同班數十人。每以學歌飽受笞責。常嫉克琴。曰。女孩兒。怎嚮喉嚨。克琴嘆曰。爾謂余爲樂。此不疲耶。余亦名門女。特以父母早世。無人顧育。遂墮此火坑耳。言時。雙眸熒然欲涕。諸人遂不敢復言。克琴學技。凡三年。所習之戲。不下百餘齣。尤擅場者。如梵王宮遺翠花。諸劇。貌旣花妍。聲尤鶯曼。一顰一笑。無不宜人。京津人士。爭欲一睹其色。相中間。一至漢皋。再遊滬濱。皆能博得盛譽。而歸至此。克琴之名。蓋噪於海內矣。克琴居津最久。傾慕之者亦最多。每日赴園道左觀者。駢肩企足。常數千人。及歸。亦如之園中。每值克琴登場。座無隙地。比克琴下。哄然四散。一若專爲克琴而來者。亦可想見其魔力矣。一日。克琴所居。來一客。肥馬輕裘。僕從煊赫。自陳

某姓。欲一見克琴顏色。假母難之。客似會意。遽探囊出紙幣一裹。擲假母前。曰。此錢。錢者。聊爲姥壽。假母數之。得千金。不禁回嗔作喜。曰。小妮子。憨態未除。恐觸客怒。旣承青睞。敢不呼來。乃與侍婢作耳語。婢噉聲去。少頃返。命曰。琴娘。曉裝未竟。請稍待。假母噉曰。克琴嬌養。哉。日上三竿。甫曉妝。耶老身當自往捉之。使來客起止之。又俟半晌。前婢奉簾曰。琴娘至。果見克琴。姍姍而出。容光煥冶。不可逼視。假母令拜客。客亦答拜。侍婢進茗。略詰邦族。翩然起去。假母對客曰。本欲待客適園中。新排某戲。渠乃主角。不敢誤場。頃間說話。急足已四五輩矣。客怏怏去。此事克琴每舉以告人。且曰。冤哉。客也。設以百金定座位。百金犒從者。假以時日當圖良晤。何至擲此巨金於虛牝哉。此雖克琴調儷之言。然爾時

克琴之不自由。亦可想也。

有小段將軍者。雖號將軍。而實則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遜前末年。曾以萬金購楊翠喜。進之載振。不三日。以候補道員。驟擢黑撫。旨下之日。舉國大譁。台諫交奉劾。其納賄詞連載振之父。奔勸廷議。小段革職。振載交乃父管束。民國以後。賴有奧援。復授將軍。一夕。於某處邂逅克琴。咤曰。天生紅拂。本爲衛公。不能復待虬髯客矣。卽席召之。假母懾於將軍之威。不敢抗命。飾克琴。至將軍欣然爲之引滿。自是將軍無夕不過克琴。居克琴亦能曲意事之。將軍素揮霍。以克琴故。每置衣飾。必購雙分一贈克琴。一贈假母。以是假母恣其所爲。不復過問。如是者逾年。將軍已議貯之金屋。忽項城總統召將軍。至出一札示之曰。爾能絕克琴。卽畀爾將軍視之。赫然

特授胡。北都督之命令也。將軍向受項城庇護。不禁變色。長跽曰。敢不唯命。袖札而出。心殊懊喪。及夕。告克琴。不覺泣下。克琴夷然曰。君此行。上報國家。下酬知己。甯能戀戀於一女子。以君雄武。故敢相託。今若此。非余望也。將軍不期其作是語。錯愕久之。克琴復揄挪之曰。君行矣。他日國家有事。疆場之上。幸其克保。名臨陣衝鋒。勿爲余弱女子所笑也。將軍赧然登車去。將軍去後。克琴居津。益復無聊。會有臨淮大帥者。五十誕日。演劇稱觴。大帥矢忠覺羅氏。辛亥之役。死守金陵。民軍環而攻之。凡三月。援盡糧絕。始棄城遁。項城授以將軍之號。盤踞淮徐。頗作威福。然性漁色。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大有淮陰將兵。多多益善之概。嘗以千金納女伶小鬕子。寵冠諸姬。顧久亦漸厭之。是歲壽辰。麾

下初以演劇請大帥。漠然祕書長。憚某大帥腹
心也。揣知其意。出語衆曰。爾等亦知大帥之意
乎。衆曰。未也。憚乃取筆書三字於掌。微示衆人。
則王克琴也。於是衆知帥意所屬。急電駐津代
表羅致克琴。克琴初不肯往。嗣經代表敦促再
三。始允一行。到徐之日。一切供張備極華靡。次
日。以大帥自乘汽車。載之入府。結束登場。果然
入妙。大帥喜請衆賓曰。如此佳人。我見猶憐。何
况小段乎。戲裝甫卸。立飭副官邀之入宴。席間
誇其軍隊之強悍。武裝之充物。刺刺不休。克琴
雖心鄙之。然不敢過拂其意。漫應而已。大帥益
喜。三日戲畢。克琴將返。大帥弗可。使人致意。欲
得克琴爲筵室。富貴與共。否則不能越雷池一
步矣。克琴大駭。繼而思之。漂泊一身。終無所歸。
且已墮其彀中。計無所出。不如姑允之。使者歸

報大帥喜甚。涓吉迎娶。軍樂前導。旛後擁。戎
服甲士夾道而趨。大帥故有侍妾六人。克琴號
七姨。六姨卽少髦子也。大帥初得小髦子。嬖之
特甚。及得克琴。嬖克琴而棄小髦子矣。克琴居
帥府可二三年。時則項城殂世。黃坡繼任。中央
命令不出都門。大帥飛揚跋扈。莫敢誰何。尤能
隱制中央之死命。保皇黨魁某。乘機說以復辟
之舉。且尊之曰武聖人。蓋某夙負文聖之號。故
以武聖奉人也。大帥聞之。適中所懷。於是日與
祕書長憚某。參謀長萬某議之。萬等教以勒兵
入京。解散國會。然後挾孺子以令天下。復辟成
功。可操左券。大帥從之。斯夕。遑遑布置一切。克
琴偵知之。諫曰。今國民趨向共和。三尺童子亦
能言之。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所謂天者。卽民也。
公奈何逆天意而爲此。大帥莽男子也。次日卽

以是言告之。憚萬。憚萬憾其敗事。陰謀排之。會
有蘇妓小金紅者。張幟邗上。頗負豔名。憚等進
之。令其媒孽克琴。大帥果惑其言。於是又以向
之待小髦子者。待克琴矣。克琴鬱鬱不自得。花
朝月夕。不能無懟。大帥益疑忌之。克琴喟然曰。
與其作籠中鸚鵡。羈繫終身。何如遠走高飛之
爲愈耶。於是泣求阮二爺夫人。說帥開阮二
爺者。項城祕書大帥所畏服者。克琴既出。子然
一身。盡喪所蓄。不得已。寄居阮宅。轉徙至滬。重
理故業。而所謂大帥者。復辟一役。身敗名裂。論
者謂其淺見。不如克琴多多。克琴來滬。隸共舞
台。登場之日。滬上好。事者爲仿武豔文豔之例。
特上尊號曰琴豔親王。每語人曰。十年來如一
夢耳。

伶史氏又曰。余識克琴始在蘇垣。嗣歸臨淮。不

通消息者垂十年。客歲來滬。重往訪之。杭城浙
災募賑會成立。攜之至杭。奏技三日。滬杭小報
每傳其事。克琴能書畫。嘗爲余作。簋風神。楚
類憚清。於尤善談論。剪鏡話舊。娓娓不倦。且絕
無女伶習氣。知其陶冶於樊山。寶甫諸老深也。
吳昌老亦擊賞之。曾以一聯曰。偶乘明月清
風夜。來到詩情畫意中。蓋集長慶集中語者。克
琴得之。不啻拱壁也。



家庭小說 新蠶豆

(海上漱石生)

新蠶豆爲吳中時鮮食品之一。每當棟花開後。梅子肥時。此物上市。筴長不及寸許。肉小如粟。酒樓取其時。新以之入饌。趨時者亦相率購食。價昂如尋常蠶豆數倍。或十數倍。而嘗新者不惜也。

滬南仇氏子。字念萱。家頗小康。曾讀書中學。畢業。新文化充塞腦筋。父早逝。母言氏。吳中大家女才而賢。年五十餘矣。前歲念萱自由訂婚。母願而樂之。俟其結婚後。將家事和盤託出。交由兒媳掌理。蓋爲婦女中不討勞碌而善處家庭者。以是人咸羨其能享清閒之福。言氏亦以爲下半世菽水之歡。當可無慮。故頗怡然自樂也。會言氏患胃疾。飲食銳減。時值暮春。鄉人之擔新蠶豆求售者。於門外高聲喚賣。言氏素嗜是

物。意其或能使胃納稍開。囑念萱購之。念萱以價昂。欲使鄉人故廉其值。不成而去。而謂豆猶大小無味。不如且俟。異日言氏默然。逮午膳後。言氏以胸胃痕悶。散步偶過廚房。適傭婦自媳房端殘肴出。碟中有碧如翡翠。環墜者。新蠶豆也。大異之以詰念萱。念萱曰。晨間母欲食。是物議值未成。故另爲購。諸菜市而烹之。所以不奉阿母者。欲嘗其能否適口。而後進也。詎知豆粒過小。食之澀而無味。故不以進。母勿疑兒或有他意。

言氏微哂曰。豆小味澀。誰嘗之者。念萱曰。兒與媳皆嘗之。言氏曰。汝夫婦皆嘗之。歎今日不佳。明日無須再購也。念萱俯首曰。唯唯。乃次日言氏入廚。察視媳之饌中。仍有此品。詢之傭婦。始知媳亦嗜此。隔日聞姑囑夫購取。夫以價昂未

成密使其購諸菜市食而甘之不以奉姑是日
仍然不啻鄉間所謂瞞婆豆也（瞞婆豆乃鹽
水炒之硬蠶豆水多而軟食之無聲相傳養媳
瞞婆煮食始有此法）

言氏既悉底蘊慮其媳知傭婦洩此隱祕必肆
呵斥姑作不聞不見也者視此新蠶豆之何時
入饌日復一日至旬餘後售價大廉盤中始有
此物豆已肉堅皮老不甚可口乃喟然謂其子
曰汝以蠶豆爲今日始可食乎我知嘗新者已
厭食之矣嘗新者厭食老婦乃得食然老婦之
猶得食此者以胃疾不遽增劇故得殘喘幸留
耳否則古人云椎牛不若鷄豚老婦并鷄豚而
無之矣言次知念萱不解曾子椎牛鷄豚事舉
以詳釋之嗚咽幾致不能成聲念萱慚且痛痛
且悔泣謂明歲新蠶豆出市兒必先以奉母言

氏轉悲爲喜曰兒能若是尙不至受新學界非
孝二字之毒當時一念之錯不過篤於夫婦愛
情余必不爾責也遂爲母子如初
退醒廬主曰中國之舊家庭新學界每以專制
相詆並極言不善處置若言氏者果何如我欲
問提倡小家庭祇知媚婦而蔑視庭幃者其處
人骨肉間果能若是盡善否也



小說

觀劇以後

寄塵

(一)

這時候舞臺上正演著一本名劇的前半本。臺下看的人已非常的感動。說演劇的人真能體貼入微。演得惟妙惟肖。下文便是戲劇中最有精彩的一幕了。

(二)

少年李春暉。懶洋洋的。躺在一片青草地上。另有他的情人冬青。坐在他身邊。春暉的手。擊著著他情人的手。絮絮的在那裏作情話。

(春暉)你可老實解釋給我聽。甚麼叫真愛情。

(冬青)我不懂……我正要請教你。

(春暉)果真不懂麼。

(冬青)真不懂。

(春暉)有真愛情的人。他心裏只知有他的情。

人以外。便甚麼人都不知道。不但。便甚麼人都不知道。連。便甚麼物都不知道。不但……

(冬青)不但……怎麼樣。

(春暉)不但。便甚麼物都不知道。連自己也忘記了自己。你試想他方寸的心裏。只貯得下一個伊的情影。還放得下另外的東西麼。

(冬青)含笑不語。

(春暉)緊握冬青的手。

(冬青)你已經明白了麼。

(春暉)我有些明白了。

(春暉)微笑。

(冬青)微笑。(四目相視。笑著)(閉幕)

(三)

臺下許多看客之中。有個青年女子。自從看了

這一幕劇之後心裏頓起了一種不安甯的思潮等不到將全劇看完便先走了。

過了三天某處公園裏便有一對青年男女照樣演起那一幕劇來這女子不消說便是當夜看劇的那女子了。

再過了幾天聞說他們倆已訂終身之約了。

(四)

但是只本名劇的後半本那女子還沒有看完了到了第二天又不再演了女子好不心焦覺得這前半本既然指導我得了一種美滿的因緣那後半本是怎樣呢無論如何不得不一看可是舞臺裏不肯再演豈不要急死人麼一直過了三個月光景這一本名劇才重演第二次那女子喜得甚麼是的老早去定了座位。

前半本所演的前面已說過了不必再說如今

百記後半本中間頂有精彩的一幕

(五)

冬青憔悴得甚麼似的跪在他母親面前

(母親)這都是你自由的結果我如何能管得你。

(冬青)自由是應該的……但是我怎知道受了他的騙。

(母親)我當時也教你留心些不過你總不信我的話硬要把李春暉當了好人。

(冬青)哭得拾不起頭來。

(母親)誰教你你是死人他有了髮妻你怎麼不知道呢。

(冬青)越發哭起來。

(他母親)也哭起來。

(兩人)相抱哭著。

(閉幕)

(六)
那女子看到這裏再也。不能看第二幕。匆匆的出了劇場。回到家。中話也不說一句。倒在牀上睡覺。睡到明天。便生了病。不能起牀。

(七)
他的未婚夫。聽到這個生病的消息。連忙走過來。看他說道。你已經明白了。真愛情麼。女子不能答。未婚夫又道。你身體不適。但看見你可愛的人。來了。應該要好些。女子不能答。未婚夫又道。你爲甚麼這樣冷淡。你還沒有明白。真愛情麼……
(完)

小 說 枝 譚

(大 可)

近人每謂小說起於宋宣和時。此實大謬。漢書藝文志。小說者流。蓋出於稗官。(稗細米也。街談巷說細碎之言。昔王者欲知閭巷之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然則小說之由來舊矣。特漢隋二志所錄小說。皆屬後世筆記體裁。具有回目可分者。固始宣和遺事耳。

編 輯 上 的 商 榷

新舊文學的爭執直到如今還沒解決新文學家主張白話舊文學家主張文言背道而馳愈趨愈遠其實講句持平的話文學本可分爲兩種一種是高尙的美感的一種是普遍的實用的文言適合於前一種白話適合於後一種拿文言來詆排白話果免不了阻礙文化拿白話來毀謗文言也逃不掉破壞國粹小說這一種文學是介在高尙的與普遍的美感的與實用的中間所以本報的材料自本期起文言白話兼收並蓄總以意味雋永文筆爽朗確有小說上的價值爲標準至於文言白話並無成見這層意思要請愛讀本報諸君加以贊助呀

社會生活

(西神)

柳春塘是一個文學家。在十幾歲的時候，便已
文名藉藉。春塘那時風神濯濯，如張緒當年白
袿尋春，黃嬌訪豔，旁人都說他是翩翩濁世佳
公子。春塘顧影自憐，也抱着天下英雄舍我其
誰的感想。功名富貴似乎都可唾手而得，退一
步想，就使富貴不能逼人文苑，儒林一定早爲
我留下一席位。置筆參造化，石破天驚靠着這
方硯田，也不致有惡歲之憂。溫飽二字簡直是
不成問題。光陰飛箭般的過去，一霎已過了二
十年。柳春塘却也將近四十歲的人了。這二十
年的當中，春塘飽嘗了滄桑世味，又好像槐安
國的駙馬一枕南柯，做了一場春夢，不要說功
名富貴都付諸東流，逝水便是生活問題，竟也
有些支持不下。從前春塘的父親宦海浮漚，飽

經患難，末了借着一個閒散的差使，同宋人乞
以書局自隨，乞有蟹無監州處的一般。每月只
得二百元的薄俸，却把一家細弱整理的有條
有序，築了幾間精舍，雖然比不上老杜廈廣萬
間，却也不致有茅屋爲秋風所破之歎。後園中
種上百十株的花樹，四季長春，生香不斷。春天
是碧桃、玉蘭、紫荊、繡球、萬花齊放，遠遠看來，一
個小園裝點得錦繡萬花谷似的。春晚牡丹、芍
藥、夏日荷花、紅蓼、秋天的桂花、香露、金粟、冬天
的梅花、影寫疏窗，儘可看花覓句，嘯傲自如。另
外還要和社會上酬酢往來，以及照料貧苦的
戚屬親友，栽培子弟，延師課讀，家長的義務應
有盡有。男婚女嫁，願了向平，然後纔撒手歸真。
春塘年輕的時候，龍性難馴，覺着他父親的一
生算不了什麼。這一點兒的成績，雖說不能跨

寵總還可以勉強做個蕭規曹隨哩。那知生活程度一天一天的增高起來。他又染了早婚的舊習。弱冠之年。已爲人父。他的夫人又是一位宜男吉相。每年生一個小孩。好像刻板文章似的。現在春塘家內。共有十幾位小兒。幾個大的。都在學堂讀書。每年學費要五六百元。小的呢。還雇了奶娘哺乳。他的夫人自從嫁了春塘以來。長年勞苦。不到四十歲。已憔悴得和五六十歲的老婆子一般。天天要管理家事。又要教導小兒。又要料量全家人的衣服。寒圍刀尺。午夜燈機。夜裏睡得最遲。早上起得最早。幾樣賠嫁的首飾。早已同王謝堂前的燕子飛入尋常百姓家去了。明珠鑽石。從來沒有上過伊的雲鬢。伊也極願學着拔釵沽酒。搜篋尋衣的高風。可是近年以來。頭上只有一星星的幾根半白之

髮金釵。再也拔不下來了。黃竹箱內。只有幾件千穿百補。不值錢的衣服。那裏有甚麼蘇季子的黑貂裘呢。春塘有時對着鏡子。照自己的面孔。簡直也嚇得直跳起來。他的面上。已起了無數縐紋。他的眼珠子。本來是霜澄秋水骨相。清高。現在是毫無精采了。他的鬚鬢。額下。好像虬髯公一般。又好像窗前春草。綠滿難除。論起春塘這二十年內的遭遇。自然不能說他得意。却也不能說他是完全墮落。這二十年之內。他也曾做過政海的生涯。也曾學過實業的組織。他的文名。雖說不能傾動海內。也還能夠保持平均的態度。諛慕之金。求書之潤。一個月內。總也有好幾項的生意。可是東手拿來。西手用去。有時還等不及量入爲出。那就一言難盡了。論春塘的才地。儘有人很願和他折節下交。不過

春。塘。一。身。傲。骨。從。來。不。肯。仰。面。求。人。一。定。要。人。家。自。己。走。上。門。來。他。又。不。知。道。甚。麼。叫。做。社。交。甚。麼。叫。做。運。動。只。知。道。拿。自。己。的。本。領。來。換。人。家。的。酬。報。這。種。獨。善。其。身。狷。潔。自。好。的。人。格。實。在。不。適。用。於。二。十。世。紀。新。時。代。他。受。了。幾。次。的。挫。折。依。舊。是。我。行。我。素。人。家。說。他。傻。他。也。承。認。自。己。是。傻。人。家。說。他。豢。他。也。承。認。自。己。是。豢。可。是。要。叫。他。略。略。的。變。更。節。操。有。時。受。著。環。境。的。驅。逼。家。人。的。責。難。似。乎。有。些。活。動。起。來。了。再。想。了。一。想。他。的。腦。子。他。的。心。房。他。的。一。副。冰。霜。面。孔。他。的。兩。隻。鐵。鑄。的。脚。竟。同。盟。罷。工。不。受。他。的。指。揮。他。便。落。得。保。守。故。態。再。也。不。肯。屈。節。隨。人。了。然。而。他。一。個。人。雖。然。可。和。無。情。的。社。會。撐。持。傲。骨。鏖。戰。下。去。雪。雪。風。饕。算。不。了。甚。麼。一。回。事。情。地。棘。天。荆。原。是。他。走。熟。的。世。路。他。的。一。家。眷。

屬。却。總。要。向。他。說。話。沒。得。喫。了。一。定。問。他。要。錢。買。米。沒。得。穿。了。一。定。問。他。要。錢。買。布。沒。得。錢。用。了。一。定。問。他。要。錢。去。開。銷。一。切。實。在。他。家。裏。的。人。又。太。多。了。自。己。幾。個。兒。女。不。消。說。起。每。個。人。每。年。添。製。幾。件。衣。服。預。備。幾。筆。必。需。的。用。款。已。經。是。滿。身。大。汗。這。副。重。擔。有。些。挑。他。不。起。偏。偏。還。有。幾。位。不。諒。他。人。的。親。戚。常。年。住。在。他。家。內。他。的。寓。所。又。是。離。著。鬧。熱。的。地。方。不。遠。交。通。很。便。利。的。一。班。親。友。從。故。鄉。出。來。終。是。到。他。那。兒。歇。脚。他。自。然。要。做。東。道。主。人。一。年。的。澆。裏。倒。也。不。在。少。數。這。盞。菜。孟。嘗。君。竟。有。些。不。大。容。易。做。哩。本。來。社。會。上。的。階。級。只。有。中。等。的。人。最。難。維。持。生。活。他。的。收。入。比。不。到。上。等。社。會。的。萬。分。之。一。他。的。飲。食。起。居。種。種。舉。動。却。又。不。能。學。著。下。等。社。會。那。種。的。簡。陋。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吊。在。

半空中間要上不得。上要下不得。爲著場面。二字不知道要喫盡多少的辛苦。春塘初到上海的時候。不過賺五十塊錢。一月過了二十年。他每月的薪水也不過一百幾十塊錢。一月的用款至少非三百元不辦。全靠著一個腦子兩隻纖手。東寫西做。來補滿這個虧空。收入的增高。這樣的遲緩。這樣的困難。支出的費用。却不可同年而語了。單就衣食住三項說起來。二十年之內。都是飛漲了好幾倍。而且一度繼長增高之後。便永遠沒有低落的。日子冷酷的大地主勢利的店老板。興波作浪。捕風捉影的東隣西舍。今天張家長。明天李家短。任你手段高明。總跳不出這個環境。柳春塘這樣的方心。吝舌。恨不得尋到一個桃花源。省得再看這班人的炎涼世態。然而事實上。又那裏做得到呢。他有

了這麼煩重的家累。又沒有插翅飛行的本領。逃也逃不到什麼地方去。他的幾個文學知己。都勸他到北京去做官。做官有做官本領。他也自知沒有這個資格。他一個最知己的朋友和他同病相憐。新近到北京去做印鑄局的僉事。又在鹽務署內當了一個差使。每月有了二三百塊錢的收入。那位印鑄局長。還是他二三十年很要好的拜盟弟兄。所以竭力帮忙。初到北京的時候。自然還覺順手。不滿三個月。局長換了別人。僉事的本缺。雖然沒有更動。當此財政破產中央一貧如洗的當兒。那裏會按月發俸。據說每年只有逢到三次節邊。可希望領到若干其餘。只好坐喫西風。鹽務署呢。自然比較是一個好衙門。然而現在也已經三個月沒有發薪了。他那位朋友與高采烈的前去。臨了反寫

信給春塘羨慕他安處江鄉不受軟紅十丈的
沾染春塘讀了這封來信不免長歎一聲說道
棋局長安升沈無定此山望見那山低到了那
山又覺著和此山不相上下大千衆生名爭利
鬥大家總不過如獼猴入布袋在那兒盲衝瞎
撞罷了可是我這位朋友還抱著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的宏願居然能到北京去觀光一回
我呢妻孥累我衣食困人要想脫履一行也還
做不到呢閒著沒事春塘又把前塵影事溫上
心頭想著自己慘綠少年的時節也很以經濟
自負不料蹉跎復蹉跎謀衣謀食便算是他的
經濟啼饑號寒便算是他的文章一枕黃梁願
倒錯亂便算是他的功名富貴頭顱老大皮骨
空存對鏡策勳只覺鬚眉都醜逢場作戲自知
言語可憎意氣一衰便是做起文字來也不能

起勁有時正擬好一個腹稿很想做一篇精心
結構的著作出他一回風頭冷不防家人走來
說道廚房中的米喫完了又是什麼東西要趕
緊去添置了摸摸身邊只有一隻破袋在那兒
張開了一張大口和他十指行握手禮倒抽了
一口冷氣那篇腹稿便再也找他不到逃入華
胥國裏去了這種境地一個月內總要達到一
兩回怪不得春塘的風采像坐了摩訶車到荒
野中去兜風似的一天天的老下去了然而他
已投身在這樣社會之中家室把他束縛住了
環境把他圍困住了命運把他磨難住了他一
世的文章事業左右不過如此結束他沒有造
命的能耐那裏便有發展的希望一天正是暮
春天氣久雨乍晴天氣驟然炎熱人家都是青
袍草綠換上春衣他身上還穿著一件布棉袍

子袖角邊幾塊棉花已經斬然脫穎而出想和袍子脫離關係自顧也覺得形穢恰巧有人請他做了一篇壽序連寫連做預算有二百塊的潤筆再加上本月的薪水可有三百幾十塊錢他便和家人說起自己要去做一件嘍嘍夾衫幾個小兒也可添補些衣服還有幾筆必不可緩的用項也可藉此挹注一張預算表剛剛造好那二百塊的潤筆已經送來正要到大馬路永安公司去買衣料忽然米店裏的賬房先生來說道府上欠小店米款已有一百元左右現在並不是節邊照多年的交情上面說來實在不能來討但是今年銀根緊急一時周折不靈請先付五六十塊錢罷他一時面嫩又恰巧有錢在手便付了米店六十元但是想來想去怎麼近來喫的米會如此之多仔細一算方知這幾

個月之內倒有五六個親戚一直住在他家內所以米也喫得多了米賬還過可是裁縫師務來了正在算賬平空中又有一個親戚從南洋回來從前借過他二百塊大洋本來是不要緊的現在這位親戚因在新加坡做領事幾個月沒有領到政府中的公款辭職回國急待應用遠客責臨也說不出不還舊債便先還了他一半接著又是會錢哩奶娘的工錢哩合并起來二百元竟還不夠支配他想嘍嘍夾衫做不成了還是等付了薪水再說罷明天學堂中把薪水送來却附上一封信信中說道前次為著校長五十歲的紀念建築游泳池全校教職員派分公認先生名下應認五十元茲因游泳池已在動工已將此款扣除另外甚麼會費哩交際費哩教會捐哩慈善捐哩一古腦兒又去了幾

十塊錢實在收到的只有四十一塊大洋七個小角子。春塘拿著一枝鉛筆想支配這四十一塊大洋七個小角子算來算去有了這項沒有那項有了還人的錢沒有一個月的日用開銷。那做嗶嘰夾衫的好夢更不必說起了。那裏知道春塘自己的嗶嘰夾衫可以不做。他幾個小兒做華絲葛新衣服預備到城隍廟半淞園游玩的費用却一文都不可少。春塘獨自一個人儘對著那四十一塊大洋七個小角子出神。幾個小兒却不住帶跳帶笑牽著他的衣角問道：華絲葛幾時去買城隍廟半淞園幾時去頑。春塘正像老僧入定被幾位小將軍一場驚醒不禁放下了手中的鉛筆歎了一口氣道：生活生活。

記者道：世間爲著生活二字而發感嘆的恐怕

正不止春塘一人哩。

編 輯 的 上 商 權

近來出版的雜誌每冊開端必有一篇廣告式的文字。把他內容發揮盡致。講到名家的作品。原也值得替他揄揚。但是說在自己嘴裏。總免不了標榜之習。本報守着實事求是的宗旨。這篇文字不敢效尤。

讀者諸君如有高見指教請寄交本社。也許代盡發表的責任。

小 說 枝 譚
(可 大)

漢魏六朝神怪小說。作者繼起。如東方朔之神異經。十洲記。郭憲之洞冥記。張華之博物志。王嘉之拾遺記。任昉之述異記。吳均之續齊諧志。干寶之搜神記。陶潛之搜神後記。顏之推之還冤記。皆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大抵當時神話流行。操觚之士。樂其誕謾。故相率而趨此耶。考諸西方。莎翁樂府。亦多神話。然則中外小說。亦殊流同源已。

警世 小說 一家人

(賊 菌)

這天是禮拜六。午飯後的時候。郎舅二人各換了一件玄色直貢呢馬褂。灰色機緞的袍子。兩人脚上都是穿的最時式大英皮鞋。鼻上都架了一副科學保光鏡。嘴裏各銜了一枝雪茄烟。手中各提了一根司的克。年紀又都在二十上下。照那裝束看去。好像是同胞弟兄兩個。但是。一個是長瘦臉兒。皮色微黃。一個是長圓臉兒。皮色微黑。黃皮色的是妹夫。姓甄。號盈烈。黑皮色的是阿舅。姓史。號伯應。他們兩個人都在某教會的學校裏。大學部讀書。論他郎舅兩人的聰明。到算得一時瑜亮。若是聚會精神。在科學上。到可以在蟹行文字裏。穩穩的把博士頭銜拿得來。但是他們兩個人都是襲着乃父餘蔭。盈烈的父親。現做着某部的僉事。伯應的乃翁。

現做的是某處關監督。都很聚集了幾個造孽錢。留給後人浪費。他們郎舅兩人都是血氣未定的少年。第一的嗜好。自然是個色字。宗旨相同。又係至戚。自然與尋常的親戚。尋常的同學不同。但凡是問柳尋花。有了盈烈。少不得有伯應。有了伯應。當然有盈烈。人家說是單嫖雙賭。他們兩人却在例外。有嫖必雙。兩個人都在前年中學畢業。後行了文明結婚禮。照常禮。推測兩家又都住在南京。禮拜六課後。當然匆匆回去。幹那畫眉點額的勾當。暢叙六日相思的苦楚。那知道他們兩個人却絕對的。不然。禮拜六午後。不是雙雙坐一輛馬車。跑到城南的釣魚。就是坐小火車。到下關旅館。白門花界。沒有那一個。信人認不得。甄大少史大少的。

這天兩個人打扮得齊齊整整。出了校門。伯應

忽然向盈烈說道：我們向那哩去呢？盈烈笑道：小阿蘭和舅舅打得火熱，我們當然到下關去。或是邀幾個朋友，打幾圈竹牌，或是打一場撲克，代他做做面子，釣魚、卷的花春、斧頭、太利害，把我當瘟生看待，老實話講，他那尊容，在南京脂粉場中，也不過中等人材，值不受他斧頭斫我，與其報効他林如玉那樣巴結我，法子我不舍，彼取此了。伯應道：既如此，我且到茶樓上吃杯茶，商議定了，再到那哩去。盈烈也無可無不可，就在馬路旁邊一爿茶館裏，跑上了樓，泡了一壺茶，坐下來休息。休息，兩人正唧唧噥噥，不知談些什麼謎語，忽然一個少年穿了一身西裝，在東樓跑來，笑哈哈的喊道：盈翁，伯翁，怎樣也到這哩吃茶的？兩人擡頭一看，原來是當日在中學時的同學沈歷海，也是個色中餓鬼。

當年同學時，本來臭味相投，同是一條路上的。人畢業後，因為有親戚援助，到了北京某銀行裏，做西文文牘員，三年關別，今天無意之中碰見了，連忙請他坐下來，暢談別後的事情。纔曉得沈歷海正月裏就移調南京銀行裏來了，談了些北地胭脂、南朝金粉，果然沈歷海在外面幾年，曾經滄海，嫖的學問更進一步。士別三日，要刮目相看了。盈烈問道：怎樣？歷翁正月裏就到南京，不來尋找我們兩個人，也就罷了。怎樣在城南下關兩處的花柳場，也不會碰到歷翁一次的？呢？歷海笑道：南京的真箇銷魂地方，那哩就只有釣魚巷和下關麼？兩位阿哥，虧得脚步不會離南京，尚不知道金陵的麗色和婦女們有真愛情的，絕不在釣魚巷和下關呢。伯應笑道：歷翁是斷輪老手，何不直接了當的賜教。

歷海說道。兄弟初到這哩。就打探到一個秘窟。在某街某某巷。他那里能把全城的菁華挑選得來。蒼萃在一處。有十二金釵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個個如花似玉。什麼姨太太呢。少奶奶呢。小姐呢。總包括在內。只要你負有芳名。本非完玉。他飛符遣將。總能召來。即使你本無目的。請他薦賢。他看你投資多寡。總教你滿意而去。兄弟賞識了幾次。覺得釣魚巷下關與他相比。真乃一是仙宮。一是魔窟了。所以兩兒不會遇到我的。盈烈笑道。原來歷翁別有桃源仙境。是講求實在口味。不擺碗兒蝶兒的。席面的。但是我要學那老學究掉一句文。獨樂樂不若與衆。今天歷翁想已過了辦公時間。可以做一個領港人。導引我們兩個人做問津漁父麼。歷海連聲答應。說道。難得今日湊巧。碰到兩位。

老兄又肯賞光到兄弟所到的去處。當然我做一個介紹人。好教劉晨阮肇嘗一嘗天台上胡麻飯的滋味了。伯應笑嘻嘻的趕快會了茶。資提起司的克的篤的篤。先下了樓。招呼了一輛馬車。三人對坐車上。到了某某街。下車給了車錢。歷海在前。盈烈伯應跟在後面。進了某某巷。一所高大的門牆。門外貼着公館條子。門房裏有好幾個僕人。不是歷海前導。誰也不相信。這是一個男女俱樂部。歷海是熟客人。進了門。門房裏的龜奴先跼起來。請叫一聲歷海的頭。似點非點的直朝裏走。穿入廳堂後面。一個四十幾歲的中年婦人。徐娘。雖老風韻猶存。打扮得齊整。時髦。嘴裏啣了一枝香烟。坐在那哩。打牙牌過關。斬將呢。歷海笑嘻嘻的喊了聲乾娘。並且說道。這個玩意兒到很有趣。那婦人丟下

牙牌貼起來。笑道：「沈少爺來了。」又向着甄史二人一看，說道：「還有兩位生客。」我們房裏坐罷，到了房裏，娘姨送上香茗。歷海先代他們介紹，指着甄盈烈說道：「這是王少爺，是師長的公子，指着史伯應說道：「這是盧少爺，是督軍的姪子。看着書，看到這哩的人，就要駁我。你既說甄史兩人，是嫖界的老手，怎樣到了這個地方？又學那初出道的雛兒，改名換姓呢？原來這是高等臺基所嫖的，往往是名門宦室本地有聲名的人，怕親情戚誼有瓜葛，反有些礙手絆腳，最歡迎外來的闊少。所以在馬車上的時候，就商議定了。像沈歷海不是南京人氏，所以用不着換姓。那婦人笑道：「原來是兩位貴公子，失敬失敬。」沈歷海胡亂拉了幾句談話，言歸正傳，向那婦人笑道：「我這兩位兄弟，雖然稱不得漂亮人物，還生

得相貌不差。他們在北京上海曾經滄海，但是不曾有他們中意人物。久仰大名，曉得乾娘夾袋裏的人物，總是尖兒頂兒，所以特地過來請乾娘做媒。乾娘還肯幫幫忙，讓我弄幾桌，鑲邊喜酒吃吃。麼那婦人笑道：「纔嘴貓兒爲要白吃幾檯鑲邊酒，說得這個可憐的樣子。可是這些勾當，和那牆花路柳不同，很要費些麻煩。你是不肯容我養養精神，專要我去消耗腦力的。」歷海笑道：「我這兩位兄弟，不是不識高底的人。乾娘費點精神，代他們各人做個好媒，總要特別補報的。」那婦人向着兩人笑道：「意中人各在什麼地方？可以先說給我聽聽，看是能想法不能想法。」伯應笑道：「我和他並無目的，因爲沒有緣法，不會遇到出色的人才。聽說珊瑚樹總在鐵網的中間，所以要到鐵網裏尋珊瑚，不是有了

珊瑚借鐵網去取的那婦人點點頭向沈歷海說道沈少爺陪兩位少爺到西屋樓上五號房間去坐坐我代他們想法子沈少爺想必約我那乾女兒來談談了但是他今天要到那哩赴跳舞會十點鐘纔可以到這哩來呢歷海點點頭領他們兩人往後面去了

原來這西屋樓上的房間乃是特別優待室通共樓上下只有八個房間各不相連收拾得又最好銅牀錦被西式的器具沙發椅妝鏡臺式精美香烟香茗預備齊全房裏有冷熱水的龍頭連盥洗也用不着招呼傭人五號的對面是六號房間背後有半間浴所浴所後是七號房間他們三個人所以把他們支配在樓上夜間可以各佔一室某號某號房門上不像旅館飯店寫了字在上面但是有特別暗記的

三人在房間裏閒談天已將黑電燈開了火又送了幾式點心來三人吃過了歷海下樓去探問一會兒回到房間向二人說道金釵裏面的人物今天不湊巧在天罡隊裏選了兩位頂式頂尖頃刻就到了甄史二人聚精會神要等這兩位仙子臨凡看一看是何態度

吃吃的笑聲推開門進來兩個少婦人道電光同時接觸啊哎呀你們來做什麼的你們來做什麼的了不得了不得了我們來尋你們的我們來尋你們的好好好走走我們回去講我們回去講

著者曰唉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人亦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

小 說 枝 譚
(大 可)

我國小說始發軔者。其神怪小說乎。如燕丹子。乃載燕丹刺軻之事。所謂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史遷則以怪誕削之。進金擲壺。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足。史遷則以過當削之。聽琴姬得隱語。史遷則以微所聞削之。史遷好奇。猶不敢存。可見是書之誕謾矣。

小傳 黃壚餘痛

(大可)

昔王安豐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阮酣飲於此。自哲生天。阮公亡。視此雖近。邈若山河。余以不肖。獲侍諸先輩。議論十年之間。零落略盡。迴念前塵。真有如一。所云方從其遊。遽哭其死者。能不一哀而出涕乎。而郢斲之悲。牙琴之慟。於武樛。癡丈爲尤深矣。自丈之亡。每思爲之。襄集遺編。昭示來哲。顧人事淹忽。迄未能就。姑先撮拾丈之平生。與夫流風餘韻之足。以人增慨想者。著之於篇。青簡尙新。宿草已列。以是言哀。哀可知矣。

丈諱鑫。字品三。晚年自號樛癡老人。江蘇丹徒人。遜清某科舉人。嘗一應禮部試。未售。某鉅公招之入演。遂橐筆往。因得遍攬昆明寶珠諸名勝。著有詩歌遊記甚夥。辛亥國變。避地來滬。暇

時惟以吟哦自娛。既而求聲詩社成立。推爲祭酒焉。辛酉秋日。歿於滬寓。年五十有九。有一子。司洋行職。余所知丈之事。略止此。蓋丈居滬深。自韜晦。雅不欲舉其生平。告人歿後。同人爲撰行狀。竟弗能詳。滋可歎也。

余之識丈。在丁巳歲。猶憶是夕。求聲社友聚餐於大世界之春申樓。余以孫漱石丈及劉山農。毋舅之招。獲與其會。袖稿呈丈。頗承獎借。自是屢獲摳衣奉教。然余性懶。每有所作。佇輿而就。雅不欲爲題目。所拘。故值社課。輒交白卷。丈亦不加訶責。但哂曰。風流才子。蓋取司空表聖語。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以爲謔也。然丈厚余。每有所余。輒以相示。且諄諄囑曰。我老矣。意境頽唐。不能自振。子方銳思於唐宋以來。苟有瑕疵。第言毋隱也。一日。又以玉梨詞示余。余讀

畢率爾曰。此長慶餘波也。丈曰。子不滿耶。然子識力殊高絕。亦可畏也。遂取其稿裂之。余亟謝。過毀過半矣。由今思之。此事余誠不免年少氣盛。開罪長者。然丈之優容。後生犯而不校。尤足令人愧慙無地也。

丈居滬久。無以爲懽。則以聽歌爲消遣計。大世界遊戲場開幕。無日不有此老蹤跡。某君詩云。鍾情端我輩。陶寫近中年。丈每誦之以解嘲焉。丈於坤伶。擊愛小桂紅。次則粉菊花。然於餘伶亦無貶詞。或以太邱道廣譏丈。丈笑曰。天下無真是非久矣。若輩鬻藝爲活。亦非易易。片言毀之。終身敗矣。况我儕徵歌選舞。爲行樂計耳。若必斷斷於色相之美惡。藝事之優劣。甚至搥拳攘臂。訴諸武力。豈非自尋煩惱乎。以是丈於顧曲家中。又有寬厚長者之稱。海上醉心坤伶諸

君。組織粉社碧社瀟社。往往舉丈爲社長。丈亦一視同仁。不稍軒輊。余等每至大世界。丈必殷勤延與同座。並爲指點劇中事實。繁徵博引。足資考證。自丈歿後。余與孫子尖鳳。每過大世界。輒不勝其西州之慟也。

丈之歿也。以痰喘症。連綿三年。始捐館舍。病中仍赴大世界聽歌。意興之間。絕不闌珊。一夕。余與數友遇諸塗。丈招余輩赴劇場。余輩先登。訝丈未至。返而迹之。見丈休於半梯。喘息不已。乃掖之上。語余輩曰。醫者診余命。在今歲。不識諸君何以輓之。余輩泣然。丈笑曰。人亦孰不有一死處。此綱紀墮地之時。一瞑不視。亦大佳事。特慮歌場從此寂寞耳。余輩不覺破涕爲笑。丈歿後。余與尖鳳輓以一聯云。遊跡在金馬碧雞。一代高才蓮幕老。詩格如梅邨芝麓。半生知己。

柘筵多。皆紀實也。

丈長身。鶴立疎髯。若神望而識。爲有道之士。平居與人談笑。無迕然一遇。齷齪之士。則又終席不交一言。求聲社友。有徐某者。自頂至踵。無雅骨。丈尤鄙之。羞與爲伍。託故離社。後經同人多方挽留。遂徐某去。丈始復爲社。正焉。丈有一姊適某氏。喪所天。依丈而居。春秋佳日。載與出遊。每見余輩。必指示曰。此某某詩人也。其好宏獎風流如此。丈嘗以粉菊花長歌索和。余漫應之。迄今腹稿未成。音徽已沫。負丈地下。復何言哉。

題奉長沙陳述猷先生瞻

麓圖

(東園)

千里瞻衡麓。丹青尺幅間。宦游吳郡國。鄉夢楚江關。嘲獻辭南嶽。文移任北山。鳥飛雲路闊。雖倦不知還。

編 輯 上 的 商 權

小說的種類。很是不少。大略說。就有社會家庭歷史教育哲學科學偵探冒險武俠神怪言情諷刺滑稽等等。就中社會偵探武俠言情幾種。好像齊楚大國。已臻發達。教育哲學科學幾種。却似邾莒小邦。尙待建設。但是已開闢的。每覺菁華已竭。未開闢的。倒是蘊蓄無窮。本報同人。對於前數種。當取進步的態度。對於後數種。尤當爲開闢的運動。這種貢獻。不知讀者可能滿意哩。

滑稽小說

片面的戀愛

(明道)

自由戀愛的說頭。風行以後。一般青年男女。都是熱心在這件事上。卽如孔愷新。他是一個時髦少年。祖傳的家私倒也不少。自幼席豐履厚。嬌養已慣。所以到了十八九歲時。便喜修飾。比較人家總要格外奢華些。裘馬翩翩。自命風流。只可惜他。不會把鏡子將他自己仔細照一照。或是照。雖然因爲這是天生的缺憾。也是無可如何。原來天公不做美。將他面上加了許多大小圈兒。還有他的左眼。已在小時病壞。變成了獨眼龍。了他沒奈何。便用一副金絲邊的藍色眼鏡戴起來。將他的壞眼掩飾過去。又買了許多雪花粉。美顏散等。天天塗在他的面上。愷新雖然在十樣景中犯了兩樣。却仍在交際場中行走。並不因此自餒。其氣常常打起奮鬥。

的精神和人周旋。因爲他。不惜揮霍金錢。倒也有一部份人歡迎。他胸中雖然沒有什麼學問。也歡喜做小說。起初做些五更調滑稽談等。投在小報上。居然登了出來。他格外起緊了。便東抄西襲。依樣葫蘆的。做了幾篇小說。寫明不受酬投在一家雜誌上。恰巧那雜誌的主人翁眼光平庸。不管好歹。把他略略改削了。竟然刊布。自然他很覺得得意了。閑話休表。却說有一天早晨。愷新到卡德路去探訪朋友。見後面來了一輛電車。到得站處。慢慢停住。當先跳下一個女郎來。穿着一身淡灰江綢的衣裙。頸後挽着一個辮子。頭戴上玳瑁邊的眼鏡。足穿白色皮鞋。容貌倒也生得秀麗。很有一種 School fashion 的樣子。左手挾着一個白色書包。忽忽的走向靜安寺路去了。愷新看他去遠。不覺暗暗喝采。

道好一位女學生。想是到某校去讀書的。這樣女子和他結識。朋友方纔見得文明。將來必能達到自由戀愛的目的。但是怎樣可以認識他呢。他胡思亂想了一陣。便到他朋友處去了。

他過後思想那女郎早晨坐電車到靜安寺路。少不得放學時也要坐電車回去的。我何不常到那地方去守候她。尋箇機會和她相識。纔算得從實際上做去。好一箇癡心妄想的孔愷。新到那天放學時。先到那邊去。呆呆守候。果然給他等着了。可惜那女郎一本正經的。並不把他放在眼裏。他却不管好歹。竟把這事當做他的日常功課。有一次到得早些。等了好一刻不見那人前來。心中好生焦急。停一刻東路電車又到了許多乘客。急急忙忙的上車。下車開電車的把腳下警鈴噹噹的踏了兩下。兩手把機鈕

擺動。正要開行。那時從後面忽忽跑來一箇女學生。穿着一件粉紅色的方領羅衫。在愷新眼光裏一閃。不是別人。正是他所盼望不到的女郎。一見電車已經開動。便三腳兩步的追上去。一手搭住鐵桿。先把右腳踏在車墊上。正想聳身上去。却不料車已開得很快。他一手還提着洋傘和書包。急切沒有力上去。兩頰漲得通紅。眼見要跌下來了。車上人又沒有去援救。她電車忽然一箇震動。女郎掙扎不住。哎喲一聲。翻將下來。說時遲。那時快。女郎跌下來時。却被後面一箇人飛奔過來。把她抱住。那人不問可知。便是孔愷。新了女郎。驚魂初定。覺得自己被人緊緊抱着。回頭一看。見是一個少年男子。忙道謝。你請放我罷。他只好鬆了兩手。說道我見密斯將從車上跌下。忙過來稍助一臂之力。不知

密斯見怪麼女郎笑道多謝足下援助否則不堪設想了愷新聽着狠得意又道這是鄙人分內的事何足言謝見義不爲無勇也我最恨現在社會上有些人見了人家有危險的時候大都縮了手不肯挺身相助反要在傍看看是何心腸鄙人却萬萬不敢效法的女郎見他大發議論便順勢讚他一句道足見先生好義之心與人不同了當下二人在路旁說了好些話互通名姓纔知道那女郎姓沈名義新正是某女校的高材生在外很有名的他便格外顯出殷勤不多一刻電車又到了這位沈又新女士便向他致謝了一聲說道Good bye 踏上電車去了回過臉來却見愷新依然立着向她癡望不覺笑了一笑可是這一笑却好像有千縷情絲把愷新牢牢縛住使他如醉如癡不知所可

一顆心好像跟着她去了電車雖然去得老遠他却和木鷄一般呆立了好一會直等到一輛汽車經過叭的一聲把他唬了一跳方纔將他的心收轉來慢慢兒一步一步的回到家中坐在室裏把又新的容貌言語態度細細的想像了一番又想到她的回眸一笑尤其覺得未免有情狠是快活總算費得不多功夫被他第一步成功了只是以後又如何繼續上去呢却想不到一個妙法只好仍用他的舊法兒去試行於是他又做了一篇新體小說叫做「一可算此一」可算此一」的紀念作品自此那個車站邊早晨八點鐘下午四點鐘後常常有他的足跡倒好似站崗的警察不誤時刻便是又新每天要遇見他兩次也有些奇罕在早晨兩人遇見都說一聲早安在下午

便說一聲晚安。只因又新在路上不肯逗留。故此不會多開口。還有一天下午到四點鐘時候。忽然下起雨來。又新便坐黃包車還家。到得那個電車站邊。又新有心在車蓬裏探出頭來。向左一看。果見孔愷新立在馬路旁。也沒有雨具。遮蓋滿身水淋。却癡望着這裏。不覺又是好笑。他又是可憐他。便喊道：孔先生，你在那裏做什麼？愷新本來出門時不會穿得雨衣。等得愷新了不肯便回。索性拚一個滿身濕。在雨中張望了好一歇。不見又新走過。心中好不麻煩。忽然聽見人力車裏有女子的聲音。喊他。一聽便知道是又新了。喜出望外。忙奔過去。喊車夫停住。喘着說道：密斯沈來得這般遲。我等候你多時了。又新忙問道：孔先生有什麼要緊事在雨中。等候何不到我的校裏來請你快快告訴我罷。

愷新無意露出這一句話來。不防被又新緊緊一問。不覺面紅過耳。支吾着說道：沒有什麼。明天和你再說罷。不過要問女士討一份章程。又新嘆笑道：原是這麼一件事。密斯脫孔。只要隨便什麼時候問我要好了。此時弄得車夫也眼睜睜的。看着愷新心裏暗想：這個人好不奇怪。莫不是有些神經病的麼？愷新窘得一句都說不出來。又新耐不住。說道：請孔先生坐車回府罷。那雨下得狠大哩。明天再會。不覺又對他笑了一笑。便喊車夫向前拖去了。看書的看到此間。大概要笑愷新是個笨伯了。那有這樣的空閒功夫。每天兩次到電車站去守候。啊不錯。所以愷新也想法兒去接近了。隔了一天。愷新便到又新校裏來拜訪她。只說他的胞妹愷真。下學期也想到這裏肄業。乘便

談些功課上的話討了一本章程并說他的妹
妹狠想見見又新要請他下星期日到他家一
會又新本來喜歡交際無意的答應了愷新說
不出的萬分高興不敢多担攔就此告別而歸
到得那一天愷新已和他妹妹說明了所以將
他一間書室收拾得異常清雅預備了各種馬
玉山公司的糖果食物泡好了檸檬水和咖啡
茶專候又新到來直等壁上自鳴鐘噹噹噹的
打了三下纔見僕婦通報沈家小姐車到他們
兄妹二人出來迎接時又新已款步而入穿着
嗶嘰的單衫下繫新式跳舞裙左手腕上繫着
一個白色錢囊上繡着一朵紫羅蘭花當下見
面後愷新便邀到客室中小坐又新瞧見愷新
的胞妹愷貞身上穿着一件花條布的短衫繫
着黑紡綢的裙子很是樸素容貌到也生得不

醜愷貞也把又新細細打量了一番暗想好一
個時髦女兒無怪我的哥哥要戀着她了然而
我哥哥的容貌却實在夠不到和他配對不要
往費心思弄得一場空咧愷新却忙着請又新
飲咖啡茶咧喝檸檬水咧又新便問愷貞向來
讀書何校愷貞略告訴愷新在傍不時的插嘴
便說下學期他妹妹來讀書時要請又新照應
又新謙遜了一番愷新又擺出全副精神和又
新高談闊論一刻兒講教員一刻兒講實業一
刻兒講科學但是講的都是些門面語還有許
多矛盾的地方荒謬的笑柄幸虧又新也不是
學問濶深的人雖然覺得他的議論有些不對
也不想去駁斥他末後又講到小說一味的吹
牛湊巧那位密斯沈向來不歡喜看小說只是
一味的唯唯否否乘機說些近今下流小說的

害人愷新覺得自己言語太說得多了。反沒趣。便命愷貞把留聲機器開起來。又把那些馬玉山。的糖果點心。一件一件的拿給又新吃。又新暗想那裏吃得下這許多。勉強吃了些。却和愷貞挽着手去見見愷新的母親。并且到愷貞房裏去談話了。弄得愷新好不焦躁。一個人在書室裏踱來踱去。忽然念頭一轉。便走到電話間去打了二個電話。又隔了長久。又新纔笑着出來。要告辭回家。說道。今天我到府上來。伯伯和姊姊等都見過了。荷蒙厚待。感激得狠。改日再見。罷愷新忙攔住道。且慢。且慢。密司沈是難得來的。今天大戲院裏新到的外國影片。叫做「賴婚」。聽說劇情很好。我已打電話去定好座位。且又喊好了一輛汽車。我們三人現在何不去。先去徐家匯靜安寺路一帶去兜一踰吸。

些新鮮空氣。然後可到一品香吃過番菜。再去。看不知道可好麼。又新忙道。這是萬萬不敢打擾的。雖然密斯脫孔是……正在這時一個家人早跑進來報。道。少爺可喊過汽車麼。愷新點頭道。是的。下人便道。現已在門前伺候了。愷新將手一擺。道。曉得了。便問妹妹可要換些衣服。我們可以便去一面。却請又新坐下。又新推辭。一過只好答應。愷貞要去房內換衣。又新却把錢囊向愷新書桌上。一擱也跟了進去。愷新趁此當兒也到他的臥室內去重洗了一個面。擦些雪花粉。又換了一身西裝。提着一根司的克。向鏡子裏照了。又照。然後到他妹子房前。喊道。好了。麼。愷貞答應道。來了。却見他已換了一身紫羅蘭色的衣裙。和又新廝立着。真是一雙名花。愷新笑道。出門罷。愷貞兩人又去辭別了。

他的母親忽忽出門。愷新已立在車傍。三人一齊上去。坐定了。車夫方纔開動。嗚嗚嗚的向馬路上疾馳而去。一路涼風習習。好不爽快。在車上。又胡亂談了一些話。愷新伴着。又新覺得十分榮耀。好不得意。兜了一個鐘頭。纔到跑馬廳。汽車便在一品香門前慢慢停住。愷新便請兩人下車。一同走到樓上。揀一個精美房間坐下。早有侍者上來。慇懃招待。愷新便問。又新愛吃什麼菜。又新笑笑不肯說。愷新便揀精美可口的點了幾樣。且吃且談。不免又在又新面前討好了一番。又新和愷新。真喝了些白蘭地。不覺面上微微起了一些紅暈。愷新對着。又新癡視。又新有些覺得。却不管他。只顧和愷新講話。等到吃完了。愷新遂付了賬。一齊出來。汽車早在那裏伺候着。三人坐了。到影戲院看了影戲。又新

很愛看電影的。今天片子又好。覺得很有趣。直。到散院。愷新兄妹兩人坐着汽車。送。又新到她家。街口纔握手。分別。愷新回轉家中。睡在床上。想想這一下半天的事情。覺着。入世以來。可算破天荒。第一遭。最有趣味的時光。只不知道這。位密斯沈的芳心。如何。他胡思亂想。了一陣。睡魔來了。纔閉着眼。去遊華胥國了。不知道他夢裏。可要遇見他戀愛的人麼。

明天早上。他起身洗面。用了早點。走到書室中。來。要想做一首新體詩。記載昨天的遊景。却見書桌上。擱着一個觸眼的物件。原來。就是。又新女士。昨天遺忘下的錢囊。角上還繡有兩個紅色的縮寫字母。便是她的芳名。四。兩字了。不覺大喜。忙拿起來。和他親了一個吻。然後。坐。下。把錢囊裏的東西。倒出來。看看。只聽嘩。嘩。嘩的

滾下十多枚銅元三枚小銀角子一塊獅牌橡皮三粒水鑽鈕頭一個小香水精瓶還有一張大世界的常年門票一個小鑰匙他看了笑嘻嘻的自言自語道莫小覷她的錢囊倒放下這許多物件有了這個倒很便當可惜我們男子却不會學她們我且把他藏起來做個紀念說罷又拿錢囊把玩了一刻方將物件放在袋裏鎖在抽屜中不料隔得一天那位沈女士來了一封信愷新收到時好像接着寶貝一般不肯便拆只把信來反覆細看見那個信封是妃紅色洋紙做的上寫着藍墨水的英文字筆跡很見娟秀心裏暗想她忽然來了信真是我所盼望不到的不知她信裏寫的可有愛情句子麼敢是她竟愛上我了先來和我通信麼還記得前夜分別時她還和我微微一笑說一聲

Kong, Fare well 很是懇摯或是她表明愛我的意思也未可知愷新越想越對不由把信很小心的拆開將一張信箋鄭重其事的鋪在桌上想那第一句穩是：“My dearing”或是“*My Ka Shin*”了誰知道却只有“*Dear Sir*”一個平淡的稱呼頓時一顆沸熱的心好似澆了一杓冷水再把字句一讀原來起首是謝謝他們兄妹前夜的誠意款待以下便是說她忘記一個錢囊在他書桌上其中也沒有什麼貴重物件最好請這邊差個人去送回她否則請代藏好隔兩天再來拜取函尾祇具了一個 *truly yours* 很淡漠莊重的簽名不免大大失望然而他那妄想還未消滅轉了好久念頭遂把這信放好取出信箋信封要想寫一封英文信去還答她要求她把這個錢囊賜給他做個紀念此時只

恨他自己在小時不曾將英文讀通爲什麼讀了幾年便荒棄了到今朝要用着他的時候就覺苦惱了然而這封信又不得不寫又不好意思去請朋友代寫只好將寫不出的字在字典上細細翻尋又把英文尺牘在書櫥裏請出來揀那好用的抄他幾句東拚西湊的寫了足足有三二個鐘頭比人家做一篇論說還難因爲他寫錯一張又換一張那一本精美的波羅信箋簿倒被他撕去了小一半直到自以爲寫好了又看了三遍便十分當心的開了信封黏了郵票喊用人投到郵局裏去但是不瞞着官說他這封信雖然寫了一大篇似是而非的討好語句只可笑幾乎每句的文法都有錯誤給那又新女士看了不要大笑而特笑麼此信去後隔了兩天忽然又新差一個女僕送上封信來

略說「錢裝一物不敢奉贈况已敝舊君何所取尙望賜交來人他日有暇當爲君另製一新者可也」可憐愷新看了這信不敢違命只好將錢囊取出雙手奉還不料他忽然匪夷所思的將他新買來一隻打簧手錶一管新式自來水筆又有一封紙幣約摸有五十元光景一齊暗暗放入袋裏等到女僕回到又新處又新拿來一看見添了這三樣物件便想這是什麼意思不義之財我不要取忙包好了再命女僕送回去愷新見來退還那裏肯收再三說道這是你家小姐遺下的你只管帶去女僕無奈再行帶轉又新一想既然如此只好拿了他罷省得再累人愷新見又新受了他物件心中暗喜隔了幾天便到她府上去奉訪却不曾遇見連去了三次家人都說出去了不在家愷新發了急

有一天仍舊到這個電車站來守候到得四點鐘後果然被他守着。又新見了愷新也上前叫應了敷衍了幾句問起愷真近狀却不提起錢囊一事愷新便約她可到半淞園去。又新忙推辭道：「近兩天暑假將到，校中考試很忙，我正忙着預備。今天晚上母親又要帶我到親戚處去，不能奉陪了。請你別怪，放了假我可來拜望。」說罷電車來了。又新點點頭道：「我們再會了。」便踏上車去。愷新見她拒絕心中很是懊喪。又見她坐着電車回去，心中忽然一轉，念頭便向電車追來。要想和她一起走走，不防電車開得很快，追了一段，追不着，倒累身滿頭是汗，引得旁人都發笑。他不覺嘆了口氣。

他戀愛的癡夢仍舊在歧路上繼續上去。因為密斯沈有一天再到他家來了，帶了一些物件。

送給愷真。又有一個藍色的錢囊，上繡着白色的英文“good will”。「美意」是送給愷新的。因為前信已允許過愷新大喜謝了。又謝愷真見了笑道：「哥哥，這是女人家用的，你們男子有何用處？倘然帶出去，不要鬧笑話麼？還是轉讓給我的好。」愷新忙拒絕道：「這是沈女士一片美意，送與我的。各有各的權利，我情願藏之胸頭，作爲永久紀念。那肯白白地給你享用？說得又新和愷真都覺好笑。又新和他們談了一刻話，纔起身告別。又對愷真道：「我們校裏已放暑假了，大約九月一號招考新生，請姊姊預先補習些國文算學。到時我可先代報名，然後再來伴姊姊去考試。」愷真連忙道謝。愷新却命家裏的包車送她回去。只是又新送了他一個錢囊，引得他心上下着魔了。朝思夜想，只有一個又新暗

想○又○新○若○不○愛○他○怎○肯○受○他○物○件○又○怎○肯○特○地○
做○好○一○個○美○麗○的○錢○囊○來○送○給○他○是○了○大○凡○女○
孩○兒○家○愛○上○了○人○總○不○肯○在○人○前○明○言○自○卑○身○
分○我○若○不○先○去○求○她○難○道○她○先○來○求○我○麼○不○入○
虎○穴○焉○得○虎○子○我○且○冒○險○一○下○子○况○且○像○小○說○
中○名○士○佳○人○遇○合○之○時○起○初○也○何○嘗○不○是○如○此○
只○要○有○毅○力○有○熱○心○做○上○去○何○患○不○成○功○拿○破○
崙○不○是○說○他○字○典○中○沒○有○難○的○一○字○麼○於○是○他○
打○算○好○了○便○駢○四○儷○六○的○寫○了○一○封○信○去○表○示○
他○的○愛○慕○又○要○向○又○新○討○一○張○最○近○照○片○自○己○
也○寄○給○她○一○張○半○身○小○照○背○後○還○題○了○一○首○詩○
但○是○這○信○去○後○愷○新○天○天○望○有○回○音○看○看○一○星○
期○過○了○好○像○石○投○大○海○沒○有○一○些○影○响○望○得○他○
頸○也○酸○了○心○也○悶○了○撫○心○自○問○他○這○封○信○寫○得○
很○是○完○美○也○不○見○得○會○開○罪○她○又○新○是○個○多○情○

人○怎○麼○一○味○担○擱○沒○有○個○好○消○息○難○道○那○信○不○
會○寄○到○麼○在○着○家○裏○心○中○七○上○八○下○悶○得○慌○了○
聽○得○法○租○界○新○開○的○凡○爾○登○夜○花○園○有○什○麼○桑○
棟○臣○的○燈○彩○焰○火○咧○西○國○愛○納○女○士○的○力○擗○蠻○
牛○咧○交○際○跳○舞○場○咧○鬧○熱○得○很○何○不○前○去○消○遣○
一○番○便○換○了○夜○服○坐○着○包○車○出○去○到○了○那○邊○買○
了○一○張○門○票○走○到○裏○面○四○處○走○一○遍○看○看○也○沒○
有○十○分○可○玩○的○地○方○不○過○遊○客○很○擁○擠○男○女○老○
小○我○往○你○來○時○時○有○一○陣○粉○香○和○汗○臭○撲○鼻○子○
送○來○有○些○難○熬○那○時○愛○納○女○士○的○把○戲○還○不○會○
上○場○愷○新○想○不○如○到○跳○舞○場○裏○去○做○個○旁○觀○倒○
覺○有○味○些○遂○向○人○叢○中○擠○到○那○裏○買○了○一○張○代○
價○券○進○去○早○見○有○兩○對○男○女○在○那○裏○跳○舞○着○細○
細○一○看○內○中○有○一○位○女○郎○穿○了○白○色○印○花○綢○的○
跳○舞○衣○裙○戴○着○玳○瑁○邊○的○羅○克○眼○鏡○踏○着○西○式○

高底的白皮鞋。鬚髮如雲。眉眼如水。和一個西裝少年正在跳舞。得出神。不是他時刻懷想的。密斯沈麼。他此時頓然呆了一呆。暗想。那個很漂亮。的少年。不知是她的何人。和她有關係麼。我倒一向不曉得。又看他們跳得甚是親愛。心中十分妬忌。却只好喝着嚙。嚙水。耐着候着。等得他們跳完了。走過來。個個人都向他們瞧着。愷新便擠出去。叫應道。密斯沈。晚安。又新驀地遇見愷新。稍呆一呆。便答道。孔先生。你來遊園麼。很好。我同表兄到此。恕不能奉陪。我們便要回家了。再會罷。一路說話。却和那個少年攜着手。走向他處去了。這一來。却把愷新一百二十個高興。丟去了一百二十一個。只喊壞了壞了。垂頭傷氣的。回到家去。早見自己書桌上。擱着一封信。乃是又新寄給他的。心中一喜。想難道

有好的回音麼。忙拆開來。一看。上寫道。愷新先生：

你的來信。我接到了。很感謝你這樣的愛我。實在慚愧。沒有什麼來報答你。然而我有幾句話。不得不明白奉告。如有違犯之處。請你原諒。因為我看這信裏面。有幾行很甜蜜的文字。恐怕先生有誤會的地方。并且要免脫以後更深的誤會。故此我要說。雖然戀愛是自由的。先生的情意是誠摯的。不過要曉得戀愛也是絕對專一的。先生聽這句話。大概曉得我的心裏。了我再說——明明白白膽大的說——我很喜歡和先生做個光明的朋友。但不願有什麼別的關係的！

現在你一張照。暫且由我收下。將來見你妹時。可以交還。至於我的。小照。因為避嫌疑起

見恕不奉命了。祝你前途幸福！

又新十一·七·二六·

愷新讀完這封信時。不覺面色也變了。目瞪口呆的拿着那封信。倒在椅中。一聲兒也不響。哈哈。孔愷新變了。空開心了。

送沈跌民

祖縣觀察之秣

陵 東園

飛芻挽粟久宣勤。鍾鼎勳兼翰墨勳。
吏部文章光日月。鄭公氣概礪風雲。
偶來江北多吟友。爭願河東惜使君。
咫尺瓢城通一水。不須張角話星分。

小 說 枝 譚

(大) (可)

劉歆西京雜記。班固漢武帝內傳。伶玄飛燕外傳。亡名氏雜事祕辛。其名爲史。其實皆小說也。西京雜記載王嬙不賂毛延壽。文君私奔相如。皆爲絕妙言情資料。漢武內傳紀帝獲見西王母及上元夫人。神光離合。儀態萬方。後世罕見此等筆墨。飛燕外傳穢褻之事。而出以含蓄之筆。袁子才控鶴監祕記。極力効之。終傷大雅。自袁以下。等自鄒矣。雜事祕辛形容入微。覺宋玉好色。長卿美人。猶爲皮相。真奇文也。

小儂情

寒月誤

(哲身)

蘇州梁定功。美豐儀。擅詞令。肆應之才。老吏望而怯。走光緒甲辰秋。偕予以自費。生入日本。早稻田大學專門部經濟科。寢食與共。頗覺莫逆。同學三年。彼此皆以新主人翁自命。預期學優而仕。中國之財政。指日可以富強。全世界推尊之美國。不難駕而上之。此種心理。留學者視爲當然之事。今日思之。始知少年氣盛。不自量也。卒業後。梁歸吳。予亦返浙。不通音訊。裘葛三更矣。某歲春。予經商滬濱。持籌握算。日與市儈爲伍。詩文一道。置之高閣。一日得蘭州函。視之筆類定功。喜極。急展誦。果不謬也。惟函中寥寥數語。既未敘別後事實。復不詢予近狀。祇丐予詠寒月曲一篇。予以故人萬里。馳書諄諄。相託萬無却理。然莫知意旨。無從落筆。無已。遂照題

數。衍舍詞藻。外了無意味。付郵後。亦不得復。洪香。誤否。無暇相問。寒月曲詞云。牛女明河別淚乾。素娥今夕不勝寒。拚將皎潔菱花鏡。來傍飄零梧子闌。菱花梧子愁何極。夜長乍恐冰輪仄。謝傅堂前絲竹聲。齊奴帳下珍珠色。珍珠買笑亦買顰。絲竹留春復送春。可憐何處關山月。不照當筵歌舞人。歌聲未斷銅龍起。舞袖纔映金蟾委。三千釵影亞芙蓉。十二簾波擁煙水。香塵來去亦無蹤。鳳蠟微銷獸炭紅。縱冷瓊樓一宵夢。那知畫角五更風。獨有江湖流落客。五年不見眉峯碧。汚酒猶留舊敝裘。薰衣每憶新蕪澤。天涯兔缺有時圓。海角魚書何日傳。七寶摩挲脩桂斧。四條感激過船絃。絃絃淒冷作雁語。滿城落葉紛如雨。一寸霜華動鬢絲。月斜人散奈何許。次年春。予得父執相召。方欲入川。部署征

裝走辭親友。正忙促問。有友翟某。因事臨存。見予卽指笑曰。君作孽甚矣。不懼雷擊耶。予驚問。奚事。翟曰。君祇知狂吟自命。洒落殊不知寒月一曲。梁定功全室生命。已爲君送往泉臺矣。予笑曰。予以爲何事。寒月曲之作。乃定功遠道相屬。雖付郵。殊不愜意。詞句惡劣。誠予之罪。至云葬送梁氏全家。豈非莫須有之獄耶。君素負妙舌。生蓮之譽。何以數年契闊。故態猶存。聞君前游甘肅。能以定功境况見告。否。翟曰。豈止晤面。予曾送渠入獄也。子失驚曰。定功眞入獄耶。翟曰。居吾語汝。定功內渡後。故劍已失。里巷相傳。似有不可告人之隱。然人言人殊。莫得眞相。定功遂續娶同郡已故王相國孫女。貌美而驕。對定功時。有河東之吼。定功既愛其豔。復畏其富。於是如賓之敬。有往無來。香閨之樂。未嘗領略。

而定功勿怨也。某日婦爲姑責。遷怒定功。咆哮叫罵。圍觀者如堵牆。婦益怒。欲雉經以難定功。詎知以假成真。竟歿焉。定功懼。隻身走甘肅。彼時予正聽鼓省垣。見定功至。他鄉遇舊。其樂何極。定功本擅交際。才予復爲之延譽。不久卽得撫院文案。差上峯愛之甚。甘省要政。非定功莫決。卽司道大員。咸與之稱兄。弟。其下者日趨其門。爭先恐後。定功略譽之差。缺卽至矣。定功遂有小巡撫之號。予之人發審局。亦渠力也。定功雖得意於宦途。而鰥居已久。頗感寂寥。以故求風之志甚切。但渠有夙願。必得一才貌雙美。性情和婉者。方婦之以是。因循半載。中饋猶虛。否則撫院得意之人才。尙患無人。執柯耶。某日紅娃橋畔。來一名妓。曰寒月。蘇小之才。薛濤之色。蘭州人士趨之若鶩。臣門雖如市。而寒月皆貌

視之有譚文字者方得入其妝閣入幕之賓誠
非易易定功慕其名怛怛心動然欲相訪而屢
不果甚至及其門而復返旆者亦數次矣蓋定
功之才之貌暨其身分狎一北里花本無難事
然定功有殊癖必欲先得其心一若以財勢臨
之感情上卽有缺點患得患失之心理較宦途
猶熱中百信也萬里求詩因此之故及君寒月
曲遞到定功喜甚卽署己名登之蘭州日報其
意先使寒月耳其才名不愁彼美不移樽就教
設計不可謂不周寒月某日果巧定功某契友
先容麻胡飯熟掃徑以迎定功輿蓋往溫涼甫
已卽相見恨晚互相標榜斯時寒月一顆方心
眞默許矣寒月亦能詩予僅記其無題一絕云
素心無力泣秋風。脂粉零香怨草紅。多少玉顏
亡國恨。笛聲吹盡夕陽中。未匝月寒月遂如梁

紅玉之偶韓蕪王故事惟自歸定功窮奢極慾
閨房陳設幾類天宮定功有時供不應求竟作
賄賣差缺之舉旁觀者視寒月行爲較王相國
孫女爲尤甚而定功不覺也時甘省有軍事定
功爲撫院賞識之人由文案而兼營務處矣軍
書旁午夜以繼晷偶宿院上寒月則與豔婢春
紅同榻定功嘗戲謂春紅曰夫人畏寂寞爾伴
宿爲予代勞予他日位至制軍時必爲爾覓一
提督增春紅笑頷之其一種嬌羞之態在定功
視之又覺魂銷蓋春紅年甫及笄色與寒月等
主婢並立邢尹莫分且復明慧嬌小玲瓏易得
人歡定功愛之甚寒月妬之益甚某夕寒月觀
劇未歸定功獨寢頗感岑寂春紅捧茗至謂定
功曰夫人今夕恐不歸矣主人盍早眠婢女連
日患河魚疾擬乞假歸室先寢定功笑謂之曰

夫人果不歸爾當留此執役胡得他往春紅堅不肯定功堅挽之不意圖窮七見春紅乃赫然偉男子也定功怒甚欲將春紅置諸法復一躊躇遂縱之去當定功既不欲中媾之恥宣之於外復於寒月憐愛過甚遂存投鼠忌器之心定功之不幸亦寒月與春紅之幸也明日寒月歸知事已敗伏地乞宥定功曰既有彼償爾願矣一項綠頭巾奚勞相贈寒月泣曰妾之愛郎較彼尤甚不然妾乃自由之身何必自投法網耶彼爲魚郎乃熊掌也于歸之後藕絲早斷矣所以未遺去者徒以爲彼乃妾之救命人欲贈以多金而去之不圖爲郎識破郎非曾謂妾云從此不二色乎耶果不二色春紅之案何由破耶妾罪固當誅而郎撫衷自問有以對妾乎定功本愛寒月聞其一片娓娓動聽之言又見其萬

種穀棘之狀竟一笑置之某日定功弟月汀田籍來甘視兄見寒月直以搜呼之寒月喜相待益親處之既久春紅之事遂爲月汀所聞陳平遺毒月汀視爲當仁不讓矣寒月一身賊骨本屬人盡可夫卽月汀本無盜嫂之意彼猶欲百般誘之况月汀之舉早已實獲我心乎於是寒月對於月汀異常親密問煖嘘寒無微不至前日施之於春紅者今日又施之於月汀矣定功睹彼叔嫂情狀以爲寒月痛改前非藉以自贖喜謂寒月曰觀卿所爲是識大道理者予前之必欲得卿者是予胸中有竹娶而果賢是予眼底無花卿能長此不懈鄉黨必傳爲美說寒月聞之益無忌憚以是待月汀益厚月汀亦報之彌篤久舉宅盡知所不知者獨定功耳某日忽爲定功所見憤極出槍斃其弟禍旣肇撫院猶

欲爲定功祖。經兩司執不可。定功遂入獄。是日
 予件之行。未一月。予得家報。母病危。乞假歸侍。
 定功母聞信。一慟而歿。家產遂爲族人所分。定
 功不久斃於獄。最奇者寒月。竟倖免黜。重張
 生涯。大盛。予爲君之寒月一曲。誤人不淺。君猶
 不服。耶。翟君言已。予亦爲之唏噓不置。特作寒
 月誤自懺也。



次韻和漱石六十述懷

(天台山農)

九霄吹下彩雲箋。長我春秋十五年。
 綠澗襟痕餘舊酒。紅搖燈影散輕烟。

(乙卯寒食識君於文虎萍社)

瑤琴一曲賡同調。玉樹三株起後賢。
 喚得繁華癡夢醒。(尊箸海上繁華
 夢風行全國) 詩囊常賸買山錢。

編 輯 上 的 商 權

文字旁邊加着圈點。原是科場的陋習。但是應用這種方法。把文字精警處。含蓄處。暗示出來。也未嘗不是讀者一助。不過圈得過多。一路圈兒圈到了底。却返把精警處。含蓄處。埋沒了。本報爲此自本期起。除了賡續前期的外。對於圈點異常斟酌。甯少毋多。甯缺毋濫。凡有密圈的句子。必有耐人尋味之處。這種辦法。要請作者和讀者原諒。

說事 匪禍

(心木)

著者曰我輩生長大江以南農者安耕賈者樂業耳不聞呼嘯之聲目不睹刦殺之狀何其幸也彼秦豫之郊淮徐之野幾已成爲土匪世界始而刦貨財繼而掠子女終且發陵墓暴尸骸種種慘狀胥現於是以例彼何異天堂之與地獄耶猶憶三年前余居潤州某君介一僕至王其姓永福其名爲人幹練有急智每與同儕說土匪事津津不倦余詰之曰若豈曾爲土匪耶王面發赤余曰無傷也第言之王乃爲余歷述所遭蓋實被迫而出此也此中人語較爲可徵走筆記之亦絕妙談助也

初王有故主在汴梁招王前往王由徐州乘隴海路車折入豫境是時白狼餘黨正熾路局爲保護旅客計特於機車之後載兵一連並攜機

關槍數架以資防衛可謂慎矣及抵豫境已在深夜旅客皆已高枕鼾臥不意過某站後車尾數輛忽然脫節止於中途不復前進遠巡間卽有匪徒蠶擁登車反接羣客驅之而去約行二里抵一村村落幽諸土室不許交談次晨有頭目跨馬而至案視一週擇其鳩形鵠面者揮之使去並贈大錢二百文作爲盤纏至膚肌白皙衣服整潔者必詳詰姓氏居里多方勒索及王頭目略詰一過遽伸二指示之王曰二十金耶頭目搖首二百金耶仍搖首二千金耶始點首王泣曰小人爲人長隨安得如許鉅資頭目怒曰毋謊余觀汝衣冠楚楚非多牛翁卽大腹買二千金買一命不甚廉耶王辯曰好漢誤矣南人風氣富者貌爲儉樸貧者故示闊綽故衣服襤者不乏富家翁而裘馬麗都者反多窶人

子也。頭目聆言色頓霽曰：然則汝能執槍乎？王應曰：能。頭目命人導至廣場，試以操法。王故投身警察，有年，步伐動作，咸中程式。頭目大喜，握手曰：從此啗們一家人矣。由是王遂入夥爲匪。飲食起居，悉與衆俱，取鏡自覩，儼然一匪矣。且王槍法嫻熟，勝其儕輩。不三月擢爲小頭目，益得熟悉個中情形。大抵匪黨出於走險者，半出於被脅者，亦半特居之。既久，亦遂安之。轉以被脅者而脅人矣。其間秦豫之匪兵而匪者也。惟徐之匪盜而匪者也。兵而匪者，嚴紀律，重訓練，攻守進退，咸按兵法，官軍頗不易取勝。盜而匪者，紀律蕩然，每遇官軍，人自爲戰，然潰而復合，亦難殲。旃王所隸者，其王大頭目曰王飛虎，保定軍官學校學生，與今某大巡閱使同班，所部約三五千，亦以退伍軍警爲多。飛虎勒以

軍法秩序，井然所過之處，抑富扶貧，尤禁姦淫，犯者殺無赦。以是民間頗多好感。官軍亦與通聲氣，所需子彈皆購自官軍者，購之之法，卽與官軍交戰時，先於地上掘一小穴，納金其中，其旁植標以爲識，然後僞作敗退之狀，官軍進薄，卽就其識而掘之，得金若干，納子彈若干，於是匪黨反攻官軍，復却而子彈得矣。如此官軍與匪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官軍視匪黨爲利藪，匪黨亦視官軍爲武庫。我人每責剿匪軍隊毫無成績，抑何瞶瞶乎？匪黨頭目皆用綽號，從不示人以真名姓，蓋爲他日招安地也。其綽號之怪特者，如飛天、夜叉、雙料、李逵、獨眼、龍老、疙痞等，然亦有香豔絕倫者，爲月裏嫦娥、楊貴妃，不知其何所取義也。王陷匪中，幾一年，後念老母設計逃歸，然自是不敢復之豫矣。余居潤年餘，

王爲司關。執役勤慎。余頗任之。後余返滬。王不能從。因之荐之甯垣某機關。今不知其何往矣。著者又曰。余草此篇竟。有友告余曰。津浦客車又被劫矣。乘客三百人。悉被擄去。且有西報記者在內。余曰。是必兵匪之所爲也。國家裁兵。本欲化兵爲民。今乃化民爲匪。誰爲戎首。生此厲階。實不能爲衰衰諸公恕矣。



次韻和漱石懷六十述

(天台山農)

勞人等是硯田耕。君博文名我字名。
黑幕揭穿銀管禿。(君箸有黑幕中
之黑幕小說) 黃塵踏破鐵鞋平。傳
家事業艱難得。警世文章笑罵成。咫
尺西新橋畔路。相攜歸去月中行。

世 儒 醫
林 屋 山 人 懸 壺 緣 起

林屋山人道德文章當世景仰山人為遜清丁酉拔貢癸卯舉人由直隸知縣擢知府民國簡道尹歷長魯巡署秘書及公府秘書軍書之暇輒好治仲景思邈遺書研思殫精意與古會戚友有疑難症羣醫束手得山人診無不霍然嘗治河間夫人疾應手而愈於是羣知山人雖不以醫名然三折肱者亦無以過也此年寓公海上隱於詩酒雅不欲以醫自鳴然踵門求診者戶限為穿數年以來活人無算同人等德惠再三始允於今春三月三日懸壺問世焉以山人之譽重一時學傳十世原無藉於揄揚因恐有疾者無從問津爰敢一言為介

介紹人

- 吳昌碩 嚴獨鶴 徐小圃 余大雄
- 朱葆三 袁寒雲 朱少坡 黃楚九
- 王一亭 袁履登 蔡香孫 馬二先生
- 徐乾麟 伊峻齋 王博謙 天台山農

診所

法租界貝勒路二十七號天台山農寓

門診 上午九時起至十二時止 送診一月

出診 下午四時起至八時止 拔號另議

診費 門診一元

出診 本里二元 法界四元 英界六元 華界八元 美界十元

(以上各界各路遠者另議)

世
小

狐仙的失敗

(鏡雲)

有一天。我和幾個朋友閒談。漸漸說到狐仙的事。有一位姓姚的朋友。說了一樁故事。很有趣。也很有意思。所以把他記錄出來。

河南地方。狐仙最多。各縣知事衙門內。必有一座大仙樓。供奉狐仙。甚至各種重要公事。都要經過大仙筆削。若是得罪了大仙。定要鬧得雞犬不甯。有一回。一個浙江人姓包的。選了中牟縣知縣。這個姓包的。乃是進士出身。有些腐氣。上任以後。書吏請他謁拜大仙。包知縣問道。什麼。叫大仙。書吏吞吞吐吐。不敢直說。包知縣一連問了幾句。纔輕輕的說了一聲。就是塗山氏的後裔。包知縣聽了。哈哈大笑。道。我道什麼。是大仙。原來就是狐狸精。拜他則甚。一班書吏聽他說出狐狸精三字。都把舌頭伸了出來。包知

縣見了。索性說道。你們怕狐狸精。我却不怕。狐狸精。我的前程。雖不甚大。也是朝廷七品之官。看那狐狸精。把我怎樣。老實對你們說。本縣此來。很想做個狄梁公。把淫祠妖廟。毀個乾淨。咧。一班書吏聽他左一個狐狸精。右一個狐狸精。益發把舌頭伸了出來。縮不進去。

說也奇怪。不多一會。狐狸精就作祟了。包知縣喝茶。茶裏有灰塵。包知縣吃飯。飯裏有糞穢。甚至包知縣穿的衣服。用的筆硯。都已不翼而飛。杳無蹤跡。第二天。包知縣正在審堂。忽然屋上一塊磚頭。落將下來。不偏不歪。打在公案的中間。把個上坐的老爺。和下跪的囚犯。都嚇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後來狐仙又寫哀的美敦書。給包知縣。開了二個條件。要他簽字。第一條。每日要供燒酒二斤。雞子五十枚。第二條。每月朔

望要包知縣着了衣冠前往拈香包知縣拗他。不個無可奈何對於第一條勉強答應第二條却仍不肯承認大仙沒法也就只得罷了。

包知縣有兩個兒子都在外國學堂讀書。這年暑假到縣省親聽說本署狐仙猖獗很是懷疑。後來兄弟倆秘密商議說道人類是怕狐仙的。狐仙又是怕神道的我們何不裝做關聖帝君。的模樣嚇他一嚇看他怎樣計議定了便悄悄的到戲班裏借了關公周倉的衣帽髯口（即假鬚）額外還借了一柄大刀暗暗運到署內藏好到了晚上兄弟二人裝扮好了潛到大仙樓上躲藏起來恰好這晚月色很佳等到二更天果然聽見脚步聲響像有四五人走上樓來。內中還有一人說道可笑包老兒初來時候何等強硬如今也會軟化了再過幾時怕不完全。

屈服麼二人聽了忍無可忍隨即大踏步而出。高聲喝道……俺漢壽亭侯關公在此何處。妖狐敢爾撒野周倉看大刀伺候……諸人不提防樓上有人嚇了一跳抬頭看時只見一個神道模樣的頭戴綠巾身穿綠袍髯長二尺面如重棗旁邊還站着一個黑盔黑甲的人手裏拿着一柄大刀不用細看是關公和周倉下凡了連忙跪在地下磕頭哀求道小人等並非真正狐狸乃是本縣書吏假冒狐狸騙取酒食的。請求帝君饒命下次決不敢了綠袍人聽了掀髯大笑道你等既非真正狐狸亦知俺關某爲何如人乎於是衆人夾七雜八的說道君侯乃劉皇叔之義弟三將軍之盟兄……斬顏良誅文醜……五關斬將千里尋兄……水淹七軍生擒龐德……麥城昇天玉泉顯聖……漢壽

享。俟。五。虎。大。將。軍。武。聖。帝。君。……關。公。關。夫。子。
關。老。爺。……誰。人。不。知。那。個。不。曉。……衆。人。說。
完。綠。袍。人。把。臉。一。沉。很。鄭。重。的。說。道。非。也。……
俺。乃。賜。進。士。出。身。欽。加。五。品。銜。賞。戴。花。翎。實。授。
中。牟。縣。正。堂。包。大。老。爺。的。大。少。爺。是。也。這。位。周。
倉。便。是。二。少。爺。了。於。是。諸。人。面。面。相。覷。不。敢。則。
聲。二。人。當。將。諸。人。縛。送。乃。父。辦。了。一。個。左。道。惑。
衆。的。罪。名。監。禁。終。身。從。此。中。牟。縣。署。內。再。也。不。
鬧。狐。仙。了。

我們聽了這段故事。可以得到兩種感想。一。世。
界。確。是。沒。有。狐。仙。的。二。卽。有。狐。仙。也。是。冒。牌。的。

次韻和漱石六十述懷

(天台山農)

刀。光。幾。斷。佞。人。頭。 (農曾長江蘇江
北軍法) 戎。馬。歸。來。獨。倦。遊。賣。賦。長。
卿。偏。病。渴。憂。時。平。子。總。工。愁。先。生。杖。
履。春。常。在。處。士。門。庭。福。自。求。世。界。大。
千。尋。樂。土。名。山。風。雨。有。詩。留。

天台山農書直例

磨墨照例加一成

楹聯 三尺二元 四尺三元 五尺四元 六尺五元 七尺七元 八尺八元 一丈十元
丈二正十二元 長聯加半 龍門倍 來文加半 長跋倍 三行雙倍

屏條 三尺一元 四尺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七尺六元 八尺七元 一丈九元
均以每條計四行加半五行倍 坑屏同直

中堂 三尺三元 四尺四元 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七尺八元 八尺九元 一丈十元
三尺三行四尺四行餘類推 立軸同直

橫幅 半幅如屏條例 整幅如中堂例

卷冊 每方尺三元 三尺外倍

扇葉 二元 式大者加半

名刺 一元 楷片倍 字過小不書

書眉 二元 不正當書不題

匾額 每字一尺二元 二尺五元 三尺十元 四尺二十元 五尺四十元 凡書黃紙者
以尺寸計每字五寸一元

壽屏 每條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七尺七元 八尺八元 餘遞加

碑銘墓誌等件每百字五十元

隸篆加倍行書減半蠟箋綾絹點品均倍磨墨一成

本埠收件處

各大箋扇莊 發亞圖書局 生牛美術公司
新聞報館快活林 心心照相館 大世界報社
有正書局 法界貝勒路二十七號天台山農書



哀情
小說

古井重波記

(海上說夢人)

這一天風和日麗。陽光從疎疎密密的樹葉中映射下來。照得地上金錯玉綜。幾乎令胆小的人不敢踐踏。深恐作踐了天公造成的錦繡文章。一般其時居然有一個胆大的人。腳踏這文章。而過看他足跟起處文章依舊。文章不過經着他踏到的地方。略略多上一點兒泥痕罷了。

其人至多不過二十上下年紀。穿着一身西裝。惜乎已不十分整潔。好在他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並不會因衣服的不華。略減他翩翩風度。看他走在路上。低頭背手。彷彿有重大心事似的。口中也喃喃自言自語。仔細聽時。却千篇一律。說的是現在不知他父親出去了沒有。

輕輕十二字中。寓着無限深意。閱者固然關心。作者亦不能不先爲表白。原來這少年姓董。格士就是他的名字。其父其母都是教會中人。當格士呀呀學語的時候。他椿萱就相繼見背。上依天帝。格士賴教會撫育。得以成人。且學得很好。一手音樂。除却担承教中義務學堂功課之外。兼任私家教授。東脩所入。本屬細微膏火之資。時慮不給。怎能及富家兒夏葛冬裘。盛飾外觀。幸得格

士也。安貧若素。有陋巷回也之樂。縑袍狐裘。不以爲恥。他雖淡泊自甘。無奈世態趨人。黃金作祟。逼迫他陷於煩愁境地。這也是格士所意料不到的呢。

村中陸翁家資富饒。祇生一女。乳名嬌娜。秀外慧中。丰姿嫵約。二八年華。知書識禮。卽女紅針黹。中饋烹調之事。亦無所不習。陸翁愛他似掌上明珠一般。欲令他更習音樂。爲老人朝夕悅耳賞心之計。因格士在音樂界頗負盛名。陸翁便聘他教授女兒的音樂。每日一小時。所以便於自習。這還是半年前事。

世間最能移人品性的事。莫如情愛二字。其入也。漸其造也。深嬌娜與格士一個是。大家閨秀。一個是誠實少年。而且誼分師友。禮別尊卑。就表面上看來。當不致有什麼戀愛發生了。然而人情萬變。決非常人意料所能判斷得定的。格士雖爲人師。但年齡不過長於嬌娜兩歲。以少年之男女相依。半載耳鬢廝磨。况復郎才女貌。志同道合。怎能不意惹情牽。愛根暗種。到後來。他兩個唱的都是愛歌。彈的也是愛調。卽一舉一動也。莫不帶點兒愛意。陸翁耳目所接。豈有不看出他兩個神色之理。那時他自以爲。憬然覺悟。慌忙把格士的教習職務辭了。在陸翁之意。以爲這樣便可隔絕他二人。再見就不致有別的問題發生了。豈知男女間愛根既種。雖有千鈞大力。亦難絕其根株。格士教職雖解。每當課餘無事。仍常往陸氏園中與嬌娜花前話舊。月下言新。其歡樂不減於當初做師徒的時候。所差不過一則出之公然。如今不能不略避陸翁的耳目而已。

大凡男女情愛都有一定的程序。初見時候莫不願爲朋友。迨夫朋友既成，又無有不想進一步。而作夫婦者，格士之與嬌娜，自然也不能免俗。他二人女愛男貪，兩心相印，當然無通不過的道理。所慮就是陸翁不從。有一天嬌娜教格士自向他父親跟前求婚。格士正當心熱如火的時候，那願得成敗利害，當卽依議行事，不意陸翁不聽此言，猶可一聞。格士求婚之言氣得面色陡變。說我當初本預備請你來做教習，沒打算招你來做女婿。怪不道你辭館之後，還屢次到我家來。我以爲你們談談音樂，增些學問，倒料不到你如此不懷好意。未免令人可恨。老實告訴你，我女兒就使要嫁也，一定要嫁一個有田有地的富家子，決不嫁你。這家無担石的窮措大，勸你癩蝦蟆，休得再想吃這一塊天鵝肉罷。

格士遭了滿鼻子的灰出來，告訴嬌娜兩個人面面相覷，計無所出。這天陸翁還力誠嬌娜，後此不許再與格士來往。但這句話陸翁說得到嬌娜那裏，辦得到呢？口中雖不能不應承，父命背後仍不時與格士私會。不過陸翁既有過這句話，他二人相會之時，被他看見了，就不肯容情。或叱或罵，不稍假借，以致格士畏陸翁如虎，然而爲着嬌娜之故，又不得不入虎穴而探虎子。沒奈何，祇可俟陸翁出外之便，以圖片刻的情話。這事由來已非一日。

所以今天格士走在路上也念着陸翁。此時不知曾否出外移時。已到他的目的地，却在陸宅後面一株大樹底下，自園中他二人的私會地點，被陸翁發覺。以來這所，在還是他們新闢的安樂

國其時還離他們約會的時候。早數分故。而格士立待移時。嬌娜已披花踐草而來。情人相見。握手無語。實因滿腹衷曲。不知從何說起呢。

隔了一會。格士先問你爹爹不知現在出去了沒有。嬌娜說他在家看書。還沒有出去呢。格士嘆道。他老人家的。心不知幾時方能回得轉來。嬌娜笑道。你愁什麼。我已答應此身屬你。就使爹爹眼前不肯。但身子是我的。權在於我。將來必有使你遂心樂意的一日。眼前磨折何足擔憂。不磨不折。還成得什麼姻緣呢。格士聽了。心中說不出的感激。不知不覺之間。竟與嬌娜接了個甜蜜美滿的香吻。時當秋令。雲起日移。涼風拂衣。精神爲爽。格士昂頭望天。忽有所觸。忽然太息道。天際秋雲瞬息方變。我二人的婚約。將來能保不如天上浮雲否。嬌娜微笑道。你的話錯了。只消你常守此心。我也永抱此意。雖地老天荒。海枯石爛。也休想損得我二人愛情的毫末。有何慮哉。格士聽了。俯首不語。忽聞怪吼一聲。陸翁自遠奔至。見他兩個攜手之狀。不由怒髮冲冠。拖開嬌娜。喝令歸去。又指着格士痛罵你這無恥匹夫。胆敢誘惑處女。還不與我速離此地。下次若再被我遇見了。休怪我掌下無情。不教你吃一回苦。也不曉得我姓陸的利害。格士雖脫帽欲自辯白。而陸翁盛怒之下。焉能容他開口立逼。他離開了眼前方罷。

(未完)

第十六回

孕玉有徵芳心自喜

分襟在邇遠別傷懷

話說姚玉芙被刺案因本人出場情願和平解決撤回控案其初法庭還不答應說刑事案件既經在法庭起訴之後法庭爲維持法律尊嚴起見就使原告要求撤回控案也沒有這種辦法後來由伶界同志會出面全體具名保證毓樓以後再不有干犯法律行爲又私下重重的疏通一番方纔有事化爲無事這案就此了結再說小梅自與芝芳祕密結婚以來不知不覺之間已有三個月在這幾個月裏真是靜日嫌長良宵苦短起初尙對於家庭方面有些顧忌後來竟然堂哉皇哉食於斯寢如於不料好夢正當甜蜜時候芝芳忽慷慨無力紅潮也愆期不至他本來瘦骨嶙嶙弱不禁風此時眠食銳減愈增人憐小梅知道他是夢熊之徵所以並不著急只囑咐他留心保養但是他家裏見他戀着芝芳幾於寵妾滅妻自是憤妬異常却又奈何他不得恰巧香港地方來請小梅前往獻技原來小梅雖名滿京華演藝的地方除到過日本外在國內最遠沒有出過滬漢年來廣東人也染了梅毒屢次託人來京勸小梅赴港一行藉解粵人望梅之渴小梅却高自位置奇貨可居迄無成議這番舊事重提小梅商諸家中此時王氏病已痊可仔細一想正可借此生拆鴛鴦分散蘭芝便極方慫恿小梅承允他的祖母伯母見有厚利可圖也一

致勸他南行。小梅處於無可如何之勢。當下就答應下來。訂了一個月合同。對於芝芳方面。恐怕他不贊成。暫時且守秘密。一天玉芙過訪小梅。探詢離京日期。不提防芝芳在隔屋裏聽得。玉芙走後。芝芳問起小梅。小梅知不能相瞞。便老老實實告訴他。芝芳道。像你現在的境况。不是沒吃沒着好遠的路。趕到廣東去做什麼。人生如朝露。拚着身體積下許多金錢。幹什麼呢。小梅笑道。是呀。我是不吃這碗飯。也可溫飽。有餘無奈。這班配角兒都靠着。我混飯。我不做戲。他們就不了。所以我這回不能不辛苦。一遭芝芳攢起雙眉。又道。我是不便跟你同去。難道你竟硬着心腸走麼。別的不用說。就是平日之間。你一天不到我這裏。我就眼巴巴望得要穿。這回到香港去。少則一二月。多則半年。又遠迢迢的。離開七八千里。你真忍心麼。說時。眼眶一紅。便顯出盈盈欲淚的模樣。小梅也覺語語打動心坎。很是難受。一面用柔媚手段安慰芝芳。一面答道。合同已經打好。再沒翻悔餘地。幸而只訂一月之約。大約連路上往來。總共不過五十天。光景。你在家裏格外看開些。保重些。我回來之後。重重補報你罷。芝芳道。你說爲着朋友們。不能不唱戲。唱戲也罷。還要出遠門。難道嚙們的關係。反不如朋友麼。小梅道。不是這麼說。我們百年夫妻。方才開始。以後日子正長。哩。現在木已成舟。你就看開些罷。芝芳知道無可挽回。也只得罷休。但是心裏總不由得難過。便覺無精打彩。一宿無話。隔了兩天。芝芳左思右想。要趁此機會到上海去逛。逛了上海。再同到香港走一遭。因此把這個意思告小梅。徵求同意。小梅道。你已有了身孕。萬里長途。諸多

不便還是留京的好。况大娘和我同去。且夕相處。你更有許多不樂意處。反不如不去的好。芝芳道。我聽說上海是神仙福地。香豔洞天。一向心往神移。就是香港也說比天津繁華。現在既然有這樣的機會。就使我不說去。你也該勸我去。見見世面。說罷。忽倒在小梅懷中。嗚嗚咽咽。哭起來了。又道。你既硬起心腸。拋棄我。這苦命我與其嘗這種分離滋味。還不如……話猶未完。外邊忽有客到。小鬟進來報道。六爺來了。芝芳聽說。馬二駕臨。登時立刻站起身來。擦乾眼淚。這時候馬二早已排闥直入。原來馬二直出直入。素不用人通報。家裏也沒有一個不知道六爺和小梅夫婦的親密。這時候六爺入室。瞧見芝芳雙眼紅腫。兩邊的粉頰上。還隱約帶上淚痕。雖故意掩飾。究竟總很勉強。六爺不好意思。動問只有裝做不知。坐定之後。六爺便對小梅道。這幾天你可很忙。該籌備行裝了。話甫出口。芝芳的顏色登時又呆滯了。小梅垂覺。趕忙向芝芳使個眼色。回答六爺道。我除了衣裝之外。也不多帶別的行囊。好在這都有他們管着。向不用我過問。馬二又道。芝芳主張你去麼。你真的不帶他走麼。小梅笑道。有六爺青眼相看。格外招呼。留在京裏。我是很寬心的。就是芝芳也不願迢遙奔走。決計不去。馬二道。是吓一動不如一靜。你此去沒有多時。實在不煩着。牽牽望望。帶着家眷。說罷。便顧芝芳道。可不是呢。芝芳點了點頭。一言不發。小梅又道。京裏的事。不問那一方面。凡關於我的一概費。六爺照呼罷。馬二道。這可不用你說。我們什麼關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自然當該留心。至於芝芳呢。包無一失。你可安心。可是你在旅途之中也。

須自己保重。身體廣東的氣候鬱濕得很。北方人很受不了。小梅道：我聽說香港風景很好。又近着海邊和廣東內地。當然不同。香港來的朋友對我說：那裏一切情形差不多和英國相彷彿。不過生活程度高些。我這番前去是訂定一切由他們供給住頭等店吃外國菜。想來很舒服的。就是在路上雖然困苦些。但我也到過日本長途滋味。既經領略。這番也可不生問題。剛才我在這裏和芝芳談天也如此。一五一十對他說明了你們別記罷。只要我出門之後。六爺官運亨通。芝芳平安無恙。我就謝天謝地了。小梅嘖嘖說了一連串的話。倒引得芝芳樂了。便道：香港是不常去的。你回來時候該多帶些南邊的土產送給親友做個紀念。千切不要忘却。小梅道：那是自然要辦的好。在玉芙同去這些事情不用我費心。他自能辦得舒舒齊齊。馬二道：那裏分行裏面有好多位是從前總行派去的。你到那裏人地生疎。我可寫兩封信給你介紹幾位朋友出門。有熟人到底不吃虧。小梅笑道：六爺如此費心。那是好極了。當下三人說說笑笑。不知不覺已到晚飯時候。小梅便招呼廚司預備酒飯。馬二在這裏本是半個主人。自然不用客氣。一回兒廚司送上酒菜。三人據案分坐。馬二本不長於飲。小梅芝芳也是涓滴之量。三人且飲且談。馬二左顧右盼。意興樂甚。不期然而然說道：天地間秀氣所鍾。何以獨在你兩口兒身上。天地間豔福所歸。何以竟被我老六占盡。真是撲索迷離。雌雄莫辨。晚華你去之後。我不免感覺寂寞了。在馬二本來任着酒興。隨意說說。不料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芝芳情不自禁。淚珠忽然奪眶而出。再也按

捺不住小梅方欲拋個眼風勸他耐着那想芝芳一念既動竟嗚咽咽哭起來了這一哭可害得滿座不歡馬二趕快呼喚撤去杯盤立起身來安慰芝芳小梅索性藉端走開約摸過了半小時小梅從新入室方才見芝芳已轉悲爲喜心裏已很明白馬二坐了一回也自走了正是

片語溫存能破涕 暫時小別亦傷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次韻和漱石六十述懷

(天台山農)

蝸蟻國事不堪聞時局茫如萬緒紛鷓寄枝南
同戡翼馬嘶冀北枉空羣花叢嬾入心長冷酒
氣微聞臉半醺(彼此均不善飲)風月婆婆誰
得似巢由身世一閒雲

古畫大觀第四集出版預告

本局發行之古畫大觀第一二三集古色古香又精又美早蒙

海內賞鑒家丹青家一律歡迎銷數已達數版茲本局又覓得希世珍品數十件亟製珂羅名版編爲『古畫大觀第四集』以公同好本集內容仍分四種（一）法書

有東坡老人方孝孺海瑞等（二）山水 有倪雲林王石谷王廉州龔半千羅寬戴

明說沈南蘋顧鶴慶方士庶方方壺張夕庵方環山吳漁山王小某等（三）人物

有新羅山人沈石田沈南蘋趙雍蕭晨王錫疇黃小松朱影等（四）花卉 有王摩

詰憚南田鄭板橋等諸名家希世傑作洵藝林之祕寶國家之精髓也精裝一冊定價

大洋一元六角特價六折實售九角六分三百部爲限外埠郵費每冊一角二分半再

本局爲宣揚國粹起見特將『古畫大觀全集』計四巨冊定一優待辦法如下

凡各界合購古畫大觀一二三四集全部者一律『折收對折』實收大洋『叁元二角』郵費共收二角惟以『四月底』爲期逾期概售『七折』良好機會幸勿錯過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滑稽小說 針綫娘

(卓呆)

一 童歌

忽然橋上有人叫道。請問這裏下塘街上。有一家姓莫的。不知在什麼地方。望指點指點開口的。人年約五十多歲。像是城裏來的。左手擎着一個小包。右手提着一柄洋傘。其時橋下岸上。有一個十八九歲的瘦小女子。一聽得呼聲。便停了洗濯之手。將濕的指頭。撈着鬢髮。答道。姓莫的。麼。那是下了橋過去。走數十步。由那電綫桿處。向左轉灣。第三家竹籬笆內。便是這女子。很殷勤的。答着。於是上面的男子。點點頭。答道。原來如此。多謝你說罷。就此下橋而去。但是他不知爲了何事。又回轉頭來看。這女子的面貌。其時女子正伸長着頸。在那裏目送他。因此這人只得假裝着。觀看他處。一回兒。就急急走了。他去後。那女子。很覺奇怪。暗想。此人從未見過。不知到我家裏去做什麼。想了一下。又在水中洗濯了。這女子。生得皮膚潔白。臉形狹長。一字的眉。似乎有些威勢。但是一雙黑而潤的眼睛。與那紅得很自然的嘴唇。含着一種說不出的愛嬌。伊那粉頸玉臂。就是畫上的美人。也不過如此罷。一回兒。橋上走過四五個這鎮上的小孩子。都是十二三歲的頑童。現在放學回去了。塗滿着墨的手裏。擎了書包與算盤。也有兩個一壁看着習字簿。在那裏大聲談話的。他們一見那洗濯的女子。其中一個叫道。俊姑。俊姑。他一說。其餘三四人一齊靠在橋欄干上。第二個人說。俊姑。洗衣服麼。俊姑聽着。便含笑說道。喂。你們都放學了麼。那是三

點鐘打過了啊。第三的孩子道：對啊。我們一齊放了學。胡先生也回去了。你快些去找他罷。哈哈。哈哈。他說着大笑起來。俊姑慌道：金生，我告訴你媽去。打你的手心。怎麼在街路上說出這種話來。被人家聽得了。你怎麼辦。說時恨恨的。對這孩子看着。孩子一點不驚。又道：不能說麼。不能說。我就不說。但是你要給我的。俊姑道：一定給你。樹上的柿子。明天採下來。一起分給你們。那孩子說：明天是等不到。你此刻就掣來。俊姑說：那裏可以如此。現在這裏沒有啊。孩子道：沒有還是要說。我們來說啊。於是幾們小孩子一同唱起歌來了。唱道：胡先生，胡先生，莫家有一個小姑娘。一天不看見。心裏就要想他。他個幾個小孩子亂唱亂嚷。趕過說了。弄得俊姑紅着臉。也說不出什麼話。只是對水中自己的人影。呆看着微唱而已。

二 鄧公館

俊姑帶來的衣服。差不多已洗完。放在一只籃內。便走上堤去。急急回到家裏。就聽得裏頭有談話之聲。伊便在庭中把竹竿將衣服一件一件晒起來。但是心裏總掛念着家裏的客。急急繞到後面。在客堂後側耳細聽。覺得客人的聲音。確是那方纔問路之人。他說道：你且聽着。這一家公館。一向住在北京的。現在在城裏造好了一所住宅。還是上月初旬纔搬來的。咧。主人年約六十一二。以前是做官的人。很和善。夫人五十多歲。向來有病。性情也很慈愛。膝下有兩位少爺。三位小姐。大兒子在北京交通部內家裏。只有二少爺。仲佳。今年二十一歲。其餘女孩子最大的。只有

十五歲咧。然而人雖小，倒也不費事。並且他們工錢肯出得比人家多些。逢時逢節，自然還有些另碎錢到手。我是一向在大戶人家出入慣的，並不是我故意說好話。像現在所說的鄧公館，那麼樣人家實在沒有幾家好找。啊，他們的意思也深曉得找做針綫的人，很不容易。城裏人嘴裏說得很好聽，其實極貪賴。鄉下人又做不出好東西，所以最好是細巧的。鄉下人規矩要懂一點人，可以見得客那就滿足了。於是我想起了從前你託我的話，因此特地自己趕來，想把此事介紹成功。咧，俊姑聽那人說了一番話，曉得上半年母親在城裏託過一個專走大牆門的陸源泉，要叫我去幫人家做做什麼針綫。此刻他特地來通知了，那是我就不能不去。咧，心中不覺亂跳起來。再側耳聽時，母親答道：「這種好的地位，人家謀還謀不到。咧，你特地來通知我，真是多謝得很。不錯，我聽你一講，覺得果然是求之不得的好地位。待我與女兒商量了，在兩三天內帶伊一同進城罷。」那人忙道：「兩三天是等不及的，他們非常心急。你若一耽擱，恐怕就要被人家奪去。把我一番心血也要白送了。總而言之，愈快愈好。最好是今天帶去。但是女人家到底不能立刻動身。那麼明天午刻以前千萬送到我家裏來罷。再由我親自送往那邊。那就不用你擔心。但是此番趕來不能遇見本人，似乎可惜啊。倘使在家最好出來見一見母親說好的。現在像是回來的了。我來叫伊出來。俊姑，你沒有事，且過來啊。俊姑一聽，只得答應一聲。但是身體像有幾百斤重的那麼，很搬不動。走到客堂裏時，那人訝道：「喂，就是方纔途中遇見了問路的巧極巧極不錯。」

當時我原很奇怪。暗想這一帶怎麼會有如此文雅的女子。想不到就是本人。還會向伊問路。總算是有緣了。又向俊姑道。好啊。從前令堂曾把你的事託過我。此刻恰巧有相當的人家。所以特地來的。又向伊母親道。令愛生得這麼美麗。就是到了城裏。也要把城裏的女子壓倒。咧說罷。哈哈大笑。俊姑聽着只是低頭不語。

三 少女

秋日日暮時分。落日隱入山後。只留着樹頂上有一點兒夕陽。樹上幾隻鳥在那裏叫着。這兩行樹木的盡頭。是一只小小的古廟。門前一對殘缺不全的石獅子。還有兩根半爛的旗竿。其時有人走將過來。乃是莫家的俊姑。低着頭。臉上似有心事。走兩步又立定。再走三步又嘆一聲。漸漸走到廟門口。忽然向四面環視一下。便在階上跪下去。默禱禱完。再拜了幾拜。立起來。正要走時。只聽得樹旁有人叫道。不是俊姑姊麼。俊姑一驚。不禁立定。腳頭對那人看時。原來是這鎮上小學校教師胡詠萍之妹玲英。俊姑方始滿面笑容的說。嗚。玲妹妹。你什麼時候來的。我被你一嚇。啊。玲英再走近些。很親熱的將自己右手按在俊姑臂上。說道。我是有事要到伯父那裏去。剛走過此地。只見你立在廟前。我所以特地過來的。玲英說得口氣很親密。拾着頭。凝視俊姑臉。上可見平日是二人很知己的了。玲英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女。生得肥肥的。很可愛。俊姑說。原來是差你到伯父處去那麼……說到這裏。不知何故說不出了。玲英便問道。你說什麼。問了俊姑。

也不答應。只管呆看着地上。像在那裏想什麼。玲英忙說：你怎麼吞吞吐吐。今天顏色也不對啊。難道又是被你母親埋怨了什麼話。麼到底怎麼一回事呢。玲英只是很熱心的問着。俊姑便對伊臉上。一看。微微笑着說：好妹妹。累你擔心。我也不用瞞你。實在是上一次也向你說過。咧。母親打算要叫我到城裏公館人家去做針綫了。俊姑的聲音有些顫着。玲英睜大着眼睛問道：那麼此刻當真要去了麼。那怎麼辦呢。我平日當你自己的同胞姊妹一般看待的。現在你一去。我一個人何等寂寞啊。俊姑應道：我自己本來並不想去。無奈母親的意思如此。我又不能違背。實在是沒法。我一想到你和此外的幾個姊妹。從此不能天天見面。心裏好不難受啊。說時用手巾擦着眼睛。玲英也含淚無語。低垂粉頸。立在旁邊。歇了一下。俊姑忙說：「我就攔了你的工夫。你要到伯父那邊去的。我們再會罷。你快些去。俊姑一催促。玲英方始想起。答道：「那麼我去。一去就來。回來時一定來找你。你等着。俊姑說：「還是我來找你罷。玲英說：「也好也好。准定如此。說完。就此去了。俊姑又叫住伊道：「你母親在家麼。玲英道：「只有哥哥在家。」

四 北京舊友

初七夜的月。照在簷前葉很稀的梧桐上。一隻遲歸的烏鴉。正急急向巢中飛去。其時天空只有二三疏星。玲英的哥哥。詠萍。獨立在簷下。休息。忽然俊姑推門進來。詠萍不曉得進來的是誰。回頭一看。方知是時常來的我妹妹的。要好朋友。俊姑於是便啓口道：「原來是俊姑來了。不巧。」

啊。玲。英。剛。剛。出。去。了。俊。姑。一。壁。踏。進。來。一。壁。點。點。頭。道。我。在。路。上。遇。到。伊。的。伊。說。立。刻。就。可。以。回。來。所。以。我。先。來。了。伯。母。不。在。家。麼。詠。萍。說。母。親。午。後。到。了。那。庵。中。去。還。沒。回。來。大。概。今。夜。是。不。早。的。我。也。正。獨。自。一。人。很。寂。寞。你。進。來。喝。一。杯。茶。罷。說。完。就。先。進。去。倒。茶。俊。姑。還。立。在。那。裏。躊。躇。詠。萍。又。在。室。內。叫。道。裏。頭。來。罷。玲。英。也。快。回。來。的。不。用。客。氣。他。這。麼。一。催。俊。姑。只。得。入。內。不。知。怎。樣。頭。也。拾。不。起。來。宛。如。遇。了。初。次。見。面。之。人。很。覺。不。安。詠。萍。拏。茶。過。來。見。俊。姑。神。氣。與。平。日。不。對。然。而。他。是。小。事。情。不。放。在。心。上。的。人。也。並。不。盤。問。又。去。拏。出。一。匣。月。餅。來。說。道。嘗。嘗。如。何。這。是。昨。天。城。裏。朋。友。送。給。我。的。俊。姑。只。是。點。點。頭。也。沒。有。動。手。的。樣。子。眼。睛。看。着。鼻。子。一。回。兒。抬。頭。道。今。天。是。我。來。辭。行。的。伊。打。定。主。意。說。了。這。一。句。詠。萍。驚。道。什。麼。辭。行。我。不。明。白。了。你。到。那。裏。去。從。沒。聽。得。說。過。啊。詠。萍。一。問。俊。姑。沈。靜。的。答。道。並。不。是。到。什。麼。遠。處。去。不。過。要。到。城。裏。一。家。公。館。人。家。去。做。針。綫。罷。了。詠。萍。訝。道。有。這。種。事。麼。奇。極。了。我。還。是。今。天。第。一。次。聽。得。那。公。館。是。何。等。樣。的。人。家。呢。俊。姑。說。姓。鄧。在。青。樹。街。上。詠。萍。點。頭。道。明。白。了。那。是。從。前。做。過。俄。國。公。使。的。你。到。他。們。家。裏。去。麼。俊。姑。道。那。麼。你。認。得。的。麼。詠。萍。說。主。人。並。沒。見。過。不。過。他。的。兒。子。仲。佳。從。前。在。北。京。會。過。的。你。怎。麼。會。到。那。一。家。去。的。呢。俊。姑。道。這。也。並。沒。有。什。麼。關。係。母。親。從。前。在。城。裏。託。過。人。的。打。算。要。我。做。做。這。種。事。情。今。天。那。人。特。地。趕。來。說。得。天。花。亂。墜。於。是。母。親。很。高。興。在。兩。三。天。內。我。一。定。不。能。不。進。城。去。咧。俊。姑。說。到。這。裏。已。帶。了。淚。聲。詠。萍。聽。着。又。呆。呆。的。默。想。起。來。了。

(未完)

小言情
斜陽煙柳錄

(佛影)

第一回 爛漫年光芝蘭競秀 和諧戚晚珠玉交輝

側帽暮雲黃。老我詩狂。飛花和夢撲空江。劍氣簫心都莫問。一例迴腸。往事怕思量。草草柔鄉。翠樽咽淚。四弦僵。况是危欄憑不得。煙柳斜陽。

這一闋浪淘沙詞。是說一個人從小孩子的時代長成大人。中間被愛情先生教訓了他許多悲歡離合的學問。在當時他哭一陣笑一陣熱鬧一陣冷靜一陣也就糊裏糊塗的過去了。及至後來芳華水逝。蕙業煙銷。一朝把他從前經歷的事情層層細想起來才覺的有一股甜不甜苦不苦。酸不酸辣不辣的味兒。從丹田裏直透上來。好不難受。凡人嘗着了這種滋味。誰也不要深深的嘆幾口氣。輕輕的掉幾點淚。說一句這是何苦來呀。咳。咳。咳。咳。列位。這真是何苦來呢。閑話慢提。且說江蘇省奉賢縣西北有一個村子。名喚萬柳村。這村的前後左右。栽着無數樹木。榆槐桃李之外。却要算柳樹最多。每逢春夏之交。那村子裏。漫天晴雪。匝地輕煙。着實不愧他萬柳村的佳名。咧。萬柳村裏。有二百多家人家。都是俞姓。又大半務農爲業。祇有一位俞水心先生。是當地一個紳士。這位水心先生。年紀有四十多歲。胸中十分飽學。他蚤年曾經做過幾年幕友。只因秉性恬退。不善鑽營。沒幾年便飄然歸里。幸喜家道也還小康。夫人陳氏。勤儉持家。非常賢淑。水心先生也。就樂得隱居不出。只在家裏教他兩個兒子讀書。閒暇時種竹栽花。賦詩飲酒。倒也着實自在。他

那兩個兒子。大的十四歲。喚做廷璧。小的十一歲。喚做廷植。都是絕頂的聰俊。水心先生本來是一個博學之士。家裏的書籍。除經史子集之外。還有那些詞曲筆記小說。以及算學醫學哲學等書。幾於無一不備。廷璧弟兄倆。每天上罷了正課。便把這些書翻來亂看。就中最愛看的。便是小說。廷植年紀。雖小看小說的程度。却已不淺。甚麼水滸三國儒林西遊封神七俠五義等等。大概多已畢業過了。乃兄廷璧所看的。除了上面幾種之外。還添了紅樓夢西廂記一類的書。兩人看到得意的時候。飯也不想吃。覺也不想睡。成日價只是癡不癡。瘋不瘋的。傻笑。傻看。有時索性把書藏在衣袖裏。等上正課的時候。也低着頭。偷看。恨得水心先生。搜出來。撕成粉碎。無奈他倆的小說毒已經深入膏肓。任憑打罵。都不中用。後來水心先生只得拘着他弟兄倆。將家裏所有的小說。都理出來。自己揀幾種粗俗不雅馴的。撕着燒了。另外反添了幾種林譯的新小說。任憑他倆去看。不再禁止。晚上又教他倆學做詩。廷璧在文學上。本已有了些根柢。學起來。自是容易。只是他平素專喜看王次回陳雲伯等的詩。所以做出來的。也就不免帶着些脂粉氣息。雖經水心先生時時訓導。一時却也不易改變。廷植孩氣未除。做起來。自不能如乃兄的工穩。但有時得着一二妙句。倒有一種豪邁不羣之氣。這也是各人的性情所近。不可勉強的。一天是五月初旬。吃罷午飯。氣候漸熱。廷璧廷植仍坐在書房裏做功課。水心先生因有事要到鄰村去。臨出門的當兒。向他夫人說。兩個孩兒今天的功課。尚未完結。我出去了。你可監察着。別放他們偷懶。

他夫人嘴裏答應。其實他料理家務很忙。那有工夫照顧到孩子的讀書呢。這時廷楨正做一個算學難題。沒有做出一聽說父親出門歡喜得好似火車出了軌。兩隻腳直跳起來。先跑到書架邊找了一本鏡花緣。便把來藏在袖裏。一溜煙跑得不知去向。那廷璧正看綱鑑易知錄。看了一會也覺得有些頭昏腦脹。少不得也掩了書出去舒散舒散。走出大門。只見樹影扶疏。綠陰如海。耳朵裏只聽見那些蟬兒在四下裏拚命的狂喊。迎面薰風吹來。挾着一陣陣的稻葉香。真令人心曠神怡。廷璧家門前本有一道長河。是萬柳村交通的要道。夾河全種的是柳樹。當下廷璧便在柳陰中沿着那河信步走去。走到數百步路。便是一條高橋橫亘河上。廷璧上去倚在橋欄上。遠遠望去。只見那河水綠的好似一條羅帶。蜿蜒曲折。愈流愈遠。直繞過隣村到那一大片白雲的背後。才瞧不見了。河裏一只一只的打魚船靜靜的浮在水上。野鴨子從堤岸邊鑽出來。伸着頭頸。四下裏張望。被船上漁姑見了。把槳一拍。嚇的連忙鑽到水底下去了。蚌蝶覓花不着。偶見水上浮着一兩片殘英也飛過來。向他旋舞一回。等花片流的遠了。才又同着他的綵伴飛到別處去了。廷璧眼瞧着這般天然美景。一時精神飛越。怔怔的靠着橋欄。一動也不動。直等到有個認識的人走過。招呼他才醒回來。覺得立久了。兩腿有些酸麻。自己也不免好笑起來。當下了那橋。重復慢慢的走回來。剛走不到一半。忽然聽見頭頂上有人呼喚。忙抬頭看時。只見一株極高的榆樹上面。那廷楨正安安穩穩的坐着。廷璧嚇的喊道。弟弟你怎麼還這樣的頑皮。這麼

高的樹一失脚。怕不要攢一個半死。快下來罷。被父親見了。少不得又要挨一頓打哩。廷楨聽了。把手分開樹葉子。望着廷璧格格的笑道。哥哥。你着甚麼急呢。這種樹是我爬慣的那裏會跌。況且我坐的這個枝兒安穩得好似一只外國椅子。風吹着搖呀擺的好不有趣。我而今一面看書。一面望着東面路上一見父親回來。立刻可以往下爬。再不得給他瞧見的。廷璧道。你看書甚麼地方不好看。却要爬到樹上去呢。你瞧你坐的這枝子。受不住你身體的重量。已壓的彎了。要被風吹斷下來才危險呢。說着不住的催他下來。廷楨見他哥子害怕。越發嬉皮笑臉的不肯下來。還故意把身子東西擺動。擺的那滿樹的枝葉簌簌的一片響。廷璧嚇的大叫道。你再不下來。我要去稟母親了。說着回身便走。廷楨聽說要去稟母親才謊了道。哥哥你慢些走。我就下來了。廷璧道。既如此。你快下來罷。廷楨當下捲了書。正待下來。忽又喊道。阿呀。一隻船。一隻船。廷璧道。船河裏多得很呢。甚麼大驚小怪的。廷楨道。這船不是打魚的小剗子船。乃是一隻極大的大船呢。阿呀。那船頭上還有一個小姑娘呢。近了。近了。哥哥你瞧罷。這時節。廷璧果然也看見有一隻極華麗的大艙船。遠遠的行來。後面四個舟子。搖着兩枝橈。搖得伊啞伊啞的響。但船頭上並沒見有甚麼小姑娘。想必是下艙去了。廷璧暗想。這種華麗的船。鄉村裏從沒見過。不知是誰家的。到我們村裏來。又做什麼呢。正想着。忽見那船搖到自家門首的石步邊。便停泊了。好像正是到自家裏來的心中。不免更覺奇異。這時廷楨已從樹上下來。兩人趕忙飛跑回家。奪着告訴他母

親他母親聽了驚喜道。這是你們葛家的姨母到了。快穿上長衣服出去迎接罷。廷璧道。葛家姨母不是隨着姨夫在江西麼。怎麼能來呢。水心夫人道。他們江西是在上一月已回來了。前幾天你父親接到姨夫的信。說要到我來。這會子準是他們來了。廷植。你快去喚李媽阿鵬和高老伯伯。準備着去迎接葛家太太。幫着拿船上的東西呢。二人聽了。也非常歡喜。忙穿上長衫。喚了李媽等。跟着水心夫人迎出去。剛走到石步邊。只見葛姨母已上來了。老姊妹倆多年闊別。相見了歡喜得幾乎哭出來。當下廷璧弟兄也上前叩見了。水心夫人便問葛姨母道。妹夫和映霞小姐可會同來沒有。葛姨母道。都同來的。他們還在船裏。也好要上來了。說時。廷璧果然見船上又上來了一個清癯老者。後面還跟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暗料着那老者便是葛姨夫了。忙拉了廷植上前請安。原來廷璧祇有小時候見過他姨夫一面。而今多年不見。面貌也認不清了。廷植是索性沒有見過哩。這邊水心夫人也拉住了那小姑娘的手。笑道。映霞。你我多年不見。不料你也長的這麼高了。廷璧。廷植你們也過來見見。這是你映霞姊妹。你瞧你姊妹比你大得幾歲。便怎地斯文。不像你倆淘氣。葛姨母笑道。姊妹不知他也頑皮的很呢。那裏有璧哥兒那麼規矩。說起璧官。你不是也十四歲麼。你是幾月生的。廷璧道。是八月。葛姨母道。映霞是九月。該是你妹妹呢。廷璧聽了。祇得重又向映霞喚了一聲妹妹。映霞也含糊腴腆的答應了一句。水心夫人道。咱們還是到裏面去坐着談罷。這船上的東西。讓李媽等去搬好了。說着便讓衆人一同進

門到客室裏坐下。阿鵬送上茶來喝着。這時節水心先生也回來了。大家談的更是熱鬧。在下趁
着他們亂闐闐的當兒。抽出一枝筆來。把葛家的事敘一敘。原來那葛姨母是水心夫人的胞妹。
嫁在松江葛家。嫁了過去。祇生一個女兒。便是映霞。那葛姨夫名醇。字醉仙。是一個孝廉出身。在
江西做過兩任知縣。葛家本來是松江城內的富室。那醉仙自不免有些公子哥兒的脾氣。疏懶
性成。風流自好。因此他做了多年地方官。非但沒弄一個錢。反把自己的家產花掉了許多。他夫
人見不是事。便竭力勸他不要做官了。那年恰好江西省土匪蠶起。葛先生知道家眷在外不便。
自己又離鄉日久。也就動了尊鱸之思。覺得那脚靴手版的生涯。有些可厭。當下果然聽了他夫
人的話。辭了官。收拾收拾。領着夫人女兒回本鄉來。到了家裏。葛夫人想起阿姊。所以便特地的
趕到俞家來。這就是上文所說的。常晚水心夫人。特他備了一桌齊整筵席。替他們接風。上燈時
分酒菜齊備。便在客室裏擺下一隻圓桌。大家團團坐了。老親戚原不用十分謙讓。樂得開懷暢
飲。飲酒中間。那葛姨夫。瞧瞧。壁生得骨秀神清。風流儒雅。廷楨。劍眉圓目。英氣勃勃。心中暗自
誇讚。便問二人現在讀些甚麼書。可曾出過門。二人回答了。水心先生接口道。孩子們論資質都
還不算怎樣愚蠢。只是住在鄉間。見聞少些。我近來也定了一份報紙。幾種雜誌。命他們看看。也
曉得些國家大勢和近時代的新學說。因又向廷璧道。姨夫要瞧瞧你們的程度。你去把你和弟
弟做的窗課。拿些來給姨夫看。也好請姨夫指教指教。廷璧聽了。果然去拿了幾本詩文稿來呈

上。葛姨夫接來先翻開廷璧的一本詩隨意瞧去。瞧到一首春感的七絕。有兩句是剗地繁英。扶不起。要瞞鶯燕送春來。不覺低低的吟了幾遍。忽然抬頭向廷璧覷了一眼。廷璧忙低下頭去。葛姨夫便回頭向水心先生道。這幾首詩老襟兄可曾改過。水心先生瞧了道。這是他們胡亂做的。我沒替他改。葛姨夫搖頭讚道。十四歲的孩子便有這樣深細的思路。流麗的筆氣。真不容易。將來用功上去。一定可以步追溫李。說罷又把廷植做的揭開來。只見廷植的字寫得非常奇崛。絕不像乃兄那般工秀。那開宗明義第一章題目叫做竹馬。只見上寫着一首五絕道。

我有一隻馬。佳名號此君。前程三萬里。鞭叱上青雲。

葛姨夫拊掌大笑。連倚在旁邊瞧的映霞也笑起來。葛姨夫笑着又向水心先生道。老襟兄。你這兩位公郎將來都不是池中物。小的尤其不凡。我真想不到賢夫婦會生出這麼一對甯馨兒來。可賀可賀。說着舉起酒杯一飲而盡。水心先生聽了。嘴裏謙遜心裏也兀自歡喜。水心夫人見映霞也湊在他父親旁邊。瞧廷璧等的詩。便道。霞姑念過幾年書。詩想也會做的了。映霞未及回答。葛姨母搶着搖手道。他嗎。恐怕連平仄聲還沒弄清楚呢。會做甚麼詩。咧。水心夫人笑道。我不信這麼個好模樣兒。又放着你們這兩個好先生。那裏能學不會呢。妹妹這話恐怕是和我客氣罷。葛姨母道。老姊姊。這到不是客氣。孩子呢。也並不是不肯上進。實在因為在江西這幾年。耽誤了那裏地方。錮塞請不到一個好先生。他父親又天天在外面應酬。難得回家。所以總不會給他好。

好兒念過書這兩年他自己知道要了逼着他父親買了幾部詩法入門唐詩三百首古詩源註解之類自己胡亂看看他也不見得會十分明瞭我平日教他學學畫兒倒還塗得有些像樣只是我自己所有的一點小本領老姊姊你是知道的除掉幾筆翎毛花卉其餘可算一概不會況且近年也荒疏了些他便全學了去也是經不得大雅說著便回頭向映霞道你明後天給你姨母畫幾張尺頁揀好的拿來糊窗子畫的時候顏色着淡些別又塗得花花綠綠的教人瞧着惡心你這鴉頭我講的話你耳朵裏聽進去麼怎麼只管癡不癡瘋不瘋的幾句話說的映霞紅着臉不敢笑出來只得咬着嘴唇輕輕的應了一聲廷璧一旁瞧着暗笑葛姨母又道你往日在家裏要學做詩沒有人教而今到這裏來了兩個哥哥前都可以去請教請教便是姨父有空自然也肯教你你往常希望你老子來教你不知你老子一天到晚抱着一枝煙槍懶的連官也不高興做那有工夫來教你做詩你便等一輩子也沒有這一回事了說到這裏葛姨夫在旁瞅了他一眼誰知葛姨母話在口頭不管他丈夫臉上下得來下不來却只自侃侃而談絲毫不睬當下喝了幾杯酒又向水心夫人道老姊姊大凡一個人做官是再也做不得的那萬惡的官場真彷彿和一只大糞缸一般掉了下去便渾身沾滿了臭氣永遠洗不乾淨的了你不信只要瞧你妹夫十年前不也和姊夫一般的書生本色嗎誰知他這幾年一做官氣質大變而今嫖也會了賭也會了鴉片煙也吸上了還要把幾個下人呼來喝去架子十足我真不懂他何以變的這

樣快。法。難。道。不。嫖。不。賭。不。吸。鴉。片。煙。不。搭。臭。架。子。便。不。能。做。官。麼。只。是。有。一。層。奇。怪。人。家。做。官。都。會。刮。地。皮。弄。錢。只。有。他。非。但。一。個。錢。沒。刮。到。反。要。從。家。裏。拿。出。去。結。交。別。人。可。見。他。對。於。別。的。做。官。的。本。領。都。學。到。了。惟。有。刮。地。皮。的。本。領。沒。有。學。會。這。又。不。知。是。甚。麼。緣。故。我。所。以。向。他。說。家。裏。幸。而。還。有。老。祖。宗。丟。一。點。產。業。不。然。再。給。你。做。上。幾。年。官。我。們。都。祇。好。披。着。破。叉。袋。去。討。飯。了。這。一。番。話。更。說。的。葛。姨。夫。面。紅。過。耳。未。免。有。些。踟。躕。不。甯。起。來。這。時。恰。好。李。媽。送。上。一。碗。清。蒸。鴨。來。水。心。夫。人。忙。笑。道。這。隻。清。蒸。鴨。是。高。司。務。的。拿。手。菜。妹。妹。且。吃。些。再。談。又。向。廷。璧。道。璧。兒。你。姨。母。講。了。半。天。話。口。渴。了。你。快。滿。滿。的。敬。你。姨。母。一。杯。熱。酒。潤。潤。喉。嚨。廷。璧。聽。了。果。然。捧。起。壺。來。在。葛。姨。母。杯。中。斟。滿。葛。姨。母。舉。杯。一。飲。而。盡。笑。道。好。孩。子。生。受。你。了。廷。璧。斟。滿。了。道。姨。母。不。妨。再。乾。一。杯。罷。葛。姨。母。道。不。必。了。你。快。替。你。父。母。斟。上。罷。廷。璧。只。得。轉。身。去。敬。了。姨。父。又。替。他。父。母。斟。上。水。心。夫。人。道。你。再。敬。你。妹。妹。一。杯。映。霞。忙。道。我。不。會。喝。酒。哥。哥。不。必。斟。罷。水。心。夫。人。道。這。酒。的。性。子。並。不。利。害。映。霞。姑。不。妨。多。喝。一。杯。便。喝。醉。了。也。就。可。以。睡。的。映。霞。只。得。站。起。來。擎。着。酒。杯。讓。廷。璧。斟。上。廷。璧。斟。酒。的。當。兒。瞧。見。映。霞。那。隻。手。腕。上。套。着。一。隻。小。小。的。鑿。花。金。釧。指。上。也。帶。一。個。珠。戒。珠。光。寶。氣。映。着。他。羊。脂。白。玉。般。的。皮。膚。覺。得。分。外。的。好。看。一。時。斟。罷。酒。大。家。歸。座。吃。喝。這。一。陣。子。打。混。總。算。把。葛。姨。母。的。辭。鋒。打。斷。葛。姨。夫。也。安。了。心。大。家。這。才。又。講。些。別。的。話。直。吃。到。黃。昏。過。後。方。才。散。席。正。是。

佳兒便是掃愁帚。

嬌女真如解語花。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和廬江宛愚山次韻

(東園)

淡雲微雨養花時。爭奈蜂狂蝶又癡。得遇楊青須縱酒。不逢。

李白莫談詩。牢籠天地難爲主。管領河山果屬誰。爲想雞鳴。

舊精舍。人師品望勝經師。

明代 紀 瑞 禍 記

(著作者規世山樵)

第一回

朱河院承詔懲大水 黃州同奉命探狂瀾

詩曰

恭膺簡命拜丹宸 走馬征鞍到泗濱

一望茫茫驚宦魄 幾回默默禱靈神

汪洋巨浸渾天際 洶湧長空沒道垠

越水問津漁父拯 桃源渡得武陵人

話說天地始分中國相傳三皇五帝諸事漸次營肇惟山川未治故帝堯時天降靈雨洪水九年氾濫天下人畜共居百姓大遭其劫至舜攝政命大禹治之按史記堯時四嶽舉伯鯀

鯀於羽山遂命鯀子禹治之曰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遜讓契后稷皋陶舜又曰女其往

之觀爾事矣禹痛父鯀无功受誅乃焦思勞身極力開九州通九道定山川于是十餘歲天

堯命禹治水乃不符也當為更正禹疏九河歸於四瀆何為四瀆江瀆江自蜀西玉輪山

由松潘分二道一南至成都一東至涪江直達瀘州復合東流荆湘入河淮瀆淮源自中國岷山

陽湖再分數道入彭蠡澤陽遠江南吳淞入海其浙江震澤乃其分派也

瑞 禍 記 第一回

信陽縣直達至淮安山陽安東入海水漲河濱嶧崑崙山有五色水流其黃於東南潛行地由

則與黃河沖擊為淮南災水退則分矣漢濱入泗湖山武昌與江水合單講那淮濱中有一

積石山東流人燉煌掖而來直至漢濱入泗湖山武昌與江水合單講那淮濱中有一

孟津維納分數道入渤海即黃河也漢濱入泗湖山武昌與江水合單講那淮濱中有一

水怪名曰巫支祈書原本誤作支祈今為更正生得龍首猿身渾身有十萬八千毛竅都放出

水來為萬民之大害當年禹命六丁神將收之鎮於龜山潭底千萬年不許出世按嶽瀆經

至淮河獲得水怪名巫支祈色青體如猿力逾九象禹命武士庚辰等以金鈴貫其鼻用鐵

鎖鎖於泗州之龜山淮水始安按支者地支也蓋物牝體之謂今俗呼水母娘娘者是也

至唐德宗時五位失政物可見朝政原不可失朝政一失六氣沴災盧杞專權用事而宦官程

元振魚朝恩等內外亂政於是李希烈朱滔等那怪乘着沴氣復放出水來淪沒民居觀音

普叛唐祚自此衰矣執謂國家災告虛發乎哉那怪乘着沴氣復放出水來淪沒民居觀音

大士憫念生靈化形下凡收之凡大小四十九戰皆被他走脫菩薩乃化為飯店老嫗那怪

屢敗腹飢亦化作貧婆向善菩薩乞食菩薩運氣神通將鐵索化為切麵與他吃那怪食之將

盡那鐵索遂鎖住了肝腸菩薩現了真身牽住索頭仍鎖在龜山潭底鐵索繞山百道又於

泗州建寶塔以鎮之又與那怪約道待龜山石上生蓮花許汝出世歷今八百餘年正值明

朝嘉靖末年七月三十日乃地藏王菩薩聖誕大聖寺中起建盂蘭盆會羅天水陸大醮夜

間施放蓮燈徧滿山頭那怪誤為石上生蓮花遂逞其頑性鼓舞兇勇放出水來江淮南

北數百里洪水滔天城郭傾頽民居淹沒百姓死者無算朝政之學校武備賦稅及財用貨

殖治國治家一切大小等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弊即害也誠不可專圖利而不顧害也中國之水患由來久矣自大禹濬九河九澤使萬流入海海內之民得享安然而不世之功業先王井田之制廢而水利之舉興矣於是魏繁漳河秦疏涇水漢王安世等議穿漕渠吳王袁海為鹽水利之興盛矣後世惟知所以興利不知所以防患豈不殆乎元有天下內外設官郭守敬等修葺各處河隄浮雙塔曰於水面通惠河以濟漕運山東淮揚之民賴以稍安元距是時不遠淮揚屢遭水患雖生民有倒懸之劫然朝士有司平時既失防虞之計臨事又乏建策之能可謂肉食尸素者也不獨云妖物造孽也歟江北撫按官員束手無策水災文書雪片似的奏入京師此為是書之楔子有巫支祈造孽楔出朱衡治河以朱衡治河楔出黃達探水以黃達探水楔出緒已獻策以緒已獻策遺戮楔出掃帆冤緣報恨乃一部大書之關合處此稗史之規格是往也

正值世宗皇帝早朝但見

祥雲籠鳳闕。瑞氣靄龍樓。數聲角吹落殘星。三通鼓報傳。夙漏和風習。參差殿柳拂。旌旂玉露濃。瀼瀼爛漫宮花迎。劍珮瓊簪珠履集。丹墀紫綬金章扶。御座麒麟不動香煙。欲傍衰鸞浮孔雀。分開扇影中間飛虎舞。四方寶貝進明皇。萬國衣冠朝聖主。

是日天子御奉天殿。眾官山呼禮畢。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神官演義未免寫出

俗套只見左班閃出兩位大臣。當階俯伏。左首是玉帶金魚。乃工部尚書。奏道。臣連日接得鳳陽等處水災文書道。淮河水溢。牽連黃濟。勢甚洶湧。陵寢淹沒。城郭傾頽。淮南一帶生民。盡為魚鱉。臣不敢不奏。請旨定奪。右首紅袍象簡。乃是通政司。捧着幾封文書。奏道。臣連日收得鳳陽等處奏疏數封。敬呈御覽。兩邊引奏官。接了奏章。進上御前拆封。讀本官跪下宣讀。

皆是水災告急之事。天子聽了，即傳旨道：鳳陽、陵、寢、重地，固是淮揚漕道通衢，又是卿等會

推幹員，速往經理。本國本自右皆然，若人君無愛物之心，大吏失撫民之政，豈非自棄國

民相食，黠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活人甚衆，既而伏闕自請，矯制之罪，帝賢而獎之美哉。

君臣皆可稱謂盛世之象也。世宗開淮南水發，祇願陵寢漕河獨不一念及災民者，殊失人

世不遠矣。嗟乎嗟乎！衆官叩頭領旨，天子駕起，諸臣退班，即於松篷下會集閣部九卿臺諫

部寺各官會議，推得才幹大員朱衡，這朱衡乃江西吉安府萬安縣人，由進士出身，現任河

南左布政，曾任中河，因治河有功，故衆人會推此人。遂奏保旨下，陞他爲工部侍郎，兼僉都

御史，總理河務，頒了勅書，差官賚送。星夜到河南開封府來，朱公接了旨，拜了勅，即刻起身

走馬到鳳陽來上任。雖稱迅速，轉需時不知。府州縣各屬迎接過了上院，次日謁陵行香

回院，富有徐穎揚三道進見。朱公道：本院樛樛庸才，初任不知虛實，諸公久任此方，必有大

才碩見，願聆教益。揚州道拱手道：院憲鴻才碩德，朝野瞻仰，晚生輩何敢仰贊一詞。朝廷設

治列安民，禦災捍患，豈論官職大小所言，殊屬欠理。朱公道：彼此均爲王事，是但請教諸位謀略，共成大事，何必太謙。

鳳陽府推官上前打拱道：明日請院憲登盱眙山一觀水勢，再議。坐談謙遜，安能濟事，到此君明達。次日各

官齊集院前，具鼓吹儀從伺候。辰牌放砲開門，朱公坐了大轎，衆官或轎或騎相隨，一行儀

從，來到盱眙山上，下了轎，朱公同衆官縱目一覽，但見

汪洋浸日。浩漫連天。數百里浪脚。並千車。一望裏潮頭。奔萬馬。傾山倒峽。積雪轟雷。悠悠樹頂。戲蛟龍。泳泳城頭。遊魚鱉。民居蕩漾。蕭蕭四野。絕無烟以上兩句隱着百姓無限苦楚讀者思之。氣重迷隱隱。八方渾沒。地子胥威勢。不能消大禹神功也。束手。

朱工部同衆官觀看良久。嚇得目瞪口呆。呆道本院只道是淮水。泛溢與黃河隄壞相同。不意如此。洶湧何策能治。黃淮泛溢時或有之若尋常水患衆官你我相視皆默。無一言。衆人形景如畫

只見東北上。東北方良為山水乃坎卦為水山塞塞利浪濤捲起。互相冲擊。有數十丈。

高。朱公問道。這是何處。泗州知州上前稟道。這是淮黃合流之所。兩邊渾水中間一線分開。

本不相雜。如今淮水勢大。冲動黃河濁水。故冲起浪來。相擊。水之清濁原分涇渭譬如人之正邪善惡故宋元祐間之正人

見嫉於熙豐間之奸黨君子小人既不相難又不相容朱公道似此。如之奈何。奈何。衆官道。院憲且請回衙門再議。朱

公道各官下山。此時憂慮不可言狀時日已過午。只見山脚下金光焰焰。瑞氣層層。特寫金光瑞氣正非閒筆朱公

道那放光的甚麼所在。巡捕官稟道。是大聖寺寶塔上金頂映日之光。朱公道。大聖寺是何

神。巡捕官道。是觀音化身。當年曾收伏水母的。正合下官心事朱公道。既然有此神靈。何不到寺一

謁。照計可施惟遂叫儀從徑到寺前。本寺僧人聞之。便撞鐘播鼓。前來迎接。衆官俱下了轎

馬。隨入寺內。果然好座名山古寺。有詩為證。

勅賜叢林歷有年

鐘聲遠播震雲巔

龜山聖蹟如圖畫

永鎮淮流蔭大千

朱公走到二門內見一座寶塔礙日凌霄十分壯麗但見

浮屠突兀在凌空

光射清流燈火紅

水怪潛藏民物泰

萬年佛法鎮淮東

朱公上殿拈香同各官下拜禱告禮畢寺僧獻茶朱公走到廊下來看碑記上載唐時水母為災觀音化身下凡往黃善人家投胎後來收伏水母神明默佑蒼生無捍災患歷古有之

不經果有碑記亦未免人俗所為耳朱公忽自猛省道本院當日在河工時曾有個宿遷縣丞姓黃亦是敵

府人略近彼時河決劉伶台台任山陽縣百計難塞多虧此人奇計築好由拈香轉到閱碑

且見碑上姓黃治水有功感動心上治水有功之人然唐時姓黃乃如今不知可在否若訪

觀音下凡者此時之姓黃是其苗裔乎亦數音下凡者乎無處可致如今不知可在否若訪

得此人來調用或可成功豈可罷了不成揚州道道如今只有高郵州州同姓黃名達是江

西吉水人管河甚是幹練不知是否朱公道正是黃達那人生得修長美髯揚州道道正是

長鬚那超稱鬚參軍此朱公道待本院行牌調來聽用途上轎回院各官皆散朱公隨即發牌調高郵州州同黃達赴轅聽用且說那黃達乃江西吉水縣人母夢白獺入懷而生然則非觀

音下凡。生來自幼善識水性。水之堅弱善惡一見便知。生來原有靈根但白獺由吏員出身者乎。生來自幼善識水性。水之堅弱善惡一見便知。生來原有靈根但白獺由吏員出身者乎。自主簿陞至州同。曾治寶河堤有功。一任六年。士民保留。故未陞去。一聞河院來傳。隨帶了從人。徑往泗州來。一路無話。到了泗州。便在大聖寺住下。次日上院叩見朱公。一見正是此人。便十分歡喜。道：「別數年。丰姿如舊。」譽其美。揚屬各上司。個個稱讚。可賀可羨。賜言美譽大得用人。法之立着。待了一杯茶。部院體制。即府佐亦不待茶。這是十分器重。破格視重亦用人之法。朱公遂將治水之事。一一對他說了。黃達稟道：「如今淮水和黃河合流。汪洋千里。且牽動九道山河之水。勢甚猖獗。急切難治。須求地理圖一觀。或原有故道。可尋當察其地勢。高下再行區處。」談論。已。知其才幹可靠。觀求地圖胸中。朱公邀至後堂。命他坐下。門子捧過文卷來。乃是黃河圖。淮河圖。盱眙縣等誌書。黃達一一看過。上面大青大綠。畫着河道。並村莊市鎮。皆開載明白。查得淮黃分處。原有大堤地名高家堰。由淮安揚家廟起。直按泗州。共有五百七十里。乃宋元故道。久不修理。以致淪沒。可見國家河堤海塘城郭等工程不可久廢所謂燕巢上必須思慮預防。朱公道：「既有舊堤。必須修葺。與圖誌書皆在於公手。何不早閱之。必待黃達觀。」黃達道：「恐陵谷變遷。水勢洶湧。難尋故道。朱公道：「堤雖沒。必有故址。可尋築堤之事。再無疑議。專託貴廳助理。」謀事一決固不枉朝臣推舉但專靠屬員。其面壁腹餒。遂命設筵。留黃達飲食。畢。黃達叩謝辭出。回寓默坐。無言。想道：「這官兒好沒分之態。畢露矣。」

曉他把這樣天大的事看爲兒戲。都推在我身上。以尊卑資格論之正在躊躇未決。忽報泗州太爺來拜。傳進帖來。上寫着鄉愚弟的稱呼。原來這知州也是吉水人。平日亦相善。相見坐下。知州道。河台特請老丈來。以大事相託。想定有高見妙算。所言亦黃達道。河台意欲于河心建隄。隔斷淮黃之水。豈非挑雪填井。以蟻負山乎。何能成功。若論如此之難事着晚生奔走巡捕。則可以專調於公者。原是慕公之才。幹欲襄辦大事。成大功耳。河台竟將此事推在晚生身上。如何承當得起。知州道。老丈高才。想是不難。但此公迂闊。乃有此想。可笑之至。模稜之言不過盡人事而已黃達道。事出無奈。敢求划船十隻。久練水手二十名。似孔明借箭時向魯黃達借舟腹內尙欠主章容晚生去親探水性再處。知州應道。容卽送過來。相別而去。少刻州裏撥到划船十隻。水手二十名。又送下程小菜。黃達將下程賞了水手。小菜賞了船家。雖微物足見大方不似今之佐雜人員祇顧自己囊肥苛克從人者遂收拾下船。一齊放下河心裏來。已是申牌時分。行有三十餘里。只見東方月上。是夜微風徐動。預兆皓月光明。照得水連天色。秋水共長天一色到也可愛。坡公赤壁泛舟是徜徉遊樂黃達泗濱探水是功過憂思船到一個渦口。黃達覺得水淺。叫水手下。去探試。兩個水手脫了衣服下去。約有頓飯時。不見上來。黃達又叫下去兩個。都互相推諉。亂了一會。揀了兩個積年會水的下去。良久又不見上來。等至二更。月色沈西。仍不見動靜。四人是非魚腹

潤至他處。畏避者乎未寫虛實。黃達再叫人下去。衆人道：才幾個都是積年會水的水裏能走幾十里的也。不見上來。各人害怕起來。皆相顧延捱不肯下去。性命相關無怪黃達怒道：你們見我不是你本官。故不聽我調度。我是奉河台差來的。久仰明日回過一定重處。衆人見他發怒只得又下去了兩個。只管叫人下去亦計窮術盡矣那些人唧唧噥噥的報怨。少頃又命兩個下去。正在脫衣。或落水不返何必脫衣一笑只見一陣大風只刮得

星斗昏昏。颶母生忽見西南濤奔。瀑萬仞怒潮泛底漂。一片幽雲當頭覆。兩岸沙飛月色迷。四邊樹倒。風聲蕭翻。江攪海怯。魚龍播土。揚塵搖林木。呼呼響若青獅吼。烈烈威如猛虎扑。蕭寺亭台也動。移漁家舟楫。難停宿天上。撼得斗牛宮。地下掀翻山巖谷。湯湯波浪舞。鯨鯢千里清淮變。渾濱。

莊子云風乃大塊之噓氣也東南西北名為谷凱泰涼四風春夏秋冬名為和曠金朔四風如育物順帆清塵消暑可謂仁風送春爽籟動竹搖松可謂幽風若助烈炬以成災激怒濤而礙船可稱為暴風亦可稱虐風也前作既佳亦聊填拙詞一閱以續貂之前

象列箕星出宿宮遺動飛簾布蒼穹羊角奔騰帆欲倒風瀑眼觀江上水波瀾疑是蚩尤陰簸弄驚閩徧天無際氣濛濛激得馮夷洶湧怒堪怖頓翻鱗艇溺長空 右調定風波第一體

這一陣狂風把一河清水變作烏黑十隻划船吹得七零八落你我各不相顧眼見得都下

水裏去了。那黃州同也落在水裏。易坎卦象曰初六習坎入于坎窞道凶也抱住一塊大船板。雖是會水。當不得風高浪大。做不及手脚。只得抱緊那船板。任他飄流。半沈半浮。昏昏朦朦。不知洄有多少路。忽覺脚下有崖石。睜眼看時。已打在蘆葦灘上。把兩脚登住。一浪來。又打了開去。心中着忙。用手去扯那蘆葦。沒有扯得緊。又滑下去了。順着水。渦又掙到灘邊。儘力一蹠。坐在灘上。不入虎穴。安得虎子。不遭危險。安能成功。那浪花猶自漫頂而過。只得爬到高處。坐了一會。風也漸漸息了。現出月光來。獨自一人。怕有虎狼。只得站起來。四面一望。但見天水相連。不見邊岸。身上衣服盡濕。寒冷難禁。更兼腹中饑餓。不受苦辛。安能功績。著正在危急。忽聽得遠遠有搖櫓之聲。櫓聲乃野渡悠悠。倉惶履險之際。忽覺怡神逸志。暢耳快心。稍解危怖。歎走到高阜處。看時。見一人搖着一隻小漁舟。而來看看相近。岸忽又轉入別港裏去。一作黃達高聲叫道。救人。那人那裏理他。反是有心人。竟向前搖漸漸去遠了。也是合當有救。那人正搖着船。忽的櫓扣斷了。挽住船。整理斷櫓扣亦其故。意離岸約有里許。黃達不得已。又下水。泅到他船邊。爬上去。躲在他船頭下。見其不肯攬船。則卑苦忍性。不亞張。那人道。你好大胆。麼獨自一人在此。爲何事。黃達道。我是被風落水的。望老丈搭救。那人整了櫓。扣搖着船。穿蘆葦而去。更不問其來歷。胸中未嘗不知。黃達偷眼細看。那人生得甚是醜惡。但見他

鐵柱般兩條黑腿龍鱗樣偏體粗皮蓬鬆四鬢赤糾鬚凜凜威風可畏叱咤聲如雷響
兜腮臉若鍾馗眉稜直豎眼光輝好似行瘟太歲偏體龍鱗隱隱出蛇皮可怕

那人搖着船問道。客人何處上岸。黃達道。要到泗州。那人道。泗州離此有四百里。那裏可到。天色已夜深了。且到我小莊借宿一夜。明早去罷。遊截落水之人到莊早可憐。虛懷奉意。並非求賞圖酬。獻策懇勸。祇爲保全族命。要知那人邀黃州同到莊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陶齋書例

每件另加墨資二角

堂區匾幅直橫屏楹扇名

區區匾幅幅條聯頁刺

十元每字二尺為度過大及題跋者另議

五元五尺為度過長及題跋者另議

八尺八元 六尺六元 五尺五元 四尺以下二元

與直幅同對開減半

八尺四元 六尺三元 五尺二元 四尺以下一元

八尺五元 六尺四元 五尺三元 四尺以下二元

一元尺寸過小者不書

一元

碑版卷冊圍屏招額撰文題詠另議
泥金加倍楷書同劣紙不書潤先惠

甲辰春日

程德全 沈寐叟 吳昌碩
蔡元培 陸純伯 趙邦彥
張一麀 譚延闓 劉山農
韓國鈞 陳抱初 包天笑

同訂

總收件處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壬戌孟春吳興永福村農更訂

第二回

黃龍洞諸已獻輿圖

赤練村朱衡焚窠穴

詩曰

深居水洞學修真。劫數千年夙有因。

欲保蓬巢獻奇策。終遭族滅慘焚身。

好殺何如樂好生。聖賢蘊達諒深情。

奚言貴賤人和物。有績偏教屈受烹。

話說那人搖着船載了黃州同到莊借宿沿路問道如今淮水滔天聞得朝廷差了個甚麼

工部看書甚得貴官淡淡然來治水不知可曾治得反是也先問所黃達道如今朱河院現在泗

州駐紮要識水勢深淺闊狹然後有處那人冷笑道有處有處只會吃飯屎目今淮水牽

連河水勢甚洶湧若不築大堤隔斷其勢終難平所見略同可見築堤為治水之要首但

事非知之艱耳只是苦了高寶與秦的百姓遭災具見黃州同聽了想道此人生得異樣言語

有理莫非他也知道些地理法則因說道在下是高郵州的州同黃達奉河院委探水勢遭

風落水不得陳履歷彼未嘗不知耳如今河院要尋高堰舊堤故迹俱已淹沒欲向河心築堤豈

非難事。用言挑激那人道：世上無難事，只要有心人。驅山填海，煉石補天，俱是人為。何難之有？高堰雖淹，自有故址可尋也。盡依不得當時舊迹。數語發着許多關節，所云依不得舊迹，則欲保身家，巢穴乃以公帶私，讀者不可不知。

說着，船已搖到一個灘上。那人挽住船，邀黃達上岸。過了一座小板橋，只見籬菊鋪金，野梅含玉，數竿修竹，一所茆堂。不亞陶靖節隱居之所。那人邀黃州同進去，坐下命童子烹茶。舉頭看時，滿

屋皆取魚器具，却也幽雅。童子獻過茶，又取出香炕飯乾魚烹雞相待。飯罷，黃達謝過，坐着對談。問道：請教老丈高姓大名？那人道：小人姓赫，名已。赫者赤也，已者蛇也。明明赤蛇兩字，黃達一時不解，然此時宜乎迷朦不

察若識破妖物，借宿蛇穴，必致胆裂。安能一宵共處，以聆其教乎？這村喚做練塘。如桃源別有一天。小人隱此多年，只以捕魚為業。洪澤湖並高寶諸湖，無處不到。近年老在此靜守。欲修正果，詎知劫數將來，一旦休矣。可憐說話時，已夜深了。

赫已道：有客無酒，奈何？髻翁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然解禱以請安置？罷是夜月色昏朦，又無燈火。赫已讓床與黃州同睡。自己在中堂打鋪。黃達一夜無眠，翻來覆去。昭烈在水鏡

寐凡有心事人而宿異地者，大都如是。村中又無更鼓，約有三更過候，忽聽得有人言語往來行走之聲。悄悄起來，摸門不着，只聽得赫已鼻呼如雷。大劫將至，亦不該酣睡。悄悄從壁縫裏往外看時，只見七八個

小兒坐在地，上將土堆成路徑，却掃去。又堆約有一二十徧，又見幾個人將竹竿在地上量來量去也。一二十徧仔細看時，却是些小兒不知是何緣故。赫已恐築堤時礙其巢穴，故預植紫竹按徑插記，此使羣小量

圖試法讀者自知。看了約有一個更次。聽得赭已翻身。他便輕輕上床睡下。天時已明。起來四下看

時並無一人。祇有一短童炊飯。因向赭已問築堤之法。赭已笑道。且請用早飯。極雅飯畢。赭

已道。小人隱此多年。並不出門。所謂昨日偶過湖上訪友。何物耶得遇足下。也是前緣。承蒙

不棄。我當授你治水之法。不知遂向袖中取出一張紙。乃是畫成的圖本。指着上面說

道。如今築堤。必由高堰舊迹。然亦有改移處。不可盡依故迹。重在此此圖上開載明白。依此

而行。可建大功。此圖與朱公之圖大約大同黃達道。承老丈指教。必定有益。但水勢湍激。難以下樁。奈何

赭已道。事已有定。遂攜着黃州同的手。走到屋後。見一園紫竹。對黃達道。我種此竹多年。以

待今日之用。足下回去。必做楠木大樁。以生鐵裹頭。只看有紫竹插處。即可下樁。管你成功。

一片苦心指示。既不邀功。希賞不過欲保身。家而反遭族滅。令人有良弓走狗之悲哉。黃州同道隱居行志。何如出世。達道敢屈同見

河院。共成大績。垂名竹帛。豈不美哉。赭已道。村野之人。不識官府。幸勿道我姓名。破赭已二

字然赭已既為潛修之靈物。罔知大禍。臨身不能逃劫。徒有老龍之虛名也。二人同到岸邊。已有童子艤舟相待。上得船。拱手相

別。又再三囑付道。築堤時。千萬毋傷水族。慎之慎之。此時何不囑曰。若不見紫竹而下樁。則

二人別後。童子撐開船。黃達取出圖來。細看。少刻困倦。便隱机昏睡。去忽聽得童子叫道。

上岸哩。睜開眼看時。人船俱無。却坐在大聖寺前石上。直送至寓處。免受驚濤。只得回到自

已寓所。從人俱作驚駭道。老那不見已七日矣。水洞一宵塵世七日所說在何處的院中差

人四處找尋。以謂已作波臣矣黃達即忙換了衣服。到院進見。河院問他從何處來。曾探出舊堤來

否。黃達隱起前情。謾也前情者並非自逞其能實恐朱公不信撿詞稟道。卑職已訪出來。計

較定。安望院憲作速催贖錢糧。應用仍求院憲令箭使卑職便宜行事。各縣工匠人夫都要

聽卑職調度。有鑒於水手不肯下水時乎仍請委派幾員官分工修築。方可速成。朱公一一依允。當即行

牌分頭行事。正是國家有倒山之力。不到幾日。各事俱備。擇定於十一月甲子日起工。以孔明

子日祭風黃達亦以甲子日治水於大聖寺前建壇祭告天地山川河瀆等神。河院親遞了黃州同三杯酒

各管河官俱飲一杯。一齊上船。四五十隻大船裝着椿木一齊開船。鼓樂喧天。行不上四五

里。見水中果有紫竹影。非妖物向不失信於人今人有等口是心黃州同即叫住船。將大船鎖

住。豎起鷹架。依竹影下椿十數人。上架豎起椿來。將石礮打下。眾官並從人俱各暗笑。有此

欄出後文衆誰知那椿打下。去水勢果然定了。便將大石鑿孔。套在椿上一層層壘起。眾官

駭然。當乘官駭然時何不詢其紫竹之來歷庶淮安通判不凡見竹影。即便下椿。一百四十

里河面用椿三百六十根定椿之後。水勢就緩了。可謂中各官分工修築。不到一月。五百七

十里長堤俱已完工。省有詩曰。

誰道仙凡路不通。有緣天遣入鮫宮。
狂瀾不借神明助。安得諸君建大功。

各管河官紛紛申報完工。朱公即發牌。由陸路至淮安看堤。就從新堤上一路而來。果然樁石堅固。有二十丈開闊。又令兩邊種柳。將來樹根盤結。可以固堤。行了三日。到白蘆鎮。住下。因無官廨。只得借居民房。朱公睡至半夜。夢中忽聽得一聲價響。如千軍萬馬之聲。鼎沸不止。朱公慌忙披衣起來。驚得手足无措。逃至後園。一面差人探聽。元赤不花出守吾浙之海甯。夜聞潮聲。驚惶無措。急奔屋上。以避之。謂之升屋士。人作詩以譏之。有居民錯認爲宵小。亂口忙將履歷陳之。句與此事可並博一笑。只聽見流星馬來。報道赤練村新堤決了。有二百餘丈水勢。冲激離此七里。不妨事。大人不必驚慌。朱公忙叫巡捕。安慰居民。方驚定。即叫安慰居民。果是大員舉動。遂駐紮在鎮上。天明時。查是何人所管。即請黃州同來議事。查得係淮安府通判所管。因未遵黃達的規畫。不服將伯致有其咎。近了十五里堤。做直了。故容易冲倒。朱公即將本官參革。帶罪督修。其時黃達因感冒風寒。落水受驚。害發矣。不能來見。只得具了個稟帖。說赤練村堤勢太直。且當淮水發源之處。故此冲决。竟忘却緒已叮嚀。囑咐乎。須建閘洞四座。啓閉。由人旱則閉之。以濟漕運。水則啓之。以資堤固。朱公依議。不惟不聽其教。反建閘洞。以壓其穴。安得不獨怒於物。即行牌揚州府通判。同造淮揚兩府晝夜催遣人。夫下樁捲埽。興工。衆人併力下埽。到中間時。只見一條小

紅蛇。遶樁一。籬那。掃便。淌去。反卸。下十餘丈。土去。又帶。下一。二十人。夫落水。不見蹤迹。從新。再捲。起掃來。再下。依舊。小蛇。出來。一籬那。掃就。崩了一。連捲。了二。三十個。掃都。被沖。去了。又。淹死。了一。二百人。夫。追念長城阿房之役古今同嘆雖是妖物造二官無奈。有本村老人。說道。此處。一向。聞人。傳說。有老龍。潛住。莫非。是此。物作。怪。既稱老龍必係久煉潛修功程不淺當知劫數將來何不先徙其穴靜心。修斂。或免。大劫。乃敢。阻撓。國家。大事。孽害。民夫。致遭。族滅。何物。老妖。殊不。自量。不足。憫哉。二官商議。着水。手下去。看看。真假。隨即。差了。四名。水手。下去。半日。不見。上來。又差。四個。下去。此時目觀水底有蛇安得不胆怯隔了。好一。會。才爬。上兩個。來。眾人。齊上。前拉。起。只見。二人。戰慄。說不。出話。來。定了。半晌。寫出水才。說道。初。下水。時。洄去。十數。丈。並不。見動。靜。後。繞岸。尋了。一遍。也不。見甚。麼。及。回到。東首。傍岸。見。有。個。大。穴。我。等。爬。到。穴。邊。伸。頭。下。去。看。時。穴。口。有。五。缸。大。裏。面。尙。寬。大。有。無。數。紅。蛇。在。內。方才真。有。幾。條。大。的。頭。如。斗。大。不。知。多。少。長。哩。即緒已化壯者乎見。人。時。便。攢。出。來。窺其巢穴形虧。我。等。走。得。快。想。先。下。去。的。不。提。防。滑。了。脚。吊。下。去。了。自然。被。他。吃。了。所謂有幸二官。聽見。道。可。見。村。人。之。言。不。謬。既。稱。爲。龍。想。必。自。有。靈。異。且。祭。他。一。祭。着。祭之以禮而不違必繩之以法亦名正言順遂。備。辦。牲。醴。到。穴。邊。行。禮。祭。畢。將。猪。羊。等。物。照。定。穴。口。傾。下。去。然。後。又。捲。掃。下。樁。依。然。淌。去。那。裏。打。得。住。妖物非貧口腹者實恐築堤開害其巢穴故不依他指示下樁終不能奪其志釀成彌天之禍患矣二官。無。奈。只。得。具。稟。申。院。朱。公。詣。勸。

了。心中大怒道。本院奉皇。上欽命。治水大工。已完。何物妖蛇。敢行無狀。遂行牌仰。兩府管河。官員。縱火焚燒。傾其巢穴。昔韓文公祭逐鱷魚司嚴義正能使鱷魚畏服而遠竄朱公殆不及多矣二官遂備竹纜。火把。遍塗魚。油。內包硫黃。焰硝。引火之物。又用竹筒。打通。節藏着藥線。再用火砲。地雷等物。將碎木。亂草。填塞穴口。令水手。將利刃。架在洞口。敲石取火。點着藥線。不上半個時辰。水中火起。水中火起。誠非易事。那火十分猛烈。乃溫蟻燃犀。一照尚激怒于水族。今乃殺身焚穴。安得不冤。緣相報乎。但見

乒。乒。乒。轟。轟。烈。烈。千。條。光。焰。價。天。紅。一。片。黑。煙。隨。地。滾。金。輪。飛。上。下。華。光。神。倒。騎。火。馬。離。天。闕。震。炮。響。東。西。霹。靂。將。共。策。火。龍。來。地。藏。火。老。鼠。隨。波。亂。竄。水。鴛。鴦。逐。浪。交。飛。土。穴。焦。枯。石。崖。崩。裂。渾。如。赤。壁。夜。鑿。兵。賽。過。阿。房。三。月。火。

那。火。足。燒。了。三。晝。夜。腥。穢。之。臭。不。可。得。聞。忽。聽。得。一。聲。價。響。如。天。崩。地。裂。一。般。只。見。從。火。光。中。捲。起。一。陣。黑。氣。來。冲。到。半。天。化。作。數。十。道。邪。光。四。散。而。去。一。如。水。滸。傳。內。太。尉。洪。信。開。鎖。鑿。殿。放。出。妖。氛。然。那。火。直。燒。到。七。日。方。息。管。工。官。叫。挖。開。土。穴。看。時。只。見。一。穴。大。小。赤。蛇。盡。行。燒。死。上。帝。有。好。生。之。心。昔。晉。文。公。因。事。駕。車。而。出。見。有。大。蛇。當。道。左。右。請。誅。不。聽。而。縱。之。回。朝。益。修。國。政。以。被。不。詳。可。謂。澤。及。物。類。矣。夫。物。無。礙。于。人。雖。有。曲。情。苟。可。恕。者。有。何。樂。乎。好。殺。姪。緒。已。獻。策。贊。功。有。補。於。國。事。乃。殺。其。身。而。滅。其。族。宜。有。是。冤。緣。相。報。哉。此。皆。黃。達。隱。情。之。過。耳。於是下住了椿。加土築修。三十里內。建了四座閘。一月之間。全功已成。朱公就由新堤動身。前往淮安覆勸。只見兩岸波光如練。柳色拖金。綠

草依人紅塵撲馬心中歡喜國家奠安民物康阜大吏有滄溟先生詩曰

治河使者大司空 兼領中丞節制崇

轉餉千年軍國事 通衢萬里帝圖雄

春流無患桃花水 秋色依然匏子宮

大績但懷溝洫志 王臣何減丈人風

水患 一事已經功成完案前人既有吟咏余不得聊作淮

厄拙賦一篇以綴之其賦以王尊尚欲身寒河堤為韻
夫湧跋扈猖狂在盛世也滄海無揚波之患黃河有清濁之
生不患洪濤洗滌賴神功之大禹能懲洶濤湯而東注潛決
堯不患自荆山而沼流勢同巨漲黃河由碣石而東注潛決
亡淮水兼之益而需霧當是時也媧皇憤灰而莫遏陳茂仗
此際必修德政於乃或觀斯時之水勢未嘗不驚心駭目也
源草認于滌源眼望之千里茫茫無際耳聞也萬聲噴巨任
濤澎湃森今疊浪顛掀湧銀波今蛟龍舞玉沫今鯨鯢噴巨
攬今動乾坤始者赴雷轟之擊怪忽焉如電掣之聲百僚惆悵
肅金堤莫塞豈惟赴水之尊是危也萬姓哀聲百僚惆悵
多遭水非疲子困于晉陽本初計窮于漳上故令智士疊
朝之小臣工也誰非執天聽求臣下忠貞亮詔宣文士之
國之宏猷大都肉食希榮可見衰時之習尚於羣臣議推
也遂舉之為才能信以忠告爵之為司空寄之以綜督飛羽
如風驟迎聖旨今謝至尊受王符兮祭寶夙夜鞠躬思報國衷
誠立時走馬神遊

拯民心驚抵而望焉如霧布雲騰追而察之若霜疑氣沃慄慄身拘仲手束假假
懷權權頓足吁嗟乎詢之嗚呼方其麟神靈之匿物因之閱碑典以得人忽憶故吏州
司馬黃君者為治河之幹員也遂郵檄而傳至即趨謁而聽詢訪彼延年之策諸其買
讓之陳既而探水遭風不意操舟而舟覆隨波逐浪奈何抱鱗而鯀煙任浮沈於柔水
實惶惑於塊垠心畏壘巖分偏逢其尾足踰魚鱉兮恐觸其鱗望風氣兮疑而為陸漁
艇而傾談入桃源而憩力日漸暑今羈遂鄉川俄透兮留異域心懷怯兮不獲酣眠耳
懸懸今但開軒息欲踞牀而後睡惟揣揣公乃下榻而窺則公亦賦天既明兮
扣治之水也雖法怒濱一鼓而可平否則見遠也願濞濞遺遺亦難塞至是離
若依此也雖法怒濱一鼓而可平否則見遠也願濞濞遺遺亦難塞至是離
鮫人之室旋龜山之坡當其咨稟司台行牌發令調同委吏諗遺遺亦難塞至是離
之吉日也祭長源公兮禱之天地依赤蚪使今驅却妖魔喧笙歌此所謂擊鼓鳴鑼下
附竹兮架石荷戈豐期頓息浪頃刻平波舉員賦服衆庶歡歌此所謂擊鼓鳴鑼下
此安瀾靖泗垂千古從茲安海清河奈何遠法不同而水族崇兮遂致大工既成而
而異類乎蠢動生濟傷其巢穴而物侶怒也碍其身家而水族崇兮遂致大工既成而
復毀故址重沒而無稽不待已申驅鱷之韓公又嚴詞厲效斬蛟之子羽氣吐聲嘶於
是大司空名正言順令肅庭濟急急如律令侃侃執端圭發烈焰以焚巢始安水堰建
永鎮淮隄

朱公將五百里河隄。都看來淮安。一路官員。都來迎接。是時黃達病已痊了。跟隨看視。

功耀冠 乘矣 撫院設宴相待。朱公又往南去巡視高寶河堤。下船由水路進發。將近午牌時。分忽

氣愈近了。朱公便問那香氣是何處。巡捕官稟道。已過涇河了。離寶應縣只有二十餘里。香

開香氣常聞四五十里朱公道有何靈異巡捕道去年黃河決口有一潭其深莫測正與決口相連兩水相激冲起浪來再打不住樁正與現在淮黃一體時在三月清明日因水急往來船

隻俱不敢過岸上遊春的男女都到潭邊玩耍只見水上有一尾金魚游戲有人說是龍變世云鯉魚修煉功成得能變化為龍未聞既為龍復降為魚果有是龍獨不畏豫且之弓矢乎有的說是妖物也有拋麵食引他的也有

捧土塊打他的忽見人叢中走出個少年美貌女子來道這是潭龍待我下去擒他上來奇看客之中有個少年見那女子有姿色遂調戲他兩句那女子含羞起來衆人一轉那女子

便跳下潭去了奇衆人驚駭慌了手脚不及喊救大家都走遠未散互相議論只見那調戲的少年兩脚好似釘住一般再走不動可為世之儂薄惡少頃只見潭內水湧起來高有數

丈只見一個女真人想那女子改裝乎所以稱為真人乎騎着一條白龍金魚復墜為龍乎乘空而去衆人一齊下拜半日方沒奇更那個少年忽然亂舞起來口裏說道我乃泰山頂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是也奉

玉帝勅旨來淮南收伏水怪所收水怪者乃巫支祈也非僅收此白龍耳保護漕隄永鎮黃河下流為民生造福

數語正打動朱公拈香祈籤時問築隄之底可於寶應縣城北建廟因留金簪一雙為信果是天仙玉女欲降伏必現身露相於凡人叢中為惡少調戲含羞既又附說罷倒在地下移時甦醒那頭髮內果

有金簪拜雙奇更上面有字乃宣德元年欽賜泰山神的衆人奔告知縣申報撫按題請立廟

至今香火日夜不絕。祈禱立應。遠近敬香。絡繹不絕。黃浦決口。卽打住。椿潭中遺下白龍蛻。一副。以上一席話。按題請建廟諸事。是否載入寶應縣志。乘乎候高明覈實也。朱公道既有靈應。本院當去行香。巡捕官傳寶應縣備辦香燭。香燭細微。何必小題。伺候少刻。船抵皇華亭。各官上船。見過朱公上了轎。各官都轎馬跟隨。一行儀從。來到廟中。只見人煙湊集。香氣氤氳。果然好座廟宇。但見

凌虛高殿。福地真堂。凌虛高殿。巍巍壯若蕊珠宮。福地真堂。隱隱清如天籟閣。花深境寂。散天香。風澹谷空。繁地籟。瓊樓綺院。碧梧帶雨常遮。寶檻珠欄。翠竹留飄。擁護風雲。生華座。日月映雕梁。龍章鳳篆。懸掛着御匾。煌煌玉簡。金書鐫勒着神功。赫赫鐘鼓。半天開甬道。煙香萬結。散丹光。四方朝禮。碧霞君永鎮。漕河福德主。

朱公率同衆官到廟前下轎。禮生引導至大殿。盥手焚香。禮拜畢。見香案上有幾個籤筒。遂叫道士取過一個來。朱公屏退從人。秦檜拈香。以心中有害岳氏之介。帶所以屏退左右。此公心中朗朗無私。何必爾。焚香默祝道。下官工部侍郎朱衡。奉旨治水。修築河堤。上保陵寢。中護漕運。下護萬民。皆賴神功。默佑僥倖。成功未知。此堤日後可能常保無虞否。卽此公言數句。向必屏人。乞發一籤。明示說畢。將籤筒搖了幾搖。一枝籤落在地上。從廟祝拾起。朱公看時。乃是八十一籤。九之數。道士捧過籤簿來。查出

是。中。吉。籤。下。寫。四。句。道。

帝。遣。儒。臣。續。禹。功。

獨。憐。赭。已。喪。離。宮。

若。交。八。一。乾。開。處。

散。亂。洪。濤。添。地。紅。

朱公見了不解其意傳與衆官詳衆官亦不能解

天下神廟籤語皆凡人所撰也且一籤必按諸事各分吉凶此籤單寫出緒已之名

之情由來豈撰籤者預知其事乎抑當時此仙降言乎令人費解

惟有黃州同看了道怪哉怪哉此事已成矣衆官只道他詳

解出來一齊來問那黃達伸着兩個指頭言無數句有分教瓊樓玉宇藏幾個雌怪雄妖柏

府烏台害許多忠臣義士正是傷殘衆命驚天地報復沉冤泣鬼神已定之局勢所必然矣不知黃州

同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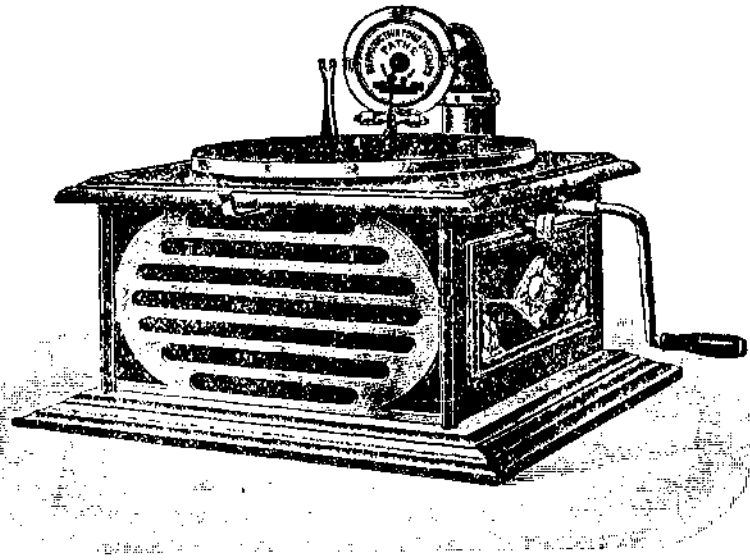
蒼

乃徵



送禮的無上妙品

目錄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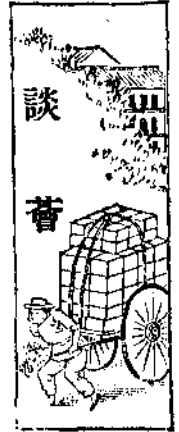
函索即寄

留聲機器

名伶唱片

本公司各種鑽針留聲機器不但質料堅固且用時非常便利各種京戲小曲唱片舉凡中國名伶應有盡有家庭娛樂之品莫妙於此近又新出王又宸雙處等京腔以及王无能江北空城計滑稽小曲唱片多種並有曲本目錄附贈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百代公司啓



水盃讀史小評

(谷 叟)

太史公以陳涉世家次孔子世家後。其覺不倫。然秦焚聖人書坑儒。生陳涉首起而爲難。亦英雄之所爲。諒亦聖人所樂取也。且秦以全盛天下。誰敢首難。蓋首難之人。自是古今出頭做事。好漢不必有甚大識。而胆自勝人。千倍李密之於隋。方谷之於元。皆是也。余詠史詩云。鴻鵠欲飛天。先耕壟上田。名雖不甚大。胆在重瞳前。重瞳英武雄。豪蓋世之傑也。少小時一見秦皇。便曰。彼可取而代也。天下之大志也。斬卿子冠軍之庸儒而救趙。天下之大權也。鉅鹿一戰。強

秦數百萬。猶悉成齋粉。天下之大威也。入關盡屠秦族。復六國。累世之讐仇。天下之大快也。年二十四而威震寰宇。宰割九有。天下之大奇也。然而放逐義帝。天下之大愚也。惜哉。

卞山楚王朝。梁簡文帝作碑記。言羽事佛不殺。淮陰侯登壇之對。亦言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爲婦人之仁。觀其放沛公及歸太公呂后。非確有佛性者。能如是乎。蓋佛自周昭王時已入中國。漢明帝始求其書耳。其誤人自項王已然。不止楚英。梁武二人。

李溫陵謂漢祖之神聖。堯以後一人。此言亦太過。但自今按之。如入關受子嬰之降而不殺。聞義帝死而大哭。見項羽死而流涕。皆自然之仁也。縛韓信歸而赦爲侯。人告彭越反而赦之處。

蜀韓王信降楚而仍封之魏豹以反被擒而仍赦之蒯通教信反欒布哭彭越貫高反形已具季布窘已於途雍齒叛已於豐皆赦而官之史稱其寬仁大度信哉惜乎悍婦臨家殺戮功臣以古今第一英雄婦人操權而不禁不免有河東之懼矣此亦事之大可笑者

自古開創之君及父之生存而事之惟大舜漢高兩人第二父品量大不相同瞽瞍古道自處目中絕不見有富貴任其子為帝堦為攝相將為天子直率己性焚之殺之直至心回意轉而後已真是有天下不與之根器頑父二字似屬儒者偏詞若劉家太公則不免勢利平時言季不如仲力一旦見季富貴來朝便擁筵迎門謂其子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如此俗態便是亭長父之面孔何足比瞽瞍之曠懷

秦之季世宰割天下者非季即羽鴻門一會取季殺之扼要着也莫謂非范老奇計羽之不殺雖有人君之度然而不濟甚矣范於此時固宜去蘇長公以為此時不宜去當於殺卿子冠軍之時余不敢強同也

沛公與秦無仇可以不誅子嬰羽之祖燕為秦將王翦所戮季父梁又為秦將章邯所戮則秦項固世仇也不得恕一子嬰矣且昭王召楚懷王入武關拘之至死楚人憐之如悲親戚此百世傷心事羽滅秦為祖若父雪仇胡不鞭打王尸為先君洗憾耶

孔子八世孫甲憤秦坑儒焚書陳涉之亂持禮器往歸而為博士卒與涉俱死觀其與陳王問答議論亦英士也使遇高皇上下揖讓於其間豈不為一代儒宗哉其九世孫熙與高祖賊項

羽於垓下。所謂孔將軍居左者是也。以戰功肇封侯國。聖人子孫之賢蓋於此。

隋何蘇張之流也。高祖目爲腐儒。叔孫通僞儒也。褚生稱爲聖人。漢代一時之士習可想。

子嬰降。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因以能寬容。聞義帝死。袒而大哭。爲發喪。臨三日。及卽帝位。首曰。義帝無後。可謂胸中時時有君長矣。

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帝王之尊孔子。自漢高始。季不讀書。以馬上得天下。而能有此舉。眞帝王舉動。較彼焚書坑儒之秦始皇。高出萬萬矣。

古今雨錄

(尖鳳)

序

竹雨乍收。茶煙忽颺。隔樹之鳥啼三聲。五聲。垂

簷之花飛一點。兩點。言傾桑落。則明月不來。偶撫桐絲。則高岑寡和。念浮生之若夢。遲之子兮。何年此我友孫。君尖鳳。今雨錄之所由作也。尖鳳以吳桓王之舊裔。生李東白之故鄉。作賦有金石之聲。援琴成霹靂之引。澧蘭沆沱。余懷鬱其信芳。干將莫邪。此才闕而不久。一時三楚之彥。七澤之英。莫不締交焉。每當黃墟酒熟。白社人來。躡屐卞和之山。弔碑羊祜之水。季長之居。下鄔吹笛。能和子桓之會。南皮彈棋。閒設可謂言笑宴宴。信誓旦旦。已然此皆尖鳳之所謂舊雨而非今雨也。若夫黃龍逆盡。蒼兕呼高。班生毛椎投之。奚止三寸程家。刁斗笑者。詎值一錢。韓王孫之將兵。拔幟易幟。周武祖之待士。脫靴着靴。不少磨盾之雄。儘有投壺之侶。此尖鳳之所謂今雨一也。幕府多才。孔璋授管。袁公路之

骨塚中已枯。司馬昭之心。路上未識蒼黃。避楚
 藏。伍員於小舸。輾轉入秦。載張祿。以後乘客未
 致乎鷄狗險。竟脫乎虎狼。此尖鳳之所謂。今雨
 二也。鴻既冥飛。鵬還遠徙。蓬山路近。訪虛無。縹
 緲之蹤。易水風寒。尋慷慨悲歌之士。漢楊惲。率
 其妻子烹羊。魚羔釋祕。演隱於浮屠。極飲大醉。
 凡車誓及笠。誓兼詩人與酒人。此尖鳳之所謂。
 今雨三也。王粲一賦。潘岳二毛。翦吳淞之半江。
 作客亦可指楚雲之一岫。日歸未成塞外草。衰
 遠得少卿之札。江南花落愁聽天寶之歌。贈寒
 梅之一枝。盟長松而百尺。此失鳳之所謂。今雨
 四也。然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乍載歡於聯床。
 俄雪涕於掛席。青楓江上不來李侯之魂。白草
 河干每黯張生之夢。春醪獨撫秋瑟。孰張悲莫
 悲於生離。長復長兮。相憶於是。采厥篇章。著其

姓。氏。勒。爲。此。卷。略。比。老。杜。記。懷。人。之。詩。不。同。魏
 文。撰。點。鬼。之。錄。書。成。命。僕。序。其。大。致。嗟。乎。星。離
 雨。散。君。題。漢。上。之。襟。月。朗。風。清。我。買。山。陰。之。權
 願。言。懷。之。匪。可。任。已。

昭陽大淵獻花朝。朱大可撰。

張茹辛

君名九維。遜民其別號也。詞場俊侶。則以遜園
 主人呼之。張氏爲蕪陽望族。君髫齡時。頭角嶽
 嶷。邑人譽爲國器。舜勺時。負笈鄂垣。聰穎冠其
 曹偶。會鄂垣創辦文武普通兩中學。同遊者競
 赴文普通投考。君慨然曰。方今朝政不綱。外夷
 侵逼。當國者以種族差異之故。不惜舉大好金
 甌。供強鄰之饒吻。以冀保其一種一族之尊榮。
 吾儕漢族也。宜人。人振拔。勉爲傅介子。班定遠。
 一流人物。揚國威於域外。俾知中土尙多英豪。

母令吾家博望專美於前徐以保吾漢族者併圖滿回蒙藏各種族之奮興乃少年所有事也舍文就武實今日急要之圖聞者咋舌咸目君爲狂易君乃逕就武普通攷試列上等時南皮張之洞督鄂銳意興學對於有勇氣之少年尤多方激勸君遂以高材生考送德國學習陸軍君幼嗜騎射故研究馬術更其精心當其畢業歸國之時正意大利召集萬國賽馬之日牒達北庭陸軍部物色久之無合格遣使者君詣闕請纓部臣奇之簡派大員偕君赴意撥帑金十五萬供君需要君軀幹不甚修偉而體質亦甚羸弱抵意大利意當道蔑視之問君曰若奉命而來果爲賽馬來耶賽馬時若能不憂懼否君怒甚反詰之曰貴國是否爲賽馬召吾儕來應貴國之召而來者應否得與賽馬之列國際間

宜講信修睦胡兒戲爲意當道語塞從此不敢貶眼視君屆期賽馬君居各國最優等中第四名列強互相驚詫曰勿謂中華無人也此事爲吾國在國際上爭得光榮之最大紀念亦君生平極得意之一段歷史也君殊不以此事稍露矜伐之意有舉此事貢諛於君者輒謝曰使不辱命倖也人益盛稱君有撝謙之美德詎祝捷返國北庭慮其年少氣盛抑之派歸陸軍部任編譯局事務君拂袖南歸曰朝廷暮氣已深而賞罰不明又達極點滅亡不旋踵矣閱數載而清社遂屋民國紀元之年君遊金陵憑弔古跡寄託遙深用龔定庵韻填金縷曲以寄意云王氣銷沉矣對鍾山荒烟蔓草淒涼無似虎踞龍蟠誇勝蹟不過虛言而已却勾起一番心事檀板金箏傳畫舫甚而今憔悴蓬窗裏空牘着秦

淮水秣陵風。月教誰理最難堪。模糊煙雨蕭條。城市草沒小倉山下。路不見隨園名士。更不見。烏衣燕子雙槳風橫。桃葉渡莫愁湖。偏教人愁死。玉樹曲休提起。君之胸懷抑鬱。可以概見。民國四年。湯鑄新督湘。以禮聘君充混成旋長。籌練新軍。君以友誼故。勉留八月。適洪憲亂作。君乃乘機旋梓。陶情山水。有終隱之志焉。已未生日。成病起。自述八章。併序云……神山采藥。幸得龍肝造化。弄人又為蟲臂。痛定思痛。聊申無病之吟。生日。重生自寫前身之照……云云。茲節錄其詩四章如下。去年秋老菊花叢。磨蠍箕牛入命宮。儘有愁霖添腹疾。苦無文檄愈頭風。春歸紫陌紅塵裏。身隱紗籠繡幔中。惆悵梁園舊詞客。誰傳七發過江東。每因善病同摩詰。直欲清齋學太常。莖露時傾延命酒。爐煙重爇返

生香春秋佳日。思行健憂患如山。付坐忘墮體離形。羣垢滌猶餘泉石在。膏肓生日題詩笑口開。黃鶯聲裏坐銜杯。王喬嶺上虛飛鳥。仙客丹成又脫胎。過雨花如新病起。穿簾燕似故人來。分明日落虞淵候。竟有金戈挽得回。偷得閒身病亦安。功名夢早醒。邯鄲治聾欲割東坡耳。處世甯無叔寶肝。火色鳶肩輸往昔。冰心雪骨耐清寒。回思三十三年事。付與煙雲一笑看。同里葦道人為君徵和。余師蔡蓉仙夫子曾依韻和之。辛酉余與君同客海上。未相識也。友人李容恢發刊絢報。君於報端見余所作念奴嬌一闋。傾倒備至。曾兩度賜和。今僅記其第一闋矣。詞曰。別經年矣。想蕭娘不似舊時眉。嬾衣帶圍寬。青鬢減都只為卿卿。故明月天涯。春風海角。沒個相逢處。蓬瀛縹緲。微波難託情。語記得。載酒

聽。鶯。尋。芳。拾。翠。小。向。花。間。住。過。眼。雲。烟。成。幻。夢。
空。把。佳。期。偷。數。桂。萼。年。華。浮。沉。心。事。逝。水。東。流。
去。盟。釵。有。約。珮。環。容。許。重。遇。係。君。感。舊。之。作。也。
嗣。由。葦。道。人。居。間。介。紹。余。始。識。君。傾。蓋。一。見。歡。
若。若。平。生。壬。戌。之。秋。君。因。事。返。漢。皋。填。木。蘭。花。
慢。一。闋。紀。別。余。依。韻。奉。和。君。擊。節。讚。美。其。實。拙。
作。遜。君。多。矣。茲。紀。原。倡。於。次。訝。韶。光。箭。緊。驀。地。
又。經。秋。正。院。宇。蛩。聲。關。山。雁。影。做。就。奇。愁。千。戈。
忽。驚。滿。地。看。賀。蘭。烽。火。未。全。收。荒。棘。銅。駝。飲。恨。
故。宮。禾。黍。埋。憂。倦。遊。人。倚。孤。舟。無。限。事。水。東。流。
嘒。鐵。馬。勞。人。戎。冠。誤。我。辜。負。盟。鷗。愁。來。欲。舒。望。
眼。奈。萬。方。多。難。怯。登。樓。黃。葉。未。知。人。意。臨。風。故。
作。鷗。鷗。君。壯。歲。英。發。欲。大。有。爲。於。天。下。中。年。以。
後。失。意。之。事。十。常。八。九。所。以。一。種。沉。淪。枯。悶。之。
極。思。時。露。於。行。間。字。裏。眷。海。上。歌。者。小。翠。玉。賦。

詩。美。之。詩。云。歌。聲。合。有。老。波。瀾。換。羽。移。宮。一。再。
彈。夜。傍。瓊。樓。聞。雅。奏。行。雲。過。住。玉。欄。干。翠。袖。臨。
風。弱。不。支。冰。肌。雪。骨。玉。丰。姿。梅。魂。菊。影。評。量。遍。
眼。底。羣。芳。此。可。兒。歌。喉。宛。轉。意。纏。綿。變。徵。新。聲。
入。綺。絃。恰。是。春。深。二。三。月。天。津。橋。畔。聽。啼。鶻。曲。
中。若。個。是。知。音。越。調。吳。謳。放。浪。吟。白。雪。陽。春。誰。
解。識。歌。場。一。例。有。升。沉。其。推。獎。可。謂。臻。諸。極。軌。
矣。君。於。酷。嗜。吟。咏。外。兼。喜。臨。池。初。學。君。家。濂。鄉。
先。生。得。其。神。似。日。前。赴。粵。以。近。作。遊。硤。石。絕。句。
書。屏。條。贈。余。其。運。筆。之。姿。態。則。頗。肖。李。北。海。詩。
亦。道。雋。可。誦。詩。曰。雙。峯。高。矗。列。雲。屏。石。磴。縈。紆。
入。杳。冥。勝。跡。已。銷。龍。虎。氣。夕。陽。紅。上。問。松。亭。余。
每。一。展。玩。恍。然。與。君。抵。掌。談。風。月。也。噫。國。難。方。
殷。危。亡。之。象。比。較。遜。清。尤。有。岌。岌。不。可。終。朝。之。
勢。君。久。臥。思。起。風。景。河。山。之。感。視。昔。有。加。頗。思。

努力前途一抒當年偉抱余亦極願君滌盡泉石膏盲挈十萬橫磨掃盪羣醜不徒馳騁騷壇以刻翠題紅終老也

止止軒隨筆

(抱蜀子)

漢晉人墨跡自西陲墜簡經卷發見復見人間所可惜者地方僻遠當時無人保存多為外人攜去羅叔問漢晉書影皆自巴黎日本轉影而來其存於中土者希如星鳳余所藏燉煌石室晉人寫難心經卷與羅叔問所影之晉經九紙相同而古茂淵懿過之卷背有永興郡印累累如貫珠考永興惟南齊時稱郡餘皆以縣名是此印即齊代郡印也南齊去古未遠其為當時士大夫所寶重已如此卷背又印有佛像雕刻最精清道人題跋稱為希世鴻寶良不虛也

予又藏有燉煌石室唐人畫佛變相穢跡金剛圖紙本純以篆籀法勾勒而成與世所傳唐人畫佛迥別清道人屢欲臨副本而未成遽歸道山嘗嘆唐畫傳世之塙有可據者惟此幅餘皆憑傳聞摸索無由證實余年來轉徙兵間他物損失甚多而書畫卷軸猶存行篋此卷每一展玩有吉祥雲擁護謂為人間至寶可也

世所傳米元章畫皆潑墨大點開後人渾淪一派余在蘭州見牛氏所藏米畫山水一幅則着墨極其安雅逸韶欲流嘆為奇觀乙卯至申見清道人所藏高房山春雲曉靄圖其用筆亦與世所流傳之高畫不類雖守米法而設色濃厚又似唐人始信世所傳高米畫法皆僞父所為也

予藏有劉松年畫錦室圖大幅山坡皆用墨皴

染樹木人物着色亦極淡雅。沈仲禮清道人。吳倉碩曾農冉均稱爲絕品。余曾見仇實甫臨本二幅。設色過豔。反傷大雅。一流入歐西。一流入日本。北京武英殿尙有仇臨一幅。同一機局。兩相比較。判若天淵。不得不令人發思古之幽情也。

江西蔡氏所藏宋元畫極多。而以馬遠踏歌圖大幅爲最。其人物純用篆法。古勁挺折。爲沈石田翁所自出。絹色如新墨色黝黑的。係真跡。非後人所能僞作也。上有宋高宗御題五言一首。又有方方壺水墨山水一小幅。紙本墨氣淋漓。真宰欲訴。一洗宋人板重之習。趙子昂所謂石如飛帛。木如籀。可謂兼而有之矣。

金冬心晚年作畫。造景設色。均出人意外。表不可拘。以繩尺。惟李筠盒所藏瓜果卅六幀。純守宋

人規矩。而以秦權筆法出之。不覺後來居上。大凡古人奇肆之作。無不自神明規矩而出。何道州嘗言。世人目余書爲怪殊。不知余無日不臨古碑。予之怪。皆由古人來也。書畫同源。於此可悟。

王奉常論畫法。當以元人筆墨。運宋人邱壑。澤唐人氣韻。廉州石谷麓台。皆得其衣鉢。且得縱覽奉常所藏唐宋元明名蹟。故所詣益神。近日歷代名畫。希如星鳳。四王之畫。亦價等連城。非寒素之士所能望見。徒向玻璃版中討生活。所謂按圖索驥。何能得其神駿也。此畫品之所以日卑。間有一二奮然興起之士。又故爲蒼莽。令人視之。曠悍可畏。古人論畫。至蒼老便無機趣。全要以渾融柔逸之氣出之。方能骨格內含。神采外溢。於古人始有入處。是學畫非多觀古人。

名蹟終門外漢也。吾願世之收藏大家畫出其
所藏名蹟每年展覽二三次任人縱覽其中仁
者見仁智者見知各得師資令天下寒士皆得
獲擴眼界其雅懷宏度當不讓杜工部專美於
前矣。

雙膝老屋筆記 (環綠)

楊富富

楊富富涇州民家女也。居文廟之右。光緒十九
年先嚴匡臣公任州刺史時幕友家丁多娶州
人女為妻富富貌不惡搔首弄姿頗欲嫁州署
中人以為榮時余與仲兄仲蕃隨侍先嚴衙齋
無事把臂出游經富富門輒見富富倚門而望
若甚屬意者後悉富富患神經病家人聆其言
則花癡也家人告之曰汝有所思果欲嫁何人
耶對曰吾欲嫁署中二少爺 (指仲兄) 家人

曰二少爺已有少奶奶豈能再娶汝則對曰三
少爺尙未娶吾當嫁之家人無以應未幾有人
以富富言告余余惟付之一笑而已是歲秋余
返滬富富情狀遂不知悉越五年重蒞州署富
富已嫁家丁江順為繼室江順年四十餘長富
富年約一倍枯楊生梯富富無怨言某日入署
見余深深下拜口稱三少爺余見其貌甚豐腴
精神煥發回憶其病時所言不禁有今昔之感
富富志欲嫁署中人後卒如願以償余深慚非
富富之悅己者也。

朝雲

朝雲忘其姓居涇州南門外高峯之陰其父有
中人產家庭頗堪溫飽朝雲姿色甚佳年僅破
瓜光緒十六年州署幕友劉某見之詫為得未
曾有託人蹇修其父以許字對劉惋惜不置後

劉娶某氏。租朝雲家爲洞房。朝雲平時與某氏款洽不避。劉乘機勾引。竟通焉。某氏妬之。醜聲因而四布。朝雲之父微有所聞。不便聲張。未幾朝雲夫家消吉。迎娶朝雲。割愛出嫁。劉徒呼負負。無可奈何也。某氏旋以肺疾卒。

李蘋香

光緒庚子辛丑時。上海名妓李蘋香。高揚豔幟。車馬盈門。熟魏生張。應接不暇。其生涯爲滬妓冠。蘋香工酬應。長於詩。善作小楷。文人學士趨之若鶩。而纏頭所入亦首屈一指。其祖某曾任松郡華亭典史。致仕後居貢院西。弄父某商於滬。母某氏隨侍其翁。主持家政。蘋香以母溺愛。故舉止不自檢。常喜倚門而望。蕩子見者。纔涎欲滴。多方調戲。蘋香不避也。松俗每逢學政。按臨舉行歲科試。居戶近貢院者。輒分其餘屋。租

與應試士子作寓所。光緒戊戌春。余以諸生應歲試。賃居其家。同邑楊某。應童試。亦寓焉。其室與蘋香臥室僅隔一屏門。佳人吟詠。聲時達於耳。楊引以爲樂。同寓者見楊室逼近繡閣。頗滋疑竇。迨見楊摺扇。係蘋香所書。乃知楊與蘋香有相悅事。及試。楊蒙提覆而未售。失意而歸。余以試一等。俟宗師發落。尙留寓中。因得與蘋香祖若父相識。祖有宿學。吐屬風雅。年約花甲。精神矍鑠。余臨行。蒙贈詞林摘錦一部。父亦恂恂若儒者。無紈袴氣。蘋香旋嫁同里劉某。周歲生一女。庚子春。蘋香歸甯。匝月未返。一日劉某忽接蘋香母自杭來信。言偕女進香。靈竺女忽患急病。醫藥無效。而沒現已成斂。並囑赴杭運柩。劉某信以爲真。昇柩返未幾。而女校書李蘋香之名。噪於滬上矣。初蘋香未嫁時。與表兄某通

既嫁後楊花水性不忘其舊及歸甯隨母至杭進香表兄偕行忽在杭偕表兄私遁母恐無以對劉某遂託言病沒備空榻以為掩人耳目計蘋香遁後與表兄僑居滬上旋以窘於資遂營北里業枇杷花下以掃眉才子自命鏡奩之側圖書翰墨陳列井然人求其一詩一書非得潤筆不與也而專記花叢之小報又復時加揄揚故聲名藉甚然平日起居受制於表兄表兄自任為房老所得夜度資蘋香不能自由支配色既衰乃作鵝雖有他妓作替身而業不復振乙已余家有女傭張氏茸城人每返家輒為蘋香至劉某處探望其女後女沒張氏不復往共和紀元後數年有人見蘋香形容憔悴非復昔年景象家本姓黃其學問受之於祖出嫁時祖已沒其母或言為勾欄出身蘋香既墮平康其母

望門投止分其利以佐嗜好之不給云

昔非軒隨筆 (逸民)

沈碧雲

碧雲八歲失萱幃就傳於隣聰穎異常兒年十三已畢五經業喜填詞殊雋曼戚族咸稱曰女學士性嫻淑舉止復倜儻父名大鵬以總戎供職四川督標下年不惑祇此一掌珠不無悻悻屢經僚友勸續膠鬲乃娶某名士之女為繼室某女亦以詩文名鄉里碧雲依謁後母時大鵬每戲謂曰汝母女均是不櫛士爾今後當可師承母教矣碧雲欣躍甚詎後母深悉碧雲學問高己上頗妬忌而碧雲乃天真爛熳者偶有吟稿必求母和母常被窘于是恨女刺骨勢成冰炭或譖女短于父前父不信母忿無可洩乃藉瑣事撻楚之女仍侍奉惟謹無怨色益憤學暇

輒喜易男妝。隨父校閱軍隊。父亦不之禁。未幾所有行軍口令。鎗把操術。悉熟諳。年十八。父因侵吞餉案獲罪。沒家產。碧雲隨父。避峨眉。居年餘。獲遇俠士某女。拜爲師。盡得其傳。尤精劍術。一日赴外祖許。道經巴縣。正閒眺山水間。忽聞嬌慘呼救聲。碧雲循聲蹤跡之。至山陰。見一妙齡女郎。被某土豪。指揮數健漢。劫負而過。碧雲怒其恣橫不法。面斥之。詎土豪健漢。咸指而目之。曰。彼麗殊。肆謾真。自不知量耳。盍并擒之。土豪大聲曰。不意得隴。又獲蜀。誠爲快活事。爾等奮力進行。當有重賞。奴輩乃羣趨碧雲。碧雲正憤怒間。擬施術盡殲之。繼思我何畏鼠輩哉。不如將計就計。探其巢穴。窮其究竟。或可偵獲他異計已決。遂僞告之曰。余乃一弱女子。正苦貧無依恃。苟得衣食。無虧卽婢妾。以報又何敢辭。

奚用諸君力。迫耶。豪奴咸喜曰。此女殊解事。不似若女之不識抬舉矣。土豪命覓轎。載俱歸。約行十餘里。抵其家。至則華堂高廈。婢僕成行。咸與主人賀凱旋。土豪歡洽甚。導二女入內堂。遽前欲執碧雲手。碧雲笑避曰。辱承垂愛。榮幸奚如。然君與妾俱屬名門華胄。當以禮義爲先。今大禮未成。而遽親授。受恐非久長之道也。土豪亦笑曰。卿言良是。實緣欽慕之忱。達於概點。便不自覺。唐突佳人矣。乞恕冒昧。碧雲仍以笑報之。土豪無奈。碧雲乘機要求。遍歷觀光。土豪欣諾。碧雲每歷一室。必卽景詢問。藉察形勢。至東園。有精舍三楹。鮮花萬本。碧雲笑謂土豪曰。若是精舍。布置殊佳。身歷其中。頓忘塵俗。君曷置妾此中。與彼女共佔一室乎。縱彼女雖倔強。妾當有法以導之。三日後。包管郎君克享溫柔鄉。

澤矣。土豪感謝，再立喚婢伴，彼女來，碧雲送土豪出，卽返室，詳啼，彼女容止，詢邦族，並詰之曰：「姊猶閨中白璧乎？」女曰：「然。」去此三里許，曰：「柳莊者，卽妹姓也。家無兄弟姊妹，行父宦汴，歿於官，回籍後，乏生產，家中落，婿家自幼訂，翁棄世，竟至貧不能娶，致演此劇。今厄此，惟有一死，自全耳，所不能忍，然者，或有老母在，碧雲低聲慰女曰：「姊能貞孝感天，或有脫險之望，未識姊亦知妹爲何如人，今遇妹，尙幸，事妹必有以報之，乃將日間經過情形及己之計畫，詳告女，女驚疑曰：「姊亦被劫者耶？」不覺抱持而哭，碧雲亟止之，復滅火，密商脫險策，迨月上柳梢，後碧雲束裝飛躍出，默察其異，至西隅高樓危簷，微聞悲怨泣訴聲，自內出，樓共五楹，區十餘室，各居妙齡女一二人，室外有中年婦四人爲監守，碧雲斗

見衆女，愁容幽慘，狀怒不可抑，幸四婦已熟睡，乃輕推窗櫺，密道來，意俾勿驚怖，衆女環跪求救，碧雲慰諾之，卽將衆女挾歸精舍，往返八次，始援畢，密囑衆女勿惶恐，勿離散，咸遵諾，已乃挾劍躍出，登西樓，入左室，未幾，手持一頭，出懸於腰，復至廳右，尋獲曩助劫女強漢二人，併馘首，攜回精舍，衆見驚欲絕，咸蹲地不敢聲，碧雲卽將三首陳於案，乃召土豪子女婢僕，至詳告誅暴救良，懲除惡俗，意又曰：「如有不服我爲者，卽可報官置我法，或請諸君立卽報復，我決無怨恨，否則余將率領衆難女，離此火坑，各返其家矣。」首級三枚，本欲攜回紀念，今念爾兄弟年皆成童，留此俾資警惕，勿再踵蹈父惡，勿再汚我神劍，子女婢僕俱殼，棘如木偶，究未審女爲人抑神，咸面覘不敢答，碧雲語畢，拭劍入鞘，更

御○外○衣○尋○率○難○女○十○七○人○拔○關○整○隊○徐○步○出○既
抵○家○詳○詰○姓○氏○里○居○一○一○護○送○歸○五○日○歲○事○惟
柳○女○私○泣○家○貧○母○老○今○遭○此○尋○恐○滋○物○議○爲○恨
碧○雲○審○其○意○乃○故○危○其○詞○曰○土○豪○家○余○雖○留○有
名○姓○然○姊○居○密○邇○伊○家○必○恐○遷○怒○圖○報○爾○時○余
或○雲○游○他○鄉○誰○能○任○姊○保○護○妹○竊○爲○姊○與○伯○母
危○焉○求○萬○全○計○不○若○暫○避○他○鄉○以○保○明○哲○之○身
據○妹○愚○見○亟○應○藉○此○避○難○機○緣○姊○與○伯○母○剋○日
往○依○壻○家○以○明○姊○志○姊○既○獲○有○託○庇○伯○母○又○可
安○心○而○百○年○姻○事○亦○藉○諧○合○一○舉○而○三○善○備○姊
意○何○如○詎○柳○女○羞○態○盈○頰○脈○無○一○言○碧○雲○復○慰
之○曰○父○母○有○命○媒○灼○有○言○既○經○許○身○於○彼○終○須
克○諧○伉○儷○今○爲○避○難○往○依○迴○非○私○奔○可○比○吾○姊
何○效○世○俗○女○兒○態○致○坐○失○此○千○載○一○時○之○機○會
哉○遂○爲○柳○女○妝○束○力○促○之○行○柳○母○咸○激○救○女○恩

故○惟○碧○雲○之○命○是○從○翌○晨○碧○雲○護○送○母○女○起○程
次○日○晚○抵○壻○家○叩○門○入○壻○與○女○本○是○青○梅○竹○馬
儔○驟○見○之○驚○詢○何○自○來○碧○雲○代○詳○顛○末○兼○道○來
意○壻○家○咸○感○碧○雲○亟○延○入○羅○拜○謝○正○欲○設○筵○款
待○間○而○碧○雲○蹤○跡○忽○已○杳○如○矣○不○數○日○土○豪○子
果○訟○於○官○求○報○復○詎○邑○侯○廉○悉○其○情○亦○深○服○女
將○軍○膽○識○逾○人○而○俠○義○可○風○云○

著○者○曰○一○女○子○而○能○鋤○凶○除○惡○執○法○無○私○俾○天
下○後○世○知○警○儆○是○俠○義○之○行○也○深○悉○柳○女○孤○苦
無○依○而○壻○家○貧○不○能○娶○竟○能○借○題○說○項○使○兩○姓
姻○事○藉○獲○諧○成○並○免○老○母○長○此○饑○寒○憂○是○仁○慈
而○兼○情○智○之○爲○也○嗚○呼○今○之○澆○風○漓○俗○至○於○此
何○不○幸○而○無○碧○雲○其○人○哉○噫○

塵譚

(曼陀羅室主人)

馮夢華中丞

金壇馮夢華先生(煦)少清貧。迨舉孝廉。任雲龍書院山長。年亦四十餘矣。時吳興孫敬孚爲徐海道。段筱柯幕賓。與之莫逆。亟勸北上。赴試。或以馮措書拙劣。翰苑難與其選。以進士出。爲縣令。又違其材。泥之馮亦依違。兩可猶豫。不能決。而事所尤難者。雖志切青雲。乃家徒壁立。謀賞無從。孫知其故。因爲嘯植。段道處得贈百五十金。北上之行。始果。濟濟多士。亦既中式。廷試閱卷官。爲南皮張文襄公。得馮卷。雖措書極非圓整。而才氣不可一世。力薦於西后。允當龍頭之選。西后以字迹太劣。抑爲探花。依次遞升。臚唱第一聲。則桐城吳學甫也。馮既入詞林。一放湖南副主考。轉任鳳陽知府。五馬出守。人謂是非百里才。迂夫子行。見敗興去也。願未幾。乃護鳳穎道。每屆秋審。罪囚必一一詳詢。有冤屈否。

其有甘伏者。輒告之曰。送省之後。且置極刑矣。狡黠者。則極口呼冤。雖證據確鑿。亦予翻供。發縣重審。往往一案而有數次。返復者且每囚必賞給大錢二百文。囚窺得意。旨要索增。給亦必各滿其志。按其實大都入差役私囊矣。人輒以其慈悲而不能明察。譏之。時袁項城勸捐北洋。陝西亦亢旱。籌賑。馮乃輾轉捐募。不足補以私蓄。得二十萬金。不致袁而致陝。撫岑西林。岑與馮初未有素。今竟致此鉅款。殊出意外。乃密奏保薦。謂馮哀憫災黎。雖妻妾亦拔簪助賑。實可嘉式。旨下。遷山西河東道。未及任。岑已升川督。再本保爲川臬。詣任。而岑又調廣督矣。任川臬未久。藩司出缺。由馮護理。其時西風東漸。方謀時務之學。馮兼川漢路總辦。創設鐵廠。延德國工程師專其事。川督錫良優禮外人。於德人造

謁輒敬禮有加。馮頗非之，以爲是工匠耳。何必如是。德人憤，訴於公使。移文川督，殊不直。馮會新任藩司吳某，亦蒞任。吳好歌京曲，酬酢之餘，不覺投癢。高歌一曲，得意忘形。強馮一賞其藝。馮拂然拂袖而去。於是吳亦銜之。遂與錫良交本。劾馮五大條款，其不識時務，居一焉。適岑西林有調江督之信，同時密保更上，謂馮才堪大用。西后乃訝其屢薦。時張文襄值軍機，后問之始悉。卽文襄力薦狀首之馮某也。此時李蓮英極爲西后所傾信，岑更爲營點，而安徽藩司之命下，距川督參札到時，適早一日也。經大有力者爲之排解，以朝褒夕斥，似失威信。此議乃寢。遷皖藩後，有徐烈士錫麟之變，馮遂拜命。皖撫矣。按馮平步青雲，初無輿援，僅以勸捐受知。西林其得眷之隆，超遷之速，一時無兩。今雖退隱。

滬。潛年且八秩，有零，可謂極人生之富貴壽考焉。顧迹其少年窮愁潦倒，設非孫君爲之鮑叔，又安能一帆風順，位臻開府耶？君子於以有得一知己之嘆矣。

曼陀羅室主人曰：蒙又聞之。蒿庵先生少時傷耦，顧影覓獨，悼亡之懷至老而彌篤。歲時寒食，輒揮老泪。此一則亦可傳矣。

華北遊記

(復 菴)

華北之遊，以十年三月三十一日成行。是晚十時，於上海滬甯車站上車。同行者有張傅二先生，新舊同學三十八人。校役一人，余鑑於去年武漢之遊，登輪之夜，與昧太高談笑，達旦，遂受感冒。故此行上車後，卽佔一隅合眼假寐。然人聲繁雜，不能成睡。直至十一時許，汽笛一聲，車輪轉地，輾轉不絕。一切雜響，不復可聽。始克睡。

去。朦。朧。中。被。任。君。推。醒。則。已。抵。常。州。矣。時。已。三。時。半。夜。色。蒼。茫。不。辨。何。物。但。見。窗。外。黑。波。起。伏。如。孤。舟。夜。行。大。海。中。則。鐵。路。兩。旁。起。伏。之。岡。阜。也。余。精。神。已。爽。遂。不。復。睡。五。時。二。十。分。過。鎮。江。山。洞。需。時。四。十。五。秒。出。洞。卽。丹。徒。站。俗。稱。旗。站。時。天。色。大。明。曉。風。拂。面。一。洗。昨。宵。昏。暮。之。氣。右。望。江。田。萬。頃。楊。柳。被。曉。風。所。吹。益。覺。清。新。可。愛。半。里。之。外。卽。見。大。江。如。匹。練。橫。空。左。望。岡。巒。起。伏。大。半。作。絳。色。山。巔。出。雲。冉。冉。如。炊。煙。余。啖。餅。乾。數。枚。飲。開。水。一。杯。就。膝。上。作。一。明。片。寄。家。中。車。行。震。動。隨。筆。所。之。屈。曲。大。類。北。魏。碑。七。時。十。七。分。抵。南。京。江。邊。有。同。學。許。君。在。津。浦。站。辦。事。派。人。來。接。余。等。遂。上。小。輪。渡。江。船。甚。潔。清。有。乞。丐。乘。小。舟。持。長。竿。竿。上。繫。小。囊。向。人。乞。錢。余。以。銅。元。一。枚。投。丐。舟。不。中。墜。江。復。以。一。枚。納。丐。囊。

乃。已。至。浦。口。遇。同。學。梁。君。一。年。不。見。握。手。道。契。闊。甚。快。九。時。五。十。分。開。車。十。一。時。過。滁。州。城。在。鐵。道。之。左。四。面。皆。山。城。樓。高。聳。依。稀。醉。翁。亭。也。蓋。已。將。越。北。嶺。山。脉。而。入。淮。水。流。域。矣。十。一。時。四。十。五。分。過。沙。河。集。瓦。屋。數。十。家。津。浦。線。小。站。甚。多。自。浦。口。至。此。已。隔。五。站。滁。州。以。上。地。多。不。毛。間。或。山。河。低。處。積。水。成。池。足。以。引。取。灌。田。卽。有。村。落。過。三。界。有。老。媪。提。瓦。壺。向。人。作。怪。聲。細。聽。乃。知。賣。熱。茶。也。一。時。五。十。分。過。小。溪。河。溪流。清。淺。碎。石。可。數。有。老。嫗。數。人。就。而。洗。濯。在。南。方。此。等。小。溪。不。足。稱。數。在。北。方。已。足。名。其。車。站。水。流。缺。乏。蓋。可。想。見。二。時。零。五。分。抵。蚌。埠。自。浦。口。以。來。此。爲。第。一。大。站。地。濱。淮。河。交。通。便。利。房。屋。間。有。西。式。東。離。蚌。埠。站。卽。過。淮。河。鐵。橋。水。不。甚。闊。橋。有。九。桁。則。兩。岸。地。土。甚。鬆。鐵。橋。難。築。故。也。

淮河流域平原千里。麥浪春風一望無際。鄉人聚族而居。乘牛車。車有四輪。架牛二頭。一車可容四五人。其速率較人步行尙遠。不逮人事。愈冗繁。則時間愈經濟。彼鄉人多暇。命駕出遊。或訪親友。或赴市集。固無貴乎神速也。又南人種水田。故辱水車。亭長短相望。北人種麥。則不需此南方墳墓壘壘到處皆是。浮厝尤多。北方亦否。五時四十五分抵南宿州。城外有元豐雞蛋廠。規模宏大。七時抵徐州。天已昏黑。不辨何物。余覺疲甚。安排就寢。津浦車震動甚烈。窗戶格格作聲。余臥椅上。全身顫動。幾如寒戰。乃取行篋。置兩椅間。以厚被作墊。與葉君裏衣共寢。長枕大被。此樂不易得也。睡至半夜。覺天氣奇冷。乃易羊裘。大陸性質。日間酷熱。入夜奇寒。非身歷其境者。不能知也。

二日晨五時卽起。天僅黎明。憑窗外眺。鄉人赴市集者。已絡繹於道矣。五時卅分抵濟南車站。在鐵道之右。附近有無線電臺。天線十條。作曲尺式。五時四十分過濼口站。卽渡黃河橋。車行稍緩。需時二分鐘。其長可想見矣。同學中習土木工程者。頗思下車詳細察看。以不能停車而罷。昔有日人以視察爲名。謀炸此橋。故今橋旁設路警看護。黃河水此時甚淺。而狹約計不過二三十丈。夏秋之交。上流冰雪融解。汪洋乃成。壯觀水作泥黃色。兩岸沙田。間或種麥。車過黃河。塵沙漸多。風起沙飛。天日慘淡。八時四十分。過德州。產雞極廉。站上時有小販。持熱雞喊售。此次因有鼠疫。一律禁止。余等恐傳染。將窗戶緊閉。九時半抵桑園。有土城在車右。鼠疫未除。站警均帶嘴套。自此以上。卽入直隸界矣。

十一時五十分。過滄州。木柵外有災民百餘人。嗷嗷待哺。余等以將抵北京。車中食料猶豐。乃紛紛將麵包銅元分給之。災民各持一筐。內盛草根。余亦取銅元數十枚。下車每筐中納一銅元。錢盡而止。憚君云。彼等面色雖醜惡。然肥胖紅潤者。尙居大半。或者此輩尙非眞受災者。大抵世上眞苦之人。不易共見。見者不過表面一部而已。余深韙其言。二時卅分。抵楊柳青。附近有鄉民掘土下種。同學以爲災民。紛紛以麵包擲之。老幼爭食。狀至可哂。三時二十五分。抵天津總站。四時零五分。換乘京奉定備車。津奉車輛較京津清潔。式樣亦新。五時十分。過落垡站。六時四十分。抵豐台。同學徐君夏君馮君至站招待。六時卅五分。抵正陽門。下車坐人力車入城。至鐵路協會下榻。沿途路燈暗淡。幾不能辨。

方向路亦不甚平滑。平日想像之北京。至此殊覺失望。行裝甫卸。卽至附近同福居飯莊晚餐。其菜四盆四碗。八人共食。僅費洋二元四角。可謂甚廉。北人喜食葱蒜。一入店門。卽覺蒜氣撲鼻。令人欲嘔。返寓後爲同學作公函。就寢已一時矣。

鄧尉探梅記

(亞鳳)
(未完)

老友尖鳳。久有鄧尉探梅之約。人事淹留。迄未能踐。今年正月。尖鳳復貽書申舊約。遂與訂期。廿九日同往。良以是日爲星朝。六余輩可偷兩日閒也。及廿七八等日。天雨如注。余意是行又爲雨阻。滋爲悶悶。廿九日晨。天色忽霽。大喜。過望。午飯已亟。詣大世界報社候鳳。不意渠已先我而至。遂與同搭滬錫區間車赴蘇。抵蘇已七時。雇馬車至閶門。蘇州本余舊遊之地。然多

年未至。人地俱疎。閭門旅館。比屋皆是。幾不辨其投止之所。乃詢諸御者。據云三新旅館。較爲潔淨。遂下榻焉。余等所賃。爲二樓九十七號。室中布置。亦頗精緻。惟壁上一聯。殊足令人軒渠不已。蓋書者。誤將前人一畫眉筆。挾凌雲氣。種玉人懷。詠絮才。一聯。截去下二字。而倒置之。遂成「種玉人懷。詠畫眉筆。挾凌雲氣。若輩不學。無足深責。姑記之以爲嗛噉。晚膳後。余作二書。一致張阮圃。一致彭彭山。皆蘇友也。飭茶役送往。未幾返命云。二君皆已他適。明日當來奉謁。余等枯坐館中。殊覺無聊。尖鳳意欲一覘蘇州梨園之狀況。遂詣春仙舞台。而顧曲焉。春仙布置。極爲草率。樓上廂房。強半爲軍人警察盤踞。余等入場。適爲朱筱儂。盧翠蘭之馬前潑水。次爲金雲芝。桂靈峯。小長庚之迴荊州。又次

爲陳桂林。杜雲卿之四進士。蓋壓軸焉。余等未及終場。卽返。次晨。余先起。方盥漱間。彭彭山至。爲言至鄧尉途徑甚詳。云先搭輪至木瀆。再由木瀆搭船至光福。卽鄧尉也。余拉同往。渠因有事。須赴滬。告辭而去。余等早膳畢。因時尙早。先至玄妙觀。流覽一周。始往胥門輪船局。則木瀆輪船甫開至也。買票登輪。約行二時許。卽抵木瀆。畢秋帆先生之別墅也。余等上岸。就道旁餅肆。草草果腹。亟趨船埠。果有紹興小船。泊於河下。舟子見余等至。卽高呼曰。客得毋往光福乎。光福梅花。近正大開。再遲數日。將闌珊矣。余等登舟。遂解維行。同舟七八人。接膝而坐。殊爲踟躕。余與尖鳳攀談。尖鳳作楚語。余操京音。同舟之人。側耳傾聽。似不甚解。余笑謂尖鳳曰。舟中之人。皆敵國矣。行一時許。過善人橋。乃一村落。

又行一時許。則好山如障。已在舷側。同舟汪君指示余等曰。此卽鄧尉諸峯也。君等明日。越此山。則萬本梅花在眼中矣。余等登岸。徑投尋梅旅社。光福本無旅館。凡探梅者。須雇船。往晚宿船中。極爲不便。自有此社。游人始接踵而至。余等在滬時。數聆張溥泉先生言之。故知之也。該社房屋。雖係舊式。然佈置幽雅。招待慇懃。亦頗難得。館人知余等乘輿而來。略進茶點。卽命一蔡某者。導往銅觀音寺及鄧祠遊覽。銅觀音寺以供奉銅觀音得名。蘇邑祈雨。必至其地。近有軍隊駐紮在內。然仍恣人入內遊覽。不加禁阻。不似他處之軍隊。天威咫尺。令人却步也。鄧祠久荒廢。後有隙地。植梅數十株。暗香疏影。得少佳趣。余等探梅而來。未入香雪海。先遊茲地。殆亦所謂引人入勝乎。遊畢。蔡姓者復導余等至

光福市。周游一匝。比及返社。已黃昏矣。晚膳時。侍者進酌福酒。光福土產也。味殊不惡。遂罄兩壺。尖鳳作書。分致友人。極道鄧尉梅花之勝。余亦壁牋寄吾婦。述出遊事。是夕九時。卽寢。以明晨須早起也。次日晨興。略進麵餅。卽雇肩輿二。乘入山。鄧尉入山之徑。有二。一繞山跌而行。較遠而夷。一越山岡而行。較近而險。余等所行者。乃山跌也。迤邐約二里。陡覺清香撲人鼻觀。蓋已漸入佳境矣。其地三面依山。一面臨水。縱橫卅里。皆植梅花。間有雜栽桃杏枇杷者。不甚多也。梅之種類。白者占十之七八。紅者占十之一二。綠者偶見一二株而已。種梅之地。亦無定區。或傍山麓。或繞溪流。參差錯落。無不宜人。而夾道低枝。鈎衣礙帽。尤足增人流連之情。余等至是。幾疑身入衆香國。洋洋大觀。應接不暇。視彼

沾沾於竹外一枝水邊半樹者真覺所見之不廣矣。如是曲折又二里許抵司徒廟亦稱柏因社祀漢高密侯鄧禹下輿入門由沙彌導往側苑觀所謂清奇古怪四柏樹者柏凡五株一清一奇一古二怪皆黛色參天千年物也沙彌云怪柏本亦一本後經雷殛始解爲二然余所最欣賞者尤在於古以其嶽崎歷落饒有特趣也曩聞我友張季媛言黃山松樹亦有清奇古怪之目惜未之見今觀此柏亦可慰情勝無矣出廟又行一里許抵香雪海卽宋牧仲磨崖處山腰有亭可資休憩締視之御碑亭也拾級而登彌望梅花一白無際真不愧此佳名也碑上遊人題名甚多亦戲出囊中短鉛大書特書不一書之下山更行二里許則聖恩寺已在目矣聖恩寺原名天壽寺康熙南巡駐蹕改名住持

中恕導至還古閣出周邾輕鼎及名人手卷多種見示並製素麵素肴款客周邾輕鼎曾得吳大澂潘祖蔭諸公考證後生小子莫贊一詞手卷多出近人手筆康長素大名尤屢見之寺僧殷勤以題詞請余等笑謝之遂導遊梵天閣及康熙設朝之處由寺上山抵玄墓短碣署曰晉青州刺史郁泰玄之墓十字字體古拙東晉人手筆也此地面臨澄渚環揖諸峯湖山勝概一覽無餘堪輿家所謂佳風水殆此等歟出聖恩寺輿夫請窮石樓石壁之勝余等急欲返滬謝以不及曰留此爲明年重到因緣不亦可乎遂循原道歸旅社已十二時矣午膳後雇一小舟徑返閭門蓋木瀆小輪已早開也舟雖窄然容二人當不踟躕舟中無俚瞑目微哦尖鳳得四絕余得二絕及抵閭門時已近薄暮略進晚膳

驅車至站。搭滬甯特別快車返滬。已三鼓矣。茲將二人詩稿併錄於後。曲終奏雅。夫我豈敢。尖鳳詩云。白雲雞犬盡仙家。桑柘連村日影斜。別有江山興廢感。此來端不爲梅花。梵空矗立翠微顛。展墓羣欽郁泰玄。山色湖光空蕩漾。疏鐘敲破碧雲天。勛業雲臺付大荒。空山祠宇劇淒涼。一千九百年前樹。閱盡興亡黛色蒼。宋公題碣杳難尋。疊嶂雲寒草未青。帝子不來春又老。夕陽空照御碑亭。余詩云。蒼崖夾道盡梅株。林杪湖光澹欲無。殘碣猶題晉刺史。寒泉惟荐漢司徒。籃輿軋軋曉禽啼。隨意穿林復渡溪。徑仄低枝時礙帽。花深小雨不成泥。

◎江陰李某 (逸梅)

季仙九。江陰人。官至山西巡撫。門下士以曾文正公爲魁傑。季有姪某。學問優長。在京時。與文正以世誼相切磋文字。甚相得。及文正開府兩江。季某以年老退居鄉里。處境頗困。或勸之晉謁督帥。季某謝不往。其自待之高。視世之妄事攀附者。其賢不肖。何如也。文正搜訪人材。不遺餘力。獨於平時交好而忽忘之。或比之晉文之於介推焉。

女執公

女苑

彊

邨



哈蘭士醫生著名靈藥

○內服六零六

清血解毒首推此藥專治楊梅結毒風濕骨痛濕熱瘡癤癰疽潰爛癩癧結核子宮腫痛小兒胎毒一切血毒不清等症服此藥無不獲效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六零六藥膏

下橫疔疥梅毒潰爛痔瘡疥瘡濕瘡頑癬無名瘡毒諸般外症以此藥膏搽於患處有祛濕拔毒長肉生肌之效每盒洋一元樣盒貳角

○人中寶補藥

此藥補血生精君如患血氣不足腎水枯涸真陰虧虛火旺以致面黃肌瘦腰酸膝軟耳鳴眼花精冷精薄百般虛症男女老少服之其益非淺每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止咳保肺漿

此藥清金養肺功效超羣專治傷風咳嗽時行咳嗽腎虧咳嗽老弱咳嗽以及頑痰氣喘咯血吐血肺癆肺萎等症服此藥極為靈驗每小瓶洋一元大瓶洋一元七角半

○潤喉保肺飴

此飴消水化痰止咳甯嗽其功與保肺漿同質輕味美攜帶便利凡行旅經商常備常服可免途中勞頓感冒風寒喉乾口燥咳嗽痰喘等症每盒洋一元

本藥房自運泰西各國原料藥材醫用器械化學儀器婦女化粧香品大小鏡箱鏡頭手提快鏡干片白金紙香水香皂以及衛生用品應有盡有如蒙 各界賜顧格外歡迎特聘西醫博士黃冠英醫生常住診治內外各症另設配藥部專配西醫方劑莫不推誠招待定價克已諸希 公鑒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太和藥房 各埠分及各藥房均有出售



詩話

海藏樓詩之研究

(大可)

當代詩家。斷推陳(散原)鄭(海藏)散原之詩。博大精深。是其所長。惟所作既夥。不免失檢。陳石遺先生石遺室詩話。嘗稱近人賦詩之速者。樊山實甫外。有伯嚴堯生(趙熙)二人。詩格不相同。與樊易尤不相同。其爲速則同。嘗見伯嚴遇有燕集。於一夕間。以七言律徧贈坐客云。云。可以想見其豪縱矣。以故散原精舍詩二十

年間積至數千首之多。(按散原曾以全稿請海藏刪定。海藏爲存十之七八。然則全稿尙不止是。)海藏樓詩。則自己丑存稿以後。迄今三十五年之中。所作不過九卷九百餘首而已。(案海藏樓詩。丁未刊於武昌。僅六卷。卽海上掃葉山房所翻印者。乙卯續刻兩卷。壬戌又續刊一卷。合之九卷。與鄭子尹巢經巢詩鈔卷數相符。)故其所作矜嚴洗練。卓然成家。論者謂散原雄放。海藏沉摯。散原高古。海藏幽秀。擬諸古人。散原光祿。海藏康樂。散原昌黎。海藏柳州。散原六一東坡。海藏宛陵。荆公誠不刊之論也。然銅山洛鐘。東西相應。神龍雲氣。上下追隨。不可謂非一時之瑜亮也。今欲論次一家之詩。必先識其途徑淵源。然後能知其得力所自。及變化之處。海藏畢生治詩

功夫莫備於石遺一序。茲特摘錄若干節於此。以俾研究海藏詩者知所步趨焉。序云：君詩始治大謝。浸淫柳州。乙酉歸自金陵。訪余於西門街。則亟稱東野。詣君案。有手鈔東野詩四冊。題五言古數章於上。有精語足資詩學。未久。君將往天津。作五言一首爲別。自謂似顏延之。北使洛。乙丑庚寅入都。君寓可莊所。及官學案。上手鈔詩本。有晚唐韓偓。吳融。唐彥謙。諸家。北宋梅聖俞。王荊公。諸家。君詩已一變。再變爲姚合體。爲北宋服膺。荊公一日遇君。與季直於驛馬市。相將入浴堂。君解衣探夾袋。出殘稿數紙。則游攝山詩。皆七言。余以爲神似樊榭。君乃爲此。君曰：吾向未嘗爲七言。去年始爲之。君始於七古。常獨舉韋蘇州。溫庭筠。然亦一時興到語。所作爲大阪登高。感舊示李芝楣。登北極閣。登周處

讀書台。侯府懷陳幼蓮。石鐘山昭忠祠。郗超。漢陽琴台。子培見訪湖舍等篇。皆半山遺山道園之遺。何嘗爲蘇州庭筠哉。觀此可知海藏詩學實導源於六朝。泛濫於三唐。而淳蓄於北宋。以來其於大謝。柳州。東野。聖俞。荊公。諸家。尤能遺貌取神。變而益上。（案海藏自言學詩次第。始爲三謝。繼爲韓柳。晚爲宛陵。荆公。而所拳拳服膺者。尤在昌黎。宛陵。二家。近人每以荆公相况。未盡海藏之能事也。）今人未窮詩家正變。偶見散原海藏之作。卽囂然號於衆曰：此宋詩也。此宋詩也。其意若曰：學詩必以唐爲宗。而學唐詩。尤必以李杜爲宗。舍此以外。皆所謂辟支果。野狐禪。不足語於正法眼藏。殊不思宋人無一不本唐人。唐人又無一不本六朝。散原海藏。不惟學宋。且學唐。不惟學唐。且學六朝。特其功力。

深才思銳故能脫去叫囂之習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百鍊之鋼化為繞指可以適獨座不可

蘇場先生最近詩稿真蹟

麴町山卡舊詩人屏世真成老海濱高枕可
堪尋斷夢小窗誰與話前塵風滿雨樓樓
惶地酒盡花殘寂寞春此際牽船還著岸
多情公謹愧東隣 待與何人說武昌吞
聲飲淚更迴腸論詩知己空黃土讀史微辭
本素王心事百年依舊箇風雲萬變助滄
桑晚鶻只在閒鷗側口血齊盟那便忘

梅泉報茶室見贈後構盟鷗樹詩苑之

癸亥三月初九日

十九首蘇李陶謝王孟韋柳下逮賈島姚合陳師道陳與義陳傅良趙師秀徐照徐璣翁卷嚴羽
范梈揭傒斯鍾惺譚元春洗鍊而鎔鑄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陳太初魏默深以後鄭海藏

藝苑

三

以娛樂賓
流俗之論
未足為二
公重輕也
(案石遺
室詩話

嘗論清代
詩家自道
光以來略

分兩派一
派清蒼幽
峭自古詩

爲魁壘一派生澀與衍自急就章鼓吹詞饒歌
 十八曲下逮韓愈孟郊樊宗師盧同李賀梅堯
 臣黃庭堅謝翱楊維禎倪元璐黃道周語必驚
 人字忌習見鄭子尹莫子偲以後沈乙盦陳散
 原爲弁冕云云其謂海藏出韋柳四靈固屬確
 論然海藏於昌黎東野聖俞諸家寢饋極深子
 尹尤所心折要非清蒼一派所能拘也

海藏三十始存詩故其少作不可得見卽如石
 遺所舉題孟東野集詩亦賴石遺爲之錄存茲
 亟轉鈔於此俾知海藏少時固亦優爲唐詩者
 也詩凡五首其一云復古孤莫立佞今羣所褒
 初非榮世物而亦爲名勞風雅業墜地士心滋
 淫惰先生不偶世結束歸堅牢咄嗟浮游者沒
 齒徒滔滔其二云高意屬秋迴惠心屏春華手
 揮海上琴衣綴巖間霞詩濤湧退之束手徒咨

嗟羌以意表論邈茲神理遐不爲一世可坐使
 千秋譁其云五年南國游一卷東野詩寄余
 獨經意重此絕世辭連城必良玉三染必素絲
 勿驚絢爛文終與大璞期夸厚含陶思超異同
 謝規誰言中唐聲此是小雅遺太息貞懿士老
 死山巖巖其四云端人思無邪篤行言自文連
 思雖匪涯立義如有云下士逐紛華百年心如
 熏性情蕩不支榮枯隨世氛行跖而言夷此語
 非所聞余表先生節以振頑懦羣其五云畢生
 獨吟詩得此物外身中有感懷篇惻愴難具陳
 玉堂悲玄鳥故國望星辰素月忽經天鷓鴣不
 可因憂時匪吾事遠念何酸辛位卑懼爲罪言
 遜遇益屯春暉一終曲忠孝兩斷斷咄哉眉山
 叟銅斗豈足論東野之詩所謂兩句三年得一
 吟雙淚流者海藏此作哀思苦調神與古會徒

以少作而棄之詩格矜嚴從可知矣（案東野之詩儉澀已甚而昌黎獨曰榮華肖天秀又曰天葩吐奇芬海藏亦有手揮海上琴衣綴巖間霞之句非具伐毛洗髓之句不能道也）

海藏又有題章蘇州柳柳州集詩亦存石遺至詩話茲併錄之題章蘇州詩集云違華卽冲漠散性難自整豈云與俗殊意獨得沈省平生一深念異代愛雋永三嘆古之賢會同情祖景題柳柳州集云河東文章伯童冠拔時選讎飛觸世網壯歲坐遷轉盛名自取病衆詬實不淺懲疚辭徒悲晚景遇益蹇麗思鬱欲流驚才踟未展橫經渺心貫讀騷儼躬踐著悲語離奇取幽氣奧衍登爲澹蕩作噓吸出墳典五言暨七言老手廢雕篆每効寂寞游偶託釋老辯鮑謝方抗行李杜足非覩以茲覈妙篇千古解宜鮮當

代競宗韓北辰故易顯那知東方曙啓明上雲嘯晴憲與往復塵慮得驅遣心折弔屈文語息特修謗偉人不世出我輩類狂狷懷哉柳先生吾硯蝕秋蘚前詩類蘇州效陶之作後詩類柳州贈李侍御之作作詩之法始合終離惟其能合所以能離世間鈍根沾沾於聲調字面之間苦吟一世又何益乎（案海藏每稱韋柳無不能作之題又謂韋柳並稱似柿尤勝以韋平澹柳深刻也）

詩人論詩之大旨往往見於篇章之間昌黎東坡其尤著也海藏樓詩論文論書屢見不鮮而論詩之作獨不多覲良以詩論詩易於乏味故不多作也然彙各詩而參閱之海藏詩旨亦可略窺海藏論詩凡拈三字曰澀曰真曰淺澀者如朝鮮權在衡招飲觀梅云我雖強作用我

法措語蹇。澀愛者誰。又題晚翠軒詩云。稱詩有高學。云以澀為貴。又答樊雲門冬雨劇談之作。云庶幾比諫果。回味得稍稍。嗜澀轉棄甘。攢眉應絕倒。至答莊呂塵朱大可第一首。尤為傾筐倒篋出之。所謂我詩常自疑瘦澀。不堪嚼。將為知己累世議。苦見搏者是也。真者如感舊示李芝楣云。驚嘆李君下筆真。又答夏劍丞云。夏君才調更清真。又海藏樓雜詩云。輞川有奇興。真味不容亂。又題林學衡詩卷云。少年縱筆羨才人。老去枯腸稍逼真。又陳叔通屬題江攷叔墨蹟云。設境尤難在逼真者。是也。淺者如答夏劍丞云。深人何妨作淺語。又答樊雲門冬雨劇談之作云。淺語莫非深。天壤生毫末。何須填難字。苦作酸生活。又陳叔通屬題江攷叔墨蹟云。近日獨推江攷叔。筆力精深語能淺者。是也大抵

海藏論詩。早年主澀。晚年主淺。而要皆以真為貴。澀而真。則不至於艱晦。淺而真。則不流為庸俗。振古詩家。能造此者。有幾人哉。案海藏論詩。又云。造意貴澀。出語貴淺。行氣貴真。然則澀淺真三字。又一以貫之矣。

(未完)

畫 絮

無盡藏齋談畫

(龍渠)

畫品高下。每似其人。元倪元鎮。性甚狷介。好潔。故其所作。脫盡市朝塵囂之氣。藝苑危言云。宋人易摹。元人難摹。元人猶可學。猶元鎮不可學。具見難能。元鎮畫極簡雅。布置疏落。多作溪山。

平遠之景無千源萬壑林木叢密者驟視之不知其難但一著筆便無是處雲林畫蓋一筆有一筆意致一筆有一筆氣韻無絲毫藏躲處故學者落筆卽露窘狀表伯程聽彝觀察藏有巨册一幀旁繫成親王題識寶爲雲林真蹟直約一尺二寸橫約二尺作枯木竹石淡墨寫老樹用筆用墨均極蕭疏逸雅竹以濃墨爲之亦極娟秀石則以濃墨橫皴其黑如漆而筆筆可數非如世傳折帶皴者折帶皴於皴法中已難著筆然猶可以側筆取勢此幀皴法則皆中鋒橫擦一無轉折偏側之筆余臨摹凡十過竟不能得其筆法真奇跡也余曩歲游京師見文華殿雲杖畫數幀皆如世俗所見淡墨折帶雖亦淡雅然無奇趣以淡墨得淡雅之趣不難如此幀能以焦墨得後雅信難能矣

宋李唏古唐蜀山行旅圖紙本長約五尺闊約一尺六寸山勢雄偉用筆圓勁皴擦極少全以烘染分陰陽後以硬筆乾墨少事點擦便自渾厚天成苔點用焦墨作圓點樹石棧道人物房舍全用中鋒筆筆不懈氣韻高古絕非元明人所可比擬無論其下矣款在上部左偏山皴中小眞書李唐二字元鄧文原題七截云棧道連雲勢欲傾征人無奈旅魂驚莫言此地崎嶇甚世上風波更不平行書三行字亦古拙可愛余嘗歎清初畫家以耕煙學古功力最深唐元素師輒謂耕烟畫多暮氣不可學蓋石谷學古太勤晚年筆益老練逸趣或爲功力所掩學者不察易落窠臼然余曾見耕煙做范華源溪山行旅圖筆秀墨潤絕無絲毫暮氣蓋石谷中年經意之作卷長丈餘卷首暉南田題做范華源

溪山行旅圖九字石谷自署款一行卷尾南田題百餘字其文不記皴用釘頭為多披麻解索亦間參用水氣盎然雖用筆千萬不為所掩淺灘流水枯枝小樹魚鬣遠帆重巒雲氣並臻神化舊為袁寒雲藏物今歸秀水錢冲甫余曾假臨半月至今覺烟雲繞目也

今人畫雲皆以談墨烘染而成古人用粉之法久已不見舊藏盛子昭山水雲氣全以粉敷生動異常絕無絲毫滯氣斯真唐宋遺法也紙本長約二尺五六寸闊尺許下端右偏坡石著古樹三株釣船左向老叟坐船首少上左偏亦作坡石老樹小艇坐白衣人右向用筆幽秀衣文樹點都似文太史最精品而佈局古拙過之山頭皴擦極少苔點亦甚寥寥惜紙本太疲山石敷色不易辨識亦似青綠走油亦似淡赭也

詩話拾雋

(叶鸞)

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六一詩話)

甯拙母巧蜜樸母華甯粗母弱甯僻母俗(後出詩話)

後出詩話

以含著大成為上破碎瑣餒為下以平夷恬淡為上怪險蹶趨為下(珊瑚網)

貴瑞琢又畏見斧鑿貴破的又畏粘皮骨(韻語陽秋)

韻語陽秋

樂

子

府

本局最新出版小說美術信箋

奇聞活財神

書為瀨江濁物先生所著篇中敘述富豪二人白手致富之奇理財心計之妙卒致富可敵國總握財源朝野士夫因其擁有無量金錢莫不稱之活財神都六萬言

定價大洋五角

風月閒情傳

上林花事自昔稱盛北地胭脂南朝金粉鷺集於盤穀之下絃管之聲常激雲霄自上海實行妓禁以來南花之入京者益復增多四金剛之賭名遂藉藉於京華道上綽約之孤高自芳流蘇之蕩逸風流紅豆之貌豔於花伊人之品藝卓絕凡遊八埤者莫不知之燕雙飛館主人為老於都下花叢者知四金剛之事甚稔因取其事著為是書繪影繪聲惟妙惟肖以極醜之事實寓至深之旨趣本色即是空之義藉為世人說法而悲歡離合之緣四人又各不相同敘述之法亦復互異令人對之百讀不厭雖舊籍中之花月痕無以過也全書計十萬餘言裝一厚冊並請小說名家定夷先生為之弁端尤能闡揚著書之本旨

定價大洋六角

本局精製美術信箋

本局特製美術信箋十餘種用上等棉料紙精印各種豔麗吉祥等詞外用珂羅版三色封套非常所觀無論何界皆極歡迎每套二十張實售大洋二角每元六套郵費加一

信箋種類如下

- 一 說一 所說皆大歡喜 (雙書 雙文)
- 二 說二 綢繆千萬語宛轉十三行 (雙書)
- 三 說三 文與天壽 (雙書 雙文)
- 四 說四 江南一枝春 (梅花邊)
- 五 說五 絮絮幾多心上語 (花月痕句)
- 六 說六 伊人之思 (雙書)
- 七 說七 長相思 (北魏)
- 八 說八 受福壽無疆 (篆文雙鈎)



彈詞

梨棠影彈詞

(高潔)

第一回 納豔

清代仁和李本仁方伯開藩皖江納姬入署
 延聘老伶教以歌曲時人譏之既而太平天
 國攻陷廬州方伯與城偕亡姬人老伶胥以
 身殉世遂又豔稱之茲點綴其事著成此篇
 (外引)瀟洒風流憶少年一行作吏受拘牽宦
 塗風味都嘗徧始信安閒便是仙(自)老夫李
 本仁浙江仁和縣人氏官爲安徽布政使恩春

樂府

優渥未遭譴謫然而風鶴頻傳兵戈迭起關心
 民瘼夙夜焦勞以是年來兩鬢霜華日形憔悴
 戚友僚屬都勸納姬署中藉娛暮景但苦無德
 性溫柔才貌兼全之女老夫亦殊不願自尋煩
 惱也(唱)憂國憂民兩鬢霜撫循乏術媿循良
 駒光容易催人老久別家園神自傷又况且國
 事螭蟾匪患盛橫行到處盡強梁瘡痍滿目眞
 堪歎却憐醫國少良方眞個是憂心如擣難安
 枕一日常迴百轉腸廢寢忘餐愁疊疊形神憔悴
 意徬徨戚友盛情憐老憊勸教納妾侍溫涼
 我想侍書捧硯原無礙坡老朝雲豔跡香暮景
 桑榆時已短暫圖快樂亦無妨所以命張下物
 色佳麗吳地去選一個兼全才貌性溫良(白)
 張嬖去已多日如何還不同來(唱)莫不是
 吳中現在佳麗少莫不是居爲奇貨費商量莫

不是曲院爭購難遇巧。莫不是量珠人共到蘇鄉。李公正在呆思慮。却見家人李俊到中堂。
(末白)真老爺。張嬖已自姑蘇回來。現在外邊伺候。
(外白)你可見有同來的人沒有。
(末白)有的。有一個美貌姑娘。生得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真是十分出衆。
(外白)呵呵。外貌雖佳。不知性格如何。你且喚他們進來見我。
(末白)是是。
(唱)家人出外不多時。引進張嬖與美姬。李公舉目來觀看。只見三人已共到階墀。家人前行張嬖後。後邊隨進一佳麗。果然容貌多嬌豔。嫋娜風姿柳拂堤。約摸年齡剛二八。兩鬢綠鬢壓修眉。趙趙緩緩低頭走。料得他半是羞怯半尙疑。走進張嬖先啓口。春風滿面笑迷迷。
(老旦白)老爺在上。老婦叩頭了。
(外白)罷了。此番辛苦你了。你在姑蘇怎樣情形。約略講與我聽。

(老旦白)不瞞老爺說。老婦這番在蘇州。真也費了許多心血。東也找尋。西也尋訪。所遇的姑娘。不是面貌不好。便是言語粗俗。料想不能中老爺的心意。直到前天。纔找到這位美貌姑娘。請老爺瞧瞧。不知中意不中意。
(外白)哦。果然生得不錯。不知他姓甚名誰。
(老旦白)他名叫吳敏。吳姑娘快來叩見老爺。
(小旦白)是來了。老爺在上。難女吳敏叩見老爺。
(外白)呵呵罷了。你口稱難女。難道是拐騙來的不成。
(小旦白)並非拐騙。
(外白)既非拐騙。如何自稱難女。
(小旦白)老爺聽稟。
(外白)你且講來。
(小旦白)是。
(唱)若容難女訴根原。鐵石人聞心也酸。我家是世代書香非下賤。父親在日是生員。
(外白)原來是茂才的小姐。不知你父親在日怎樣謀生。
(小旦唱)設帳村中衣食足。一家

度日尙平安。那知淫雨成災。歎遠近田疇盡沒。完偌大村莊成澤國。村民個個受饑寒。父親憂患遂成疾。可憐噓床褥纏綿不忍看。一命嗚呼辭濁世。難女與母親是典釵質珥市衣棺。我母素來身體弱。又遭悲痛淚難乾。啼啼哭哭交三月。隨我嚴親去九原。難女是搶地呼天悲欲死。願共慈親睡一棺。却恨伶仃無手足。料理親喪責未完。惟有暫留蟻命在。冀將親骨葬家園。但是家徒四壁囊如洗。親族都存冷眼觀。無奈願將身體賣雙親。入土意稍安。幸逢張嬖來蘇地。一力成全願始完。今蒙老爺來收錄。爲婢爲奴心終甘。(外白)原來有這般委曲。真是可憐可歎。唉。姑娘。老夫雖欲娶一個窻室。但也不願踏踢人家清白女兒。偷你不願爲妾。儘可原船回去。另尋配偶。老夫決不相強。(小旦白)老爺這

樂府

個如何使得。難女既已賣身葬親。這身子已是老爺的了。並且爲婢尙甘。何況作妾。(外白)既如此。實慚我心。張嬖。(老旦白)有老婦在此。(外白)你如今不必喚他。吳姑娘可稱他新姨。領到內房梳洗。好生侍候。(老旦白)是。遵老爺吩咐。(外白)李俊。(末白)有。(外白)老夫方纔觀看歷書。明天便是吉日。你去西廳樓料理新房。好生收拾。不得有誤。(末白)是是。(外白)呵。(老夫真個是)霧眼看花。偏有興白頭。今又做新郎。納豔情。由今唱下回事節說洞房。

劇談

馬連良之斷臂說書

(馬鞍山樵)

年來海上各舞台競排本戲。崇尙機關佈景。於是修家霧梁武帝朱洪武等非驢非馬之戲。應運而生。殊爲識者所不取。然彼等爲營業計。不得不投時所好。只苦三數識者無戲可聽耳。幸有高慶奎馬連良羅小寶等數人尙覺庸中佼佼。差強人意耳。馬連良初次南來。余曾記其斷臂說書于某報。近又觀連良再演此劇。茲就所見再贅數語。夫斷臂說書一劇。緊接八大鎗。陸文龍諸仙鎮大戰四鎗將。實雉尾生之重頭戲也。王佐雖屬配角。但非唱做兼全。富于經驗者。莫辦曩時老譚。以此劇馳名。浸浸乎有喧賓奪主之勢。連良演來。頗臻化境。其唱念完全摹譚。惟有一二處小有不同。如頭場岳飛念「其時此子未滿三月。他怎能知曉」在譚詞王佐應接念「既然如此。待俺王佐前往番營。詐降

兀朮。順說那陸文龍前來降宋。豈不是好麼。」連良改爲「既然如此。待小弟前往番營。詐降兀朮。順說那陸文龍前來降宋。大哥之意若何。」將「俺王佐」豈不是好麼。易爲「小弟」大哥哥之意若何。未免點金成銖。第二場倒板唱「爲國家秉忠心。食君祿。報王恩。晝夜奔忙。」數句迴龍（按卽哆嚕之謂）忙字收腔。甚有譚味。起更後之三段元板。亦小有更動。尙無大礙。離棹後之四句搖板。一那要離斷臂頗有志量。量字極有精彩。一到如今。美名兒萬古傳揚。平唱接「俺王佐單人金邦闖」人闖二字。均有長腔。婉轉之至。一顧不得生合死。一死字要腔。看劍後退。唱「自作主張」隨即搶背倒地。台下觀客贊嘆不絕。第三場見兀朮跪念「難臣王佐」一段白中。在「將難臣左

勝斷去」後加多數句。方接「死也不能死，活也是活受罪」余意此處增多詞句似贅。第四場小鑼上。按譚詞王佐唱「在營中一月整，未曾僥倖，因此上到後營細看分明」二句搖板。老旦即接「啣，你是何人在此窺探，小番與我拿下」今連良于搖板後加「來此已是陸文龍營盤，待我偷取偷」取二句白。同時並作一身段。老旦方接「啣，是何人……」云云。此處增加頗覺縝密，又能討好，點哉。連良惟「無防事」白後多唱數句搖板，令觀客非常沉悶。譚詞則爲「這斷臂的情由不可聲張，說出禍來我難當待，等殿下回營上，還望安人作主張」四句搖板，即下老旦上小生說書數一段。右一段神情一處有一處精彩。「道德三皇五帝」八句後加四句「閒言道罷，花開兩朵，各道

一支，二句。又于「他帳下有言猛將」後改念「姓孟名良字伯昌，進帳討令，願往北國番邦盜馬，那孟良本是江洋大盜，能說六國番語，一日兩兩日三，他就混進番營」余意此段可仍用譚詞，蓋譚詞簡而明，不致念來生厭。幸連良念白頗有實地工夫，能使聽客精神不倦，非易事也。當此劇才凋零之秋，聽連良此戲較之本戲耐味多矣。

丹桂第一臺之名伶談

(嘯巖)

年來上海各舞臺競爭之劇烈，較京漢各處爲尤甚。探其結局，天蟾舞臺新舞臺亦舞臺大舞臺，獲利胥豐，獨丹桂第一臺營業不振。今年周信芳白玉崑分走津門煙台，所存者僅零碎角

色而已。高慶奎高福安等聯翩南來。該舞臺倚
 為中堅。後陸續聘到劉奎官何雅秋諸伶。與各
 舞臺爭奇鬥勝。數年來冷落衰頹之舞臺。遂一
 且呈露葱蘢蓬勃之景象。殆王子安所謂人傑
 地靈乎。余每值暇晷。輒赴該舞臺。願曲藉遣客
 懷。雨窗苦悶。撮舉其中之藝事。可資評隲者。數
 人如次。微示勸勉。不作阿諛。自信與要挾。工
 胸懷叵測者。有別。若謂因感情之衝動。有所偏
 私。則吾豈敢。

高慶奎

該舞臺夙倚周信芳為第一人物。周伶本質頗
 佳。而妄逞聰明。遂至疵謬百出。竟獲得一甯波
 老生之頭銜。以去。該舞臺年來失敗之原因。固
 甚複雜。而周伶之藝術。謫劣實為最大之原因。
 今以高易周。不啻以虎易犬矣。老生一角。居各

種角色。領袖之地位。舞臺若無優等老生。他種
 角色。雖極完備。時人比之羣龍無首。可想見此
 角之重要也。高伶以文武全材四字為標幟。原
 難名實相符。但就今日海上老生人才論之。惟
 羅小寶馬連良可與高伶鼎足而立。然羅之能
 戲太少。且文而不武。其一種慘淡之容。望之今
 人不歡。兩人所演相同之戲。只有羣臣宴瓊林
 宴空城計數曲。端提瓊林宴來說羅之音節。蒼
 勁餘味。醴醴實居高上。而衷氣太弱。僅演闌府
 一段。尚苦難支。高伶則每演皆從問樵起。迄出
 箱止。噪音充沛。到底不懈。其做工表情亦淋漓
 盡致。誠非羅所能及也。馬連良允文允武。原可
 與高伶相提並論。惜其精力散漫。而不緊湊。黃
 金台一曲。二人無甚軒輊。若定軍山白帝城。珠
 簾寨慶頂珠等曲。則馬遜高多矣。雖然高伶不

滿人意之處亦復不少。唱倒板迴龍腔時。拔高之音。往往過火。露出昔日大面之原形。不及王又宸之疾徐有節。其面龐狹長而帶黝色。不及叔岩之丰格峻整。比則限於天賦。高伶雖欲改造而無從改造者也。全材云云。毋乃自負過重甚歟。

高福安

余聞福安之盛名久矣。前在日本留學時。所交北方友人。如瀋陽之江曙村。營口之陸瘦泉。錦州之姚石樵。吉林之韓燕峯。皆以顧曲爲第二天性者也。尤嗜武生劇。每談及中國伶界人物。僉爲福安之態度如何。雄傑手足如何。矯健不日可奪小樓之席。則曰能。磨振庭之壘。余深以未曾一覘其驚人絕藝爲憾。今春聞福安來滬。消息爲之喜。而不寐。及福安登臺。亟往親之大

有所見不如所聞之感。福安年約四十左右。而噪子既沙。背脊已曲。登臺已將兩月。所演舊劇。僅伐子都翠屏山。武松殺嫂。拷打寇承御全本。蓮花院數曲。此外則係頭二本。佟家霧及十粒金丹耳。伐子都翠屏山。余未寓目。武松殺嫂及全本蓮花院。曾觀一次。拷打寇承御。則觀之屢屢矣。就中以武松殺嫂爲最佳。獅子樓殺西門慶一段。抖擻精神。聿臻妙境。描寫酒醉後之憤怒神情。尤爲時伶所難。夢見金少山飾西門慶。小九霄飾潘金蓮。配搭合宜。演來更十分出色。余向者愛觀李春來演此曲。比較觀之。福安實出春來之右也。拷寇一曲。福安每演皆能博極劇烈之采聲。蓋因其亂舞銅棍也。余深以爲怪事。按此曲情節。係劉后命陳琳拷打寇承御。非欲觀陳琳舞棍也。福安演至奉命拷寇之時。恍

如十一郎大戰白水灘手執銅棍旋舞如風飾
 寇承御之珍珠花泣伏一旁屹然不動脫非演
 至臨了將飾寇承御者痛擊數棍使之斃命幾
 不知福安之大舞銅棍與劇情何涉也全本蓮
 花院係施公案中拿九皇七珠故事乃惡虎村
 之前段福安飾黃天霸前後共五六次過場了
 無動人之處佟家霧僅觀其頭本劇情零雜無
 非拾宏碧緣山東馬等戲之唾餘福安飾劇中
 之主人馬成龍跌打唱白一無可取然而演者
 興高采烈觀者滿谷滿坑實出吾人逆料之外
 余就殺嫂一曲推測之福安演四杰村十字坡
 石秀探莊白水灘臥虎溝等曲定擅勝場若長
 此舍其舊而新是謀以佟家霧十粒金丹欺哄
 座客縱可射利於一時終必失敗為識者所齒
 冷而損失當年之名譽也福安其勉乎哉

何雅秋

今年北來花旦惟梅畹華及坤伶金少梅之身
 材修短合度若白牡丹程豔秋小翠花高秋顰
 朱琴心輩軀幹皆過於高大雖玉立亭亭合乎
 古人批評美人之語然於美觀上殊多缺憾因
 花旦所演之戲屬於妙齡女郎及嬌小玲瓏之
 婢子者居多以碩人頁頁之角飾之勿論其藝
 術如何優長總覺不合情理雅秋之身材突過
 白牡丹朱琴心等而可與程豔秋高秋顰等並
 肩而立幸而值此廢蹻聲浪最高之時代否則
 更高不可攀矣唱白皆肖白牡丹其面孔尙覺
 韶秀除豔秋外未遑多讓登台以後常演貴妃
 醉酒高秋顰向來愛演此曲自雅秋來申高伶
 不常排演母亦有引避賢路之意歟雅秋唱二
 本紅霓關行腔使調規撫畹華確有幾分酷肖

與殷落霞比較。有過之無不及焉。能演古裝戲。寶蟾送酒一曲。屢演不已。余亦曾看過二三次。尙能循規蹈矩。未染偷懶惡習。近來南方花旦。小楊月樓輩。演此曲。至收杯盤時。不肯改着緋色衫褲。仍着古裝上場。實屬不合情理。雅秋不爲此種惡習所傳染。殊爲難得。聞該伶係票友。下海未久者。所以無配角同來。每演送酒。以班底之李慶棠飾薛蝌。宋志普飾夏金桂。令人見之欲嘔。配角不良。主角易受影響。深望雅秋對於配角一事。注意及之。雅秋兼擅青衣戲。武家坡。汾河灣。皆已演過。余未聆其雅奏。據友人冷。青云唱工頗好。扮相表情。未能自然入妙。近日花旦。以能唱正工。青衣戲爲時髦。彷彿舊文學家。偏以能做新體詩。自豪於衆。徒爲方家所羞。稱語曰。業以專精。名難倖獲。雅秋依據本來之

質地。向前努力。未嘗不可。登大雅之堂。倘不求精進。專驚廣博。轉瞬之間。墮入魔道矣。

劉奎官

關戲。既在舊劇中。佔偉大勢力。於是。有紅生之特別名稱。三麻子。以老生。而能演關戲。幾成爲伶界中。唯一之紅生。趙如泉。林樹森。小三麻子。爭相仿效。竟博得兼擅紅生之頭銜。今三麻子。已成歷史上。過去人物。而趙林輩。仍不能出三麻子之蹊徑。奎官生長北方。善演關戲。聞渠別有師承。與三麻子。無若何關係。歷觀其演單刀赴會。掛印封金。賜袍贈馬。水淹七軍等戲。扮相雄偉。唸白沉着。刀法純熟。台風壯闊。洵堪與三麻子。並駕齊驅。其精力。彌滿處。且足令三麻子。興後生。可畏之嘆。不似趙林輩。專摹三麻子之。鴻馬姿式。繞台疾走。如中瘋癲。貽笑於大方也。

按奎官夙以武生成名。並非專習紅生戲者。獨木關長板坡。尤稱拿手。惜每次皆與趙松樵王匯川小小寶義等同演。不克展其所長。其大破仙人担一曲。聞係受益於小樓。刀花靈妙。得未曾有。彼韓長寶劉漢臣蓋春來等。皆望塵莫及矣。惜乎好勝心切。常演塔子溝鐵公鷄。以賣弄其真刀真鎗。不免爲盛名之累。海上評劇界多以此規諷奎官。蓋因此種武劇絕似賣解者。流毫無意思。奎官應遵守忠告之言。有以敦伶品而循正軌也。（未完）

鼓話

梅花館鼓話（一）

（子褒）

有人問我學京劇容易。還是學大鼓容易。我說學京劇容易。他說何以見得呢。我說學京劇只要幾個調門兒學會了。就可以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可是大鼓就不成了。因爲大鼓一調有一調的變化。一腔有一腔的變化。一句一字有一句一字的變化。所以學大鼓的不要說好就是學得會的百人中。也揀不出一個來啦。

北方學大鼓的。不知恆河沙數。但是稍有微名的。也只不過白雲鵬劉寶全鍾姑娘黑姑娘幾個。於此就可知道學大鼓的不易了。

我聽人說上海有一個坤角。學大鼓學了三年。依舊咿啞啞。一句不能上口。後來改學京劇。不滿三月。就學會了好幾齣。兩年之後。也居然能上臺演唱。這豈不學京劇比大鼓易學的明證嗎。

我聽大鼓聽了好幾年。對於此道。雖不能算是內行。可也不是十分的外行。什麼拆兒的字句。熟得都能背誦。可是要叫我唱一句。我就要張口結舌。謹謝不敏了。

邗江金小香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兒。他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從師學習大鼓。不上幾月。居然能琅琅上口。誰也不稱贊他的資質。穎慧。後來又刻苦勤奮的用了兩年苦工。藝術方面。從此就一天一天的長進起來。現在的聲譽。幾乎要駕乎劉白鍾黑之上。噫。這個小娃娃。直了不得。

小香的噪子。雖不甚大。却很夠用。比較鍾黑的尖音高噪。實在有味得多。他的長處。第一。就是口齒有勁。無論唱念字字都清晰簡練。不稍模糊。含糊混。至於姿勢表情。自然都處處安詳。更不

消在下饒舌了。

小香之所以這樣走紅。一半固然是藝術的關係。一半却是姿首的關係。因為唱大鼓的大概都是粗俗不堪的居多。即使有幾個也還長得不差。但是都浪得不成樣兒。所以有些真正聽鼓的。看見他們這一副醜人作怪的模样。就都要望而生厭。不敢請教了。小香天生成一副好容貌。又加溫文爾雅。不染時下惡習。在臺上循規蹈矩。認認真真的唱一齣。唱完了。就好好的回去預備第二天的功課。你們想想。像這樣的好孩子。南北大鼓界中。還找得出第二個來嗎。所以我非但佩服其藝。而且更器重其人。咧。

題梅畹華爲寒雲畫鷄圖用寒雲韻

(林屋山人)

一。曲。霓。裳。海。內。知。凌。雲。仙。筆。亦。生。姿。畫。家。早。著。宣。
和。譜。(譜。有。梅。家。鷄。故。事)公。子。新。成。絕。妙。詞。少。海。
宴。歸。憐。客。散。春。江。花。落。怨。君。遲。莫。疑。尺。幅。千。金。重。
初。寫。黃。庭。到。好。時。

豐邑

藻

陶齋



集畫人名代歷版出新最局本

(精古畫大觀第一集)

內容皆極名貴之作共計六十四大幅略舉如下(一)花卉有唐伯虎王烟客文徵明馬香江彭玉麟等之作(二)山水有倪雲林趙善長沈石田仇十洲吳梅村查二瞻項易庵吳熙井王蓬心王麓臺王石谷刁潤甫方環山方蘭坻等之作(三)墨寶有周忽鼎銘周夢樓王鐸及朱尊森尤西堂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兩代大名鼎鼎李復堂張得天等之作品以上諸人皆明清兩代大名傑作於一冊中乎本冊均照原影絲毫無差銅製版用上之蠟光紙極佳之外國墨印成一厚冊定價一元六角

(精古畫大觀第二集)

內容選擇頗精堪與第一集可稱難併卷首冠以珂羅版畫其昌蒲雪圖真蹟尤為希世之寶其他略舉如下(一)人物花有石濤和尙徐文長荷曉樓蔣軒諸人之作(二)山水有祁人祥仇十洲王石谷王麓臺陸天庵李醉癡八大山人諸人之作(三)墨寶有清高宗劉石游方蘭坻王廉洲諸人之作(四)墨寶有清高宗劉殊洵屬藝林珍品木局為保存國粹起見當三集四集源源出版也

定價一元六角

(精古畫大觀第三集)

內容較前兩集尤為精美洵為現今畫冊中不可多得之寶其最著如六舟古銅同器種及唐人王懷存宋人繪商山四皓趙子固仇十洲唐伯虎文徵明侯懋功黃鶴山樵又有清高宗御額畫冊尤稱藝林之寶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精名人扇集)

吳興陸叔同氏所藏名人扇集甚夥由本局敦請西洋名師親製珂羅版與原本絲毫無異多近代罕有之作茲將第一集第二集均與原本絲毫無異多近代罕有之作

吳興陸叔同氏所藏名人扇集甚夥由本局敦請西洋名師親製珂羅版與原本絲毫無異多近代罕有之作	沈南翹仕女	顧西梅仕女	奚鐵生山水	新羅山人山水	湯雨生山水	項聖謨山水	金冬心花山水	楊升庵山水	宋石門山水	查二瞻山水	黃瓊花山水
沈南翹仕女	顧西梅仕女	奚鐵生山水	新羅山人山水	湯雨生山水	項聖謨山水	金冬心花山水	楊升庵山水	宋石門山水	查二瞻山水	黃瓊花山水	
沈南翹仕女	顧西梅仕女	奚鐵生山水	新羅山人山水	湯雨生山水	項聖謨山水	金冬心花山水	楊升庵山水	宋石門山水	查二瞻山水	黃瓊花山水	
沈南翹仕女	顧西梅仕女	奚鐵生山水	新羅山人山水	湯雨生山水	項聖謨山水	金冬心花山水	楊升庵山水	宋石門山水	查二瞻山水	黃瓊花山水	

共出兩集每集一元二角

沈南翹仕女	顧西梅仕女	奚鐵生山水	新羅山人山水	湯雨生山水	項聖謨山水	金冬心花山水	楊升庵山水	宋石門山水	查二瞻山水	黃瓊花山水
沈南翹仕女	顧西梅仕女	奚鐵生山水	新羅山人山水	湯雨生山水	項聖謨山水	金冬心花山水	楊升庵山水	宋石門山水	查二瞻山水	黃瓊花山水
沈南翹仕女	顧西梅仕女	奚鐵生山水	新羅山人山水	湯雨生山水	項聖謨山水	金冬心花山水	楊升庵山水	宋石門山水	查二瞻山水	黃瓊花山水
沈南翹仕女	顧西梅仕女	奚鐵生山水	新羅山人山水	湯雨生山水	項聖謨山水	金冬心花山水	楊升庵山水	宋石門山水	查二瞻山水	黃瓊花山水

板橋老人竹

上海四馬路畫錦西首



豔藻詩

小邁窩脛錄

(佛影)

川沙謝珩林風女士。樊山齋老詩弟子也。前晤於海上亦社。林風方新自南通返。錄示葬花二什。有小序云。日前去東輿。(東輿山莊爲齋老別墅)但見拂面垂楊。漫空飛絮。而向日之醉眼。紅芳不知底歸。何處欲問。殘英殘英若泣。欲追流水。流水無聲。欲叩東風。東風不語。欲尋蜂蝶。蜂蝶無蹤。欲覓惜花人。惜花人若個。未若搜拾殘香。瘞之淨土。而哭之以詩。詩曰。后土輕埋。

豔藻

一瓣香。哭花無淚。斷人腸。自開自落。尋常事。不恨東風恨豔陽。此去逃虛若悟禪。無生強是受人憐。東皇倘厚紅顏命。忍勅羣芳下九天。余和其原韻。第一首云。瘞來玉骨亂塵香。草花各斷腸。如此青山青不得。更無人處有斜陽。林風頗賞以爲工。又云。不得可易未了。益覺纏綿不盡矣。

林風舊讀樊山集而慕之。因修書請業。願列門牆。雲門先生復之云。海上紅霞飛度遠。隨於花葉。鄂中白雪同聲迴。異於揚琴。就維林風大家。東山嬌女。西池玉眞。剪秋水於淞心。遊春申之林下。不圖敝帚。易以兼金。就燭低吟。隔花緩唱。慧心宛轉。長薰篤慕之香。倩醜吹揚。遙識如蘭之氣。題句則言漱玉。清照復生。揮毫而字字簪花。茂漪避席。僕蓬心未化。桑蔭幾何。毛生暮。

年引昭華爲都講周庠愛士願崇嘏作男兒緣
 辱瑤箋藉申瓊報林風得書更以小影寄呈附
 書云前奉蕪箋聊伸私仰是以付郵之日曠之
 家長勿敢使知以爲先生天上文星豈屑移光
 於幽閣夢中彩筆甯容借耀於紅閨詎料玉札
 頒來瑤章疊賜逾情獎飾許列門牆幾疑伏勝
 晚年經思傳於女子周官采錄詩首重於宮人
 惟珩材非玉樹多慚詠絮之家聲骨傲紅梅想
 作絳紗之愛子春風有意栽小草於江南桃李
 無言仰慈雲於薊北恭修短簡并呈陋影於菱
 花慚和陽春遙答鈞天之逸響

林風以所作詩文稿寄呈樊山樊山報以詩云
 和凝那解賦香奩想見青編粉指露蟬處似曾
 施鳥爪書來何以報貂襜斯人料比梅花俊有
 味應如荔子甜郭樸彩毫張協錦夢中同寄女

江淹秋水瞳神瞭盼初松江嫩綠剪刀餘好音
 睨皖鳴黃鳥沃肺清涼得玉魚雪絮又逢今道
 韞瓊花爭及女相如紅閨索我瑤華報勝讀昌
 黎宰相書林風卽步原韻答云老眼澄於月一
 奩居然程雪得輕霑頒來珠玉春無價分到江
 南錦有襜仰慕心情葵向切憐才風味蔗根甜
 絳紗許我稱都講歲月從今不復淹南飛青鳥
 受恩初折向紅閨喜有餘雜誦花前香引蝶低
 吟池畔聽遊魚文章獨潤江山色慧福兼修佛
 壽如何日春風來海上峨眉及第乞親書末句
 蓋因樊山舊有作詩寫字俱成就斯是蛾眉及
 第時之句故云

林風極愛讀樊山詠紅梅諸作樊山因贈以一
 絕云廣平鐵石轉風華妙解紅情屬大家若遇
 當年郭功甫有何不可贈桃花林風答之云從

此人間數物華。冷香不復屬林家。癡心願化紅梅樹。開作江毫得意花。樊山以近影寄林風。林風題四絕云。不諱閑情絕世癡。樊山集外幾人知。情天倘許公能主。定有

寄贈瓊華

小字呼來靜益憐。如君才貌總宜憐。綠毫。海繫去長命。心地尤明月一天。

十五夜懷瓊華

良宵好景去無痕。遙想空亭上對魂。如去月明深院靜。可無人共立黃昏。

前句的心之成不知我
妹一為何身



兩樣情。光武。英明。伶故。舊。盡將風月付先生。

豔曲

愁江小錄

(逸梅)

冉冉孤生竹。乃硯友。黃。懺。華。為。陸。菊。芬。作。一。解。云。冉冉孤生竹。昭昭素明月。青青湖畔艸。風雨一何急。風雨何所之。魂斷湘靈瑟。湘靈奇美人。

返名花已死。魂信有人。間不老春。舍公風趣更。誰真可憐。一代圖麟貌。閑作荒江拾翠人。生頭死隴土。確輕一樣江山。

美人爲沈淪。沈淪長太息。二解云。於戲春荏苒。春去不可掩。綠珠斯何如。紅顏殊泛濫。生天以愁墮。腸地以情膽。十三學不櫛。少小詩文健。眉目豔畫圖。心性自冲澹。十五未作嫁。顰笑入人坎。阿母迫歌舞。璧玉相爲貶。朝爲破珠喉。暮爲拋蓮臉。商女行不歸。絃索江南稔。三解云。高樓東向日。日出鎖晴烟。湖波殊瀲灩。阿閣殊崔嵬。中有窈窕女。恍惚生悲憐。碧落長何已。空令明月殘。明月照吾懷。荆竹夜夜寒。何以爲起居。何以爲夢歡。夢彼雙飛鳥。鷓鴣又翻翻。出入上林枝。鷓鴣母繫樊。歎歎比目魚。悠矣以相潛。泳游亦自適。妃匹會有宜。鳳凰集高谷。顧盼百鳥儀。已傷鴉辱嫌。豈樂君伉儷。自由渺天末。鬱結復何言。四解云。流水修且闊。帶我雙淚流。臨流枝葉弱。不耐風。遣驅摧頽日。不如旦夕。誠有餘筮。

篋聲未歇。琵琶不勝愁。織素無已時。采柔亦逶迤。去住何所向。燕息頗難知。如何九畹蘭。結根溝水頭。五解云。吁嗟曾吁嗟。珠淚落天涯。歲月不得遣。人事不可期。回腸千百折。心中常苦悲。渺渺余懷思。淒淒浣沙谿。谿越山古佛地。佛地緣靈異。願爲楊枝水。著以回春意。越水隔紅塵。紅塵俠紅裙。安得紅俠劍。斬絕此離因。辭旨風華。黃子洵吾黨之健者。

程子大思婦曲云。明星半墮珊瑚鈎。璇閨婉轉彈箜篌。流螢冉冉初窺戶。皎月娟娟欲上樓。樓頭一笑西風冷。溼溼蘭幃夢初醒。此時秋月度關山。卻向天邊照。郎影郎影那如妾。影單背人含恨倚闌干。芙蓉露溼紅心死。楊柳風低翠袖寒。妾身易逐秋搖落。不敢傷心怨郎薄。祇恐郎心回顧時。別後容顏不如昨。哀感頑豔可誦也。

美人旒旒千絲髮。大將功名十萬蹄。上句豔下句雄。予頗愛誦之。聞出徐樹錚手筆。

前調 祀倉聖送神曲

(東園)

古史信非誣。沮誦佞虜。三倉字學聖人。
徒文化千秋分四術。禮樂詩書。俎豆
夾盤。孟祀典。勾吳報功崇德。有通儒一
曲送神雲路遠。龍躍天衢。

秋夜雜詩

(歐陽劉韻秋)

悲哉秋氣深。蕭瑟草木落。草木雖已殘。歲
週還復萼。人生豈如斯。安能長似昨。春華
不再來。及時且爲樂。危坐張鳴琴。斗酒共
君酌。
獨坐觀明月。清影滿津梁。哀鳴見鴻雁。孤
飛不成行。悲懷因物感。徘徊思故鄉。故鄉
萬餘里。登高不可望。南雲深復深。瞻顧斷
我腸。
夜永涼風生。疎柳掛殘月。披衣步閒階。星
河半未沒。徘徊至西窗。露下沾苔滑。聽彼
孤鴻鳴。感慨隨所發。征夫苦別離。憂思白
其髮。

劉福彪秘製跌打損傷靈驗藥酒

鄙人向有祖傳藥酒良方曩在原籍製配發行業已九世活人無算年來僑寓滬地時聞有
 鬪傾跌或車馬踐踏因傷殞命情事心竊憫之乃親自照方選料虔製廉價發賣祇收工本
 以期濟世惟是推行愈廣救人愈多此鄙人之願也業經預約各省各店鋪代為經售祇以
 心不古市上恆有說真方賣假藥攙雜毒質以謀利益人者非惟無益而反有害無怪人見
 新藥出品每懷疑慮與救人濟人利物初衷不無窒礙凡我各界同胞患有斯疾者請購試
 之方知言之不謬焉

劉福彪啓

●跌打重傷回春神效靈驗藥酒

●跌打撲折萬應丹

●壯筋強骨補身靈驗藥酒

●破口刀鎗傷靈藥

●跌打損傷靈驗藥酒

●跌打神效濟世水

此酒係家傳九世秘方歷數百餘年無論男女老幼年久月深拳打足踢以及從
 高墜下落馬墜車傾壓撲打用力過度內外各部一切輕重等傷無不藥到傷除
 王芝祥李平書虞洽卿李英石林屋山人總發行所設上海法界寶昌路
 程德全張逸槎姚紫若毛子堅天台山人總經售八仙橋西首同康米號

介紹人



諧經

新四書

(賊 兩)

堂。安。乎。張。也。居。天。下。之。廣。居。得。志。行。乎。中。國。不
亦。樂。乎。曰。否。其。操。心。也。危。無。財。不。可。以。爲。用。於
此。有。人。焉。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視。其。所。以。若。有
不。豫。色。然。繼。之。以。怒。而。在。高。位。則。吾。不。能。或。答
之。曰。北。方。之。強。也。聽。其。言。也。傾。者。覆。之。爲。政。不
難。不。得。罪。於。巨。室。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則。往。拜
其。門。求。也。援。之。以。手。是。未。可。知。也。枉。尺。而。直。尋
害。於。其。政。吾。知。免。夫。子。張。曰。諾。

諧藪

以幣交則左右逢其原從者見之曹交問曰天下烏乎定子張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子張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不能也天下之大老也衆皆悅之一國之所慕猶大旱之望雨霓也時哉時哉選於衆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堯而已矣天下之民歸心焉能竭其力有所不爲是豺狼也曰言顧行行顧言安而行之裁者培之安居而天下熄未有能動者也子張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財用不足盡心力而爲之懷利以相接三軍之事餓其體膚未之有也知所先後求在我者也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之謂也君子一言以爲知其斯之謂與以酒肉餽然後反歸與歸與莞爾而笑曰斯人也聽其心也觀其眸子悅之不以其道悅也受之爲機變之巧者雖未行其言也安富尊

榮期月而已可矣。若夫成功則天也。終身訢然。生乎今之世。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必自卑。足以有容也。而今而後。夫焉有所倚。

諸文

代懦夫祭悍婦文

(禹鼎)

余鄰胡某。書生也。性馴謹。口呐呐。不長于議論。見人尤羞澀。若婦人女子。而娶婦錢氏。厥性特悍。見者目為河東獅。第二。今春以患疽死。死狀甚慘。有史生者。胡之摯友也。平時深為胡不平。至是乃代擬一文以祭。其詞一時傳徧閩里。謂活畫一悍婦小影也。因特錄之如下。其詞曰。某年月日。不杖期。夫某某。謹以倉庚之肉。雌虎之

脯。惡谿鱷魚。所調之羹。妬津濁水。所釀之酒。致祭於先室。錢孺人之靈。曰。嗚呼孺人。何為竟死。蓋世英雄。而今已矣。默想音容。余魂若覩。爾目虓虎。眈眈而視。使余見之。淳于鞠踧。爾口鴟鵂。出言無理。使予聞之。范睢唯唯。爾心蛇蝎。陰毒無比。將予冤誣。馬援薏苡。爾手鷹隼。善攫不止。要予貨財。殷民獻篚。子女幼稚。痛遭鞭箠。翁姑衰邁。氣淪骨髓。舉帚詬誶。語侵戚里。肝胃氣作。遷怒侍婢。申申詈余。爾真屈姊。霍霍磨刀。我慚吳起。閭摩有靈。繫以厲鬼。俾患癰疽。痛入骨髓。終宵不寐。呼號牀第。郝氏化蛇。無乃類是。亞夫發背。差足與擬。冥報彰彰。非我巧詆。願爾來生。自求福祉。尙饗。

豬頭三遊滬記

(秋水)

豬頭三者。父爲豬獯。母爲豬婆龍。生于直隸省之豬龍河畔。日住豬圈。未出里門一步。以故不脫豬獯皮氣焉。今年太歲在亥。生有屬豬。元旦日往親戚家賀年。衆以其狀若呆豬也。因慙之。曰。豬本年當令。盍旅行。以大出其風頭乎。豬頭三聞語欣然。因問何地最佳。衆曰。元旦喜神方在東南。其出東海。遵而南。至上海乎。豬頭三從之。船既抵埠。攏岸時。正當日落。岸上電燈燦爛。彩徹雲衢。豬頭三訝曰。何物。豬尿胞一入上海。便爾耀人眼簾。光逾明月乎。但一日被人戳穿。將若之。何聞者知其所見不廣。掩口胡虛。而豬頭三不悟也。某汽車夫聞其語。知爲滬諺。所謂阿木林一流人。卽兜攬其坐汽車。豬頭三尤之。既登。見風馳電掣。顛簸不已。則驚惶失色。大

呼求救。汽車夫急問其故。豬頭三期期以對曰。汝將載予。至宰豬作耶。抑將賣予爲豬仔耶。余雖姓豬。其實人也。何得送余往宰豬之作。且余又非貧賤者也。何得販爲豬仔耶。汽車夫又氣又笑。乃驅豬頭三下車。并擲其行李于地。豬頭三不得已。自肩行李。蹣跚而行。不敢登大旅館。而入形似豬棚之小客棧。安頓行李畢。遂入劇場觀劇。見豬八戒盜魂鈴一齣。則手舞足蹈。見者幾疑爲發豬癩病焉。而自是凡各舞臺演豬八戒劇。例往觀看。風雨無阻。性尤嗜賭。而屢戰屢北。以入局者多。牧豬奴一流人。固可玩。豬頭三于股掌間。耳入大菜館。侍者以點菜單進。豬頭三自知不識其名。因謬謂侍者曰。予腹已枵。可從速取來。毋庸再點。侍者遂以公司大菜進。及豬排。乃大怒。謂汝欲予同類相殘乎。須知我

家姓猪固與亥首豕身者同族汝何故以此相戲侍者不知其故惟見其氣色不善亦怒顏相向譽為猪頭三猪頭三不惟不怒反得意洋洋曰余大名已洋溢乎滬上矣遂鼓其便便之腹而出一時傳為笑柄焉

張小姐哭罵吳大頭

(天台山農)

阿喲喲耐格吳大頭呀害得奴格好爹爹毛病實梗重法末才是耐為來為去為仔格最高問題一息息末要攤開一息息又要倒開好像一株楊柳勒浪風裏向隨到東來隨到西野嘸得一定宗旨生成功一副做官迷啥叫做信任勿信任耐道阿希奇呢勿希奇做勿來議長末做啥格議長耐勿要狗眼看人低奴勒浪雨頭裏落得來身浪希希濕人家笑奴末賽過一隻落

湯雞咳(哭聲)

阿喲喲哭一聲吳大頭罵一聲大頭菜耐做仔議長不過一年搭半載又想組織內閣把總理代貪心勿足要拿銅錢賺幾千上萬萬銅錢銀子是人人愛耐實格樣式虐待人家末奴要宣布耐格種種醜態姑歇辰光末讓還耐出風頭噲到後來九九歸原耐終要失敗

阿喲喲哭兩聲吳大頭罵兩聲大頭瘟奴格爺做仔議員末總要耐關照關照才算得同船合命有良心奴今朝因為阿爹毛病重特地第一回走上耐格扇門耐應該客客氣氣恭恭敬敬當做奴一個新客人耐為啥落其勢洶洶勿講道理大發雷霆耐就是勿管三七廿一伸出手來就打人拍辣搨一記耳光末打得奴格面孔賽過桃花顏色紅噴噴耐到底勒篤發啥邪呢

熱。哈。格。昏。

阿。嚶。嚶。哭。三。聲。吳。大。頭。罵。三。聲。大。頭。鬼。耐。末。生。
仔。一。隻。蒲。扇。手。奴。末。野。有。一。隻。櫻。桃。口。耐。要。打。
奴。雪。白。粉。嫩。格。面。孔。末。奴。要。罵。耐。野。蠻。手。段。格。
衣。冠。禽。獸。耐。想。做。內。閣。總。理。做。勿。成。撒。屎。撒。勿。
出。嫌。比。坑。缸。漏。拿。奴。來。末。做。格。出。氣。孔。算。奴。勿。
濕。頭。碰。着。耐。格。氣。塊。奴。末。要。朝。也。罵。來。夜。也。罵。
罵。到。耐。山。門。浪。向。來。耐。勿。要。懊。悔。耐。格。吳。大。頭。
呀。耐。枉。空。做。仔。一。個。老。前。輩。咳。咳。咳。

仙府新聞

(蟄仙)

仙。府。中。八。百。尊。羅。漢。因。爲。張。果。老。道。高。望。重。公。
舉。他。做。一。個。仙。府。裏。的。總。管。果。老。從。入。府。以。後。
抱。定。宗。旨。想。把。八。洞。神。仙。聯。成。一。氣。免。得。再。開。
殺。戒。重。遭。浩。劫。無。如。各。洞。神。仙。都。想。獨。據。名。山。
各。謀。發。展。不。肯。與。果。老。結。歡。喜。緣。因。此。果。老。天。

諧

藪

天。發。急。又。恐。自。己。的。總。管。位。置。不。能。坐。穩。遂。請。
了。許。多。散。仙。駕。上。祥。雲。往。各。處。疏。通。不。料。這。班。
散。仙。功。行。都。未。修。滿。那。裏。有。這。能。力。隔。了。幾。天。
忽。然。來。了。一。個。天。狗。星。冒。稱。關。外。張。天。師。派。來。
的。代。表。大。吹。法。螺。自。告。奮。勇。願。往。長。白。洞。天。極。
力。疏。通。果。老。不。問。明。白。信。以。爲。真。後。來。果。老。聽。
見。天。狗。星。毫。無。來。歷。知。道。受。騙。正。在。懊。惱。的。當。
兒。又。有。一。個。無。係。統。的。客。星。說。了。許。多。大。話。說。
道。西。方。回。教。祖。師。預。備。要。來。擾。亂。東。方。洞。府。自。
請。前。往。勸。阻。果。老。聽。他。一。陣。天。花。亂。墜。心。裏。又。
活。動。起。來。後。來。看。出。破。綻。便。自。婉。言。拒。絕。倒。被。
這。位。星。君。說。他。沒。有。真。心。不。像。修。行。學。道。不。配。
做。這。總。管。這。兩。段。趣。史。後。先。相。映。烘。動。一。時。我。
看。這。姓。張。的。總。管。果。真。是。老。背。晦。了。
韓。湘。子。近。來。忽。與。齊。天。大。聖。發。生。意。見。暗。潮。極。

五

深一個是文質彬彬。一個是威風凜凜。將來鬪起法寶來。吹笛子的書生。那裏能敵抵擋金箍棒的利害呢。我倒很替他擔憂咧。

吳剛的斧頭。總算是快利無比。所向無敵了。現在聲勢一天大似一天。但是荆棘滿處。砍不勝。砍。顧了這一頭。又不顧了那一頭。不要說東北一帶。本來是森林。不容易一斧頭劈盡的。就是西南的蔓草。也是難滅的。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吳剛要想一斧削平。真是在那裏做春夢了。

張天師自從前次着了鬼迷之後。召集天神。天將。在那裏呼風喚雨。畫符掐訣。還要想入關來。門門法看到了。鬥法的時候。那些附近的仙民。又好登在山海關上做壁上觀了。曹國舅本來是皇親國戚。現在凡心一動。天天。

想謀黎山老母的寶位。聽說他熱度很高。已經達到二百五十度了。月府裏吳剛因為時機沒有到。不十分贊助。刻下想捧孫悟空的兒子上去。做仙府的總管。預伏推翻黎氏的張本。不知道小孫行者的道法怎麼樣。

黎山老母心腸很慈悲的。可憐活活一尊菩薩。被那金剛迴繞。魔道包圍。一片婆心。未能濟世。座下侍者各懷離念。他的寶位。現在已難穩坐。將來總免不了曹國舅的逼宮呢。

楊戩近忽被吳剛嗾使。叫他放出哮天狗的利害。施展三尖刀的鋒芒。雄據在西蜀洞天。以收武力統一的效驗。因為劉海仙修道巫峽。還嫌嫩弱。无統馭的本事。但是下界的百姓已歷萬劫。餘灰風聲所播。草木皆兵。那裏再禁得起天神天將的降威施虐啊。

四海龍王府。自從王位失沈之後。那些蝦兵蟹將。忽而南歸。忽而北附。未有一定的宗旨。但是餉精空懸。值此水旱荒年。無法可濟。只得奏聞到上天仙府。那張果老總管。連自己的天庫。還管不周全。何況再要下願。他們現在蝦兵蟹將。怒涎四濟。艦甲輪介。聚議一起。借取聯族自治的名兒。拒絕天府所派的獠獠。因爲他仗着本家大聖的捧勢。要想深入閩海。所以水府裏興風作浪。預備抵制。可笑羅天百隻脚。鬧得什麼時候。暫罷。

過龍門 祀倉聖迎神曲

(東園)

彩仗擁仙班。咫尺靈壇。右驂白鳳。左青鸞。一曲迎神雲路。遷福地。娜嬛。倉聖古衣冠。佐治軒轅。文明氣象壯。河山雨粟。雨金成盛。瑞天上人間。

古 歡 錄

(丙 叟 輯)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
徵發者。於小牕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
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朝野僉載
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
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尙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
之。同上

人傑

士且

朱丙一篆



廣生行

雙妹老牌雪花膏

慎防冒效劣貨

此膏香滑而不膩潤澤而不燥端治男女肌膚暗晦面皮粗魯於炎暑盛夏之時用之可保顏色免致為烈爆所侵當皮熱汗發之際塗之能使肌肉生涼遍體愉快或於秋冬時手足爆拆或男子薙鬚後面皮皺拆一用此膏自然寬滑如恆或婦女修面發癢起疹粉癬虫咬癩癩疵癩等患搽之無不奏效如神凡洗面後常以此膏敷面能使容顏嬌嫩轉熾為妍男則不啻美比潘安女則不減豔如西子因敷膏後優然與傅粉無異且極與皮肉相食倘常用之可以無須別等之塗面宮粉與水粉也惟婦女塗面之粉多屬鉛質故曰鉛華須知鉛性最斂若久搽之能令皮膚澀濇臃腫理縮收致



滯排泄氣故好傅粉者色多萎黃但本行之雪花膏全無雜質脂類不黏不膩無漬無痕誠修容清潔之妙品也
 (紅)每瓶大號五角小號二角
 (白)每瓶大號四角二號二角半三號一角半

其他如花露水香水生髮油花色甚多請來選擇



聯話

寶陀龕聯話

(鷓 盒)

獻縣紀文達公。曉嵐先生的。清乾隆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修四庫全書。昀為總纂。旁通百家。貫徹羣書。每書悉作提要。冠諸簡首。人稱曰大手筆。性坦率。好談諧。天才宿學。當時無一人能及。屬對之妙。信意拈來。出口成趣。如太極兩儀。生四象。春宵一刻。值千金。已見英旭齋相國恩福堂筆記矣。他如六味地黃丸。兩正天青緞。工絕妙。絕或謂緞對丸。少差。公曰。古段字與緞字通。張平子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可證也。段對丸。有何不工。一日。陸耳山學士錫熊對公曰。適飲馬四眼井。四眼井以何為對。公曰。卽以閣下對可乎。兩人皆大笑。或謂公曰。京師招牌如祖傳狗皮膏。祕製烏鬚藥。去風柳木牙杖。滴露桂花頭油。揭表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畫。發賣雲貴川廣生熟道地藥材。凡此者。既聞之矣。苦書坊之老西。以何為對。公曰。汝進正陽門。羅城時。試于布帳上。

觀之。其人不悟。主其處賣卜者。書大六壬三字也。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對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當日此聯已懸之。隨園後純廟復以套料紅鼻烟壺。一面鐫蘭亭。一面刻序。示沈文恪公曰。序中十一字。句紀的能對。汝能對否。沈應聲曰。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稱旨。卽以壺賜之。筆墨一道。偶句最難。緣爲其地無多。需稱題又需包括。尤需面面圓到。所以難也。西江百花洲。遠景琵琶亭。近景滕王閣。阮雲臺相國集白詩王序。爲一聯曰。楓葉荻花秋瑟瑟。閒雲潭影日悠悠。工切極矣。滕王閣又有懸句曰。奇文共欣賞。我輩復登臨。亦工。今夕只可談風月。故鄉無此好湖山。此楊雪椒方伯集句聯。懸之山東歷城歷下亭前廟祠者。聯之工切者。如螻蟻廟之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蜀丞相祠之日月雙懸。出師表風雲長護。定軍山聖帝祠之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又曰。怒同文武志。在春秋。東獄廟之帝出乎震。人生於寅。湯陰岳忠武廟之懍懍生氣。悠悠蒼天。皆久經傳誦矣。蜀中桓侯廟落成。懸一聯。輒墜。再更數十聯。神不歆也。廟祝夢神曰。明日張解元過此。當求之。次朝某秀才至。僧敬請書聯。寫曰。春雨樓桑無限落花悲。帝子秋風劍閣有人醞酒。甲將軍懸之。迄今猶在。後某秀才果發解。近傳聞落鳳坡。有龐統廟。有人題聯曰。造物忌多才。龍鳳豈能歸一主。先生如不死。江山未必許三分。虎邱白公祠落成。林少穆制軍聯曰。唐代論詩人。李杜而還。祇有幾篇新樂府。蘇州懷刺史。湖山之曲。尙餘三畝舊祠堂。杭州送子觀音廟。百菊溪制府聯曰。我本是一片婆心。抱個孩兒。給你汝須行十分好事。留

些陰。騰與他。後又有一聯云。上帝本好生。求我與以兒女。不求我亦與以兒女。下民須自愛。爲善報在子孫。爲不善亦報在子孫。當墜太白祠。吳山尊學士。聯云。謝宣城。何如人。只憑江上五言教。先生低首韓。荆州差解事。肯讓階前尺。士許國士揚眉。後有吳桂卿學士聯曰。薦汾陽。再造唐家。並無寸土酬庸。祇落得采石青山。供當日神仙嘯傲。喜妃子能讒學士。不是七言銜怨。怎脫郤名。繻利鏢。讓先生詩酒逍遙。翻空易奇。不落窠臼。尤爲新警。最奇者。莫愁湖上觀音閣東壁。懸徐中山王象對面清涼山王墓在焉。故供養於此。閣聯曰。湖山舊是女兒家。稽首慈雲願佳麗。盡生西土圖畫。今留元老象翻身。苦海看英雄。都付東流。上聯以莫愁襯下聯以中山王襯。上聯情致下聯悟境。情致則春風裊娜。悟境則怒濤橫捲。惜作者不憶其姓名。真才人筆也。西湖茶肆。當爐人甚麗。或集句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伶人孫如意。工作劇。趙雪蘿處士。贈以聯曰。如其抵掌真孫叔。意者前身是子都。上贊其技。下諛其貌。首嵌如意二字。洵聰明絕世也。

文虎

紫葡萄館文虎

(行素)

雷鳴。

左傳一句

此之謂夏聲。

八哥。

韓文一句

吾上有三兄。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集古戰場 文二句

屍填巨港之岸。寢寐見之。

八十三日洪憲帝。岡樹峯岳盡暗泣。

唐文一句

袁君山之流涕。

水陸俱敗。

唐文一句 卷簾

北盡山河。

白人之白也。

韓文一句

道其所道。

林放。

左傳一句

君其舍之。

便便言。

國策一句

溺於辭。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韓文一句

升高而望遠。

東方東風。其色屬春。三水在旁。花草不存。

晉文一句

沐浴清化。

奚其正。

左傳一句

隨爲大。

縫了口的撮合山。

左傳一句 脫靴

不言出奔。

徒吹其羽。

左傳一句

五聲和。

顏如玉。

韓文一句

溫乎其容。

名下無雙。

方是一對兒。

無違夫子。坤道也。

東方未明。不見伊人。

誰為祖龍母。

皇帝下江南。

差池其羽。

雲外飄香。

探春。

聲調幽揚。

竹戰籌碼。

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微笑。

既昏便息。

夜夜孤眠。

明文一句

唐文一句

國語一句

公羊傳一句

國策一句 卷簾

書經一句

四子一句

詞牌名一

詞牌名一

詞牌名一

傳奇名一 卷簾

詞牌名一

六才一句

六才一句

六才一句

有國士之目。

二難并。

以順及天地。

夷昧也。

婦人異甚。

後來其蘇。

夫物之不齊。

春從天上來。

問蒼天。

曲入冥。

金雀記。

河轉。

淡淡春山。

得內養。

一個睡昏昏。

秀色堪餐。

爾所不知。

出入不尚禮。

離宮。

有疾厲。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蛙鼓鶯簧。蟬琴蚓笛。

對天盟誓。

大虫。

奔則為妾。

鄧尉之梅無一結果者。

六才一句 拆字

六才一句

六才一句

六才一句

六才一句

六才一句

六才二句

詩品一句 卷簾

三字經一句

三字經

神童詩一句 卷簾

娘呵。

你何處困歇。

進退無門。

一聲去也。

是鬼病侵。

擔着個部署不周。

一對對鳳簫象板雁瑟鸞笙。

海山蒼蒼。

夏有禹。

作正字。

花開白雪香。

